

一 天主實義發覆

(一) 序言

(二) 李之藻「天主實義重刻序」之改竄

(三) 馮應京「天主實義序」之改竄

(四) 爲避用「上帝」與「天」之改竄

(五) 其他各種改竄

(六) 今本之誤字

(七) 明本之誤字

(八) 今本與明本俱誤之字

(九) 今本之諧音簡字

一、序言

天主教傳入我國，惟明季爲最盛。當時士大夫相率皈依，故凡所譯撰，多典雅可誦。三百年來，不特因兵燹教難迭乘，使文物散佚不完，卽幸獲流傳至今者，亦以校讎之學，教內向鮮講求，加以「儀禮問題」興起後，「上帝」與「天」二名詞，懸爲厲禁，於是舊刻之書，

無不大受挖改，本來面目，遂不可復觀。余近獲明燕怡堂校梓本利瑪竇著天主實義，乃取與光緒三十年上海士山灣慈母堂活字本對讀，則發見今本之改竄及譌謬，凡一百數十處，瞿然大駭！至如上卷第二篇今本有「天主形圓」之語，余始見則大奇。既而思之，原文必為「一天之形圓」，後人凡遇「天」字，悉避忌惟謹，故妄為改竄，致有此可哂之舉，豈不令人噴飯。及取明本對勘，則果然也。以此例他，乃益知教會載籍之校勘，實為刻不容緩之舉，願教人猶罕有注意及此者。謬為是文，蓋亦欲求空谷之足音云耳。

二、李之藻「天主實義重刻序」之改竄

明

本

今

本

昔吾夫子語修身也先事親而推及乎知天至孟氏嘗讀易而至仰觀於天俯察於地遠取諸物近取諸存養事天之論而義乃恭備蓋即知事天事親同一事而天其事之大原也說天莫辯乎易為文字祖即言乾元統天為君為父又言帝出乎震而紫陽氏解之以為帝者天之主宰然則天主之義不自利先生剋矣世俗謂天幽遠不暇論竺乾氏出其事其親亦已甚矣而敢於幻天貌帝以自為尊儲其理亦并非新奇迥異於二氏之誕妄蓋二氏不知認

服者習聞夫天命天理天道天德之說而亦浸淫入主而以人新神敬之如主尊之勝於君父忘其大本之然則小人之不知不覺也亦何怪哉利先生學術大原皆其聖經賢傳良可哀也利先生學術一本真一本事天譚天之所以爲天甚晰諸世之襲天倭佛元譚天之所以爲天甚晰諸世之倭佛忘本者不也者而昌言排之……

勝惻然遂昌言論……

以上前半段詞句頗多更易，自「利先生學術」以下，差異甚少，而猶強爲改竄者，則旨在與原來之字數相合，以便挖改耳。

序文後半，明本與今本僅少數字句不同，亦列如後。

今本頁一下，行七，「天主」，明本作「惟帝」。

頁二上，行四，「願畏」，明本作「昭畏」。

又行五，「大主」，明本作「上帝」。

又行七行八，「小心昭事」，明本作「知天事天」。

三、馮應京「天主實義序」之改竄

今本頁四上，行三，「天地人物之上主也」，明本作「上帝也」。

又行四行五，「有曰臨下有赫曰監觀四方曰小心昭事」，明本作「曰畏上帝曰助上帝曰事上帝曰格上帝」。字數相同，故知亦爲便於挖改而作也。

同頁下，行八，「敬畏時事」，明本作「知天順天」。

頁五，行一，「萬民」，明本作「天民」。

又行四，「悔慢」，明本作「悔天」。

又行五，「欽若」，明本作「繼天」。

四、爲避用「上帝」與「天」之改竄

改「上帝」爲「天主」例，凡四十六處。

上卷

頁	行	頁	行	頁	行
十一上	九	十三上	八	十三上	九
二十九上	八	二十九上	九	二十九下	一
二十九下	二				

下卷

二下	六	六上	七	七上	八
十上	八	十下	二	十一上	四
十七下	一	十七下	三	十七下	三

改「上帝」爲「上主」例、凡十六處。

上卷

頁	行	頁	行	頁	行
二十八下	五	二十八下	十	二十九上	六
二十九上	七	二十九上	八	三十二上	七
十八上	二	十八下	八	十八下	九
十九上	六	十九上	八	二十一上	一
二十一上	二	二十一上	二	二十一上	三
二十一上	四	二十一上	五	二十二上	二
二十二上	六	二十三上	三	二十九上	四
三十上	九	三十下	四	三十一上	四
三十二下	二	三十二下	一	三十二下	九
三十二下	六	三十六上	五	三十六上	四
三十六上	十	三十六下	一	三十六下	九
四十下	九	四十二下	八	四十三下	六

三十五上 四

下卷

十一上 五 十八下

三十三下 二 三十六下

四十一上 一 四十二下

三 五 五 三十一下 三十八上 四十二上 十九七

改「上帝」為「主宰」例，凡二處。

上卷 頁九下，行一；又頁二十八下，行八。

改「上帝」為「天主」例，凡二處。

上卷 頁二十一下，行五；下卷，頁三十七上，行二。

改「上帝」為「吾主」例，凡二處。

均見上卷，頁二十一上，行九。

改「上帝」為「真主」例，一處。

下卷，頁三十五上，行四。

改「天主上帝」為「天地主宰」例，一處。

上卷，頁二十八下，行八。

改「天帝」為「天主」例，一處。

下卷，頁二十二上，行四。

刪「上帝」例，一處。

上卷，頁二十四上，行六，原作「天主上帝」，改爲「天主」。

改「后帝」爲「主宰」例，一處。

上卷，頁二十九上，行五。

改「昭事上帝」爲「人生昭事」例，一處。

下卷，頁四十一下，行五。

改「畏天」爲「敬畏」例，一處。

上卷，頁二十九下，行九。

改「事上帝」爲「昭事」例，二處。

上卷，頁二十九下，行十。明本爲「夫德基于修身，成于事上帝，周之德，必以事上帝爲務。」今本作「夫德基于修身，成于昭事，故周家之德，必以昭事爲務。」

改「人斯勝天」爲「愚反勝靈」，例，一處。

上卷，頁三十下，行八。

改「天」爲「天主」例，一處。

上卷，頁十三上，行九。明本「天之形圓也」，今本作「天主形圓也」。

以上爲避用「上帝」或「天」而改者，共七十九處。

五、其他各種改竄

(一) 今本上下卷第一頁，均題「耶穌會士利瑪竇述，明本作「耶穌會中人」。

(二) 今本上卷，頁六上，「賢臣答君問天主之說，明本作「賢臣答曰：容選一日思之。至期又問，答曰：更二日方可對。如是已二日，又求四日以對」。今本「一日」作「三日」，「二日」作「六日」，「四日」作「十二日」。

(三) 今天主教專以「神」字稱天主，以「聖神」稱天主第三位。利瑪竇時則並用以稱聖賢，故今本天主實義皆予更改，舉例如后。

今本上卷 頁八下，行六「世人雖神聖」，明本作「世人雖聖神」。

又下卷，頁十六上，行九，「聖人」原作「聖神」。又同頁下，行二，「聖神」今亦改爲「聖人」。

惟今本下卷，頁四十三上，行四，仍作「聖神」，漏改。

(四) 今本上卷，頁十二下，行四，「吾國天主卽經言上帝」，原爲「華言上帝」，蓋以爲天主教所稱天主，卽五經中之上帝，而「華言上帝」，則猶恐兼稱玉皇上帝等。故改。

(五) 今本上卷，頁十二下，行五，「天地主」原作「天地皇」。

(六)今本下卷末頁，行一，「現生之世」，明本爲「大明之世」。

六、今本之誤字

以明本校今本，知今本有意竄改者固多，而無心之錯誤亦不少，爲列勘誤表如后。

上卷

頁數	行數
三上	一
又	七
三下	十
四下	一
又	五
五下	二
六下	五
七下	五
又	十
八上	九

誤 形 造 羅 諸 出 由 所 少 如 諭 忌 擊

正 引 起 龜 出 諸 所 由 小 知 諭 忘 繫

十二下

又

十四上

十五上

十五下

十六上

又

十七下

十八上

十八下

二十七

二十一下

二十四上

二十四下

二十六下

二十九下

二 八 七 八 一 十 五 十 十 十 六 二 十 四 八 七

驗 上 觀形……知形 忱 超 力 一乃形乃性一神 着 己 時 吊 在此 心 原之 競 競

驗 士 觀影……知影 恍 趨 功 一乃形性一乃神性 有 已 是 弔 有此 辛 之原 競 競

又

三十二下

下卷

三上

四上

五上

九上

九下

十上

十下

十二下

十三下

十四下

十七上

又

十八上

二七

三

四

九

三

九

二

十

九

六

六

八

又

二

士 微

今

意吾

萬物

所

羅

饑

今

勿有

天

動

形

辨

耶

士 微

令

吾意

及是萬物

殉

邏

餓

令

勿行

天

勤

引

辯

耳

十九下
二十下
二十一下
二十六上
二十六下
二十八下
二十九下
三十一上
又
三十一下
三十二下
又
三十三上
三十五上
三十七上
三十七下

五 十 十 五 六 五 六 五 四 九 五 七 九 四 二 九

不容疑也
未
巨禍
之
妄
敬
日
今
愛人有愛父母
今
目
論
佛
士
入
捐

固不容疑也
未
巨福
乏
忘
敵
日
令
人有愛父母
令
自
論
拂
土
又（連下文，不斷）
捐

四十一下

三

四十二上

五

四十五上

三

以上無心之錯誤凡六十一處，亦足驚人矣！

絕 誠 威

紀 誠 威

七、明本之誤字

今本天主實義訛誤固多 明刻本亦偶有一二謬誤，茲並記於此。

今本上卷，頁十二下，行六，「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明本無「所」字，今本是。

又頁十四上，行六，「彷彿一，明本作「彷彿」，今本是。

又頁十八下，行一「不能為身之主」，明本作「有之主」，今本是。

又頁二十四上，行八，「恍惚之辭」，明本「辭」作「亂」，明本誤。（今本「恍」作「恍」，亦誤。）

又頁三十上，行九，「形諸萬物」，明本作「影諸萬物」，明本非。

下卷，頁三十上，行一，「棄之」，明本作「棄志」，明本誤。

又頁三十下，行二，「指引」，明本作「哲引」，今本是。

又頁三十四下，行五，「人間」，明本作「人間」，應從今本。

八、今本與明本俱誤之字

今本下卷，頁三十七下，行二，「天下大惑雜由財色二欲耳。」明本「雜」作「維」，應爲「惟」之誤。

九、今本之諧音簡字

我國天主教徒有習用之簡寫代替字，如利瑪竇作利瑪豆，伯多祿作伯多六，彌撒作米撒，瞻禮作占禮，往往非外間所習知。今本天主實義下卷，頁二十七，第三及第五行之「阨伐」，明本作「阨穢」，亦一例也。

按明本有汪孟樸重刻天主實義跋，今本無；今本有目錄，正文有夾行小註，俱爲明本所無。附識於此。

二 徐文定公耶穌像讚校異

我國天主教舊時譯撰經籍，頗有可誦者。惟數百年來，輾轉傳鈔，遂多譌誤；自活字板行後，刊布愈多，帝虎魚魯亦倍增。校勘之業，不容緩矣。耶穌像讚，相傳出徐文定公光啓手，見增訂徐文定公集卷一，通行教內，幾於家各一章。抗戰後，余足跡遍浙贛湘粵桂川滇黔八省，所見皆不盡同。此讚亦見許樂善適志齋集卷六，名天主教像讚。樂善字修之，華亭人，進士，官至通政使。著有適志齋集共十二卷。孫遠度、婁文定孫女甘弟大（領洗名）爲室。遜志齋集有與徐玄扈行聘禮書，卽爲遠度所作也。惟遜志齋集天主教像讚第七第八兩句，或以此二句專述耶穌降生，恐教外人有所不解而略去歟？但此讚之非樂善所撰，殆無可疑。惟今本文定公集已屢經翻刻，錯失自所難免，當別求他本以發其覆。

文定公卒於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又二年而義教士艾儒略之出像經解刊於福州，亦有此讚，而更其名曰天主聖像題詞，日本東洋文庫有藏本，見東洋歷史參考圖譜第十三輯第一〇五三號。

此外，則川沙莊允升家藏木刻耶穌救世主像，有題詞，亦卽此讚。乾隆元年（一七三六）王若亞敬題。金藏辯學鈔本，則作天主耶穌像讚，年代不詳。貴州綏陽王氏家譜，亦錄有此讚，竄易最多。茲先將各出處列表於後。

- (一) 增訂徐文定公集卷一耶穌像讚。
- (二) 許樂善適志齋集卷六天主像讚。
- (三) 艾儒略出像經解天主聖像題詞。
- (四) 川沙莊允升藏木刻耶穌救世主像題詞。
- (五) 杭縣方氏藏辯學鈔本天主耶穌像讚。
- (六) 綏陽王氏家譜。

上述六種，當推東洋文庫藏出像經解爲最古，故本文即據經解所載者以校其他。立天地之主宰。

(校) 各本悉作「天地」，惟文定公集作「乾坤」。

肇人物之祖宗。

(校) 各本盡同。

推之于前無始。

(校) 文定公集作「於」，餘各本皆作「于」。

引之于後無終。

(校) 文定公集「于」作「於」。木刻救世主像「無終」二字漫漶難辨。

彌六合兮無間。

（校）適志齋集與辯學鈔本亦俱作「無間」；文定公集與王氏家譜作「靡間」。救世主像題詞，二字漫漶莫辨。

超庶類兮非同。

（校）救世主像題詞，文定公集，辯學鈔本俱同。王氏家譜作「靡同一，適志齋集作「貫庶類兮攸同一。按天主教教義，天主在人之上，故應作「超庶類」，且不能作「攸同」，可知此讚賢出文定公手，而樂善爲之僭改也。若作「貫庶類兮而攸同」，則近汎神論矣。

本無形之可擬。

（校）適志齋集缺。王氏家譜「之」作「聲」。誤。餘各本盡同。

迺降生之遺容。

（校）適志齋集缺。王氏家譜作「降誕乃有儀容」，誤。餘各本盡同。

顯神化以溥愛。

（校）文定公集及王氏家譜作「博愛」，誤。王氏家譜又作「普神化」，並誤。餘各本盡同。辯學鈔本原缺「神」字。

昭勸懲以大公。

（校）救世主像題詞，首二字漫漶不辨。王氏家譜作「懲歎」，誤。餘各本盡同。

位至尊而無上。

(校)救世主像題詞，「無」字漫漶，辨。餘各本盡同。理微妙而無窮。

(校)文定公集作「莫窮」。義通。適志齋集作「難窮」，誤。蓋按天主教教義，天主之理非吾人所能通也。餘各本皆作「無窮」。王氏家譜首三字作「體玄妙」，當亦出於後人僭改。

右讚纔七十二字，而各本歧異者竟多至二十一字，則其他教會通行經文典籍，其譌誤之多，不難想知矣。

三 遵主聖範譯本考

民國十四年諸絲五十期有周作人遵主聖範一文，曾略論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之刻本；五十三期又有陳垣再論遵主聖範譯本，以其所藏不同之譯本七種，介紹於衆；五十五期張若谷亦撰三論遵主聖範譯本，更爲補充四種。三文俱收入周作人之自己的園地，至民國二十五年，余發表四論遵主聖範譯本於聖教雜誌第二十五卷第十期，惟仍不無漏列，爰重寫此文，以就正於留心公教文獻之士。更閱數載，如再有所獲，則此文又可廢也。

三十二年冬北碚

（一）陽瑪諾譯輕世金書

明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葡萄牙教士陽瑪諾 P. Fm. Diaz (Junior) 譯，寧波米宗元訂，僅譯原書卷第一及卷第三。有崇禎十三年北京初刻本，二卷。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後放本詳後蔣友仁續譯本。

（二）蔣友仁續譯本輕世金書

馮承鈞譯費賴之人華耶穌會士列傳頁一三〇謂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版本遵主聖範有李

若翰序，稱是編由蔣彌格爾續成，趙類思爲之註。案蔣彌格爾疑指蔣友仁(Michel Benoist)，趙類思疑指趙聖修(Louis des Roberts)二神父云云。豪華續成後爲四卷本，除乾隆二十二年北京版外，尙有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及二十年(一八一五)北京刻本；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上海刻本；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及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土山灣(上海徐家匯天主堂印書局所在地)刊本。

(三) 呂若翰撰輕世金書使覽

陳垣云：「呂若翰，粵之順德人，天主教士。以陽瑪諾輕世金書難讀，特做日講書經解義體，爲之註解，詞旨條達，可謂陽譯功臣」。案是書撰於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廣東有重刊本。

(四) 已佚方安之譯本未刊稿

安之亦天主教司鐸，廣州人，原姓邱。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生，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卒於江西九都。曾至巴黎求學，後以法國革命回國，傳教浙贛等省。余藏有其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借楊廣智(亦司鐸)稟撫軍書稿本，自署「天主堂管理傳教事，兼佛蘭西公使通事」。法文譯波天主堂雜誌 *Le petit messager de Ningpo*，一九三四年第一第二期，六十七頁述方神父

(原作邱)會編譯教理書若干種，贛浙主教張樹德 *Mgr. Rameaux* 有書致彼曰：台端寄來諸書，均已閱悉。……至於 *L. Imitation* (即遵主聖範法文本語名) 苟無羅馬教廷聖職部許可，余恐不能擅准。余將爲此書及其他尊譯諸本同時請求准許云云。方氏譯本以後是否付梓，用何書名，俱不能詳。

(五) 王君山譯遵主範白話本

君山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生，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入遣使會修道，晉司鐸，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作古。君山擅國學，英敏之先生華安塞齋叢稿中有君山唱和詩。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君山譯遵主聖範三卷，無序，亦未署名，因書首有光緒元年(一八七五)田類思主教 *Mgr. Delaplace* 序，故舊時頗有認係田主教所譯者。田序稱遵主聖範之名並非初創，且不過據舊譯而重爲刪訂。有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二)香港本一卷，又有民國元年北京救世堂本，民國二年土山灣刊本四卷。周作人對此譯本，頗爲推重。君山又有輕世金書直解，詳後。

(六) 滿文譯本遵主聖範新編

此爲包若瑟主教 *Mgr. Jos. - And. Boyer* 所譯。主教一八二四年(道光四年)生，一八八六

年（光緒十二年）晉主教，翌年即逝世。其他不詳。

（七）重慶刻本遵主聖範新編

民國六年重慶聖家書局印行之遵主聖範新編，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憲章黃秉彝序，曰：「偶得北京天主堂所譯是書，……謹以呈之主教，荷蒙允梓，爰付公義書院印書局，用鉛字排印。……若夫顏增新編二字，用別前此諸作故耳。」可知此爲王君山譯本之翻刻，惟內容亦稍有更易。公義書院者，四川天主教會稱修道院即神學院之名也。重慶天主堂印書局原設於修道院，局內有教堂曰聖家堂，故亦稱聖家堂書局，或簡稱聖家書局。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香港納厘肋靜院本，與此名同實異。

（八）柏亨理譯遵主聖範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耶穌教教士柏亨理取王君山譯本，改詁體爲文言，凡舊本「的」「這」「我們」等字，均易爲「之」「此」「我等」，稱「大主」處則易爲「上帝」。陳垣稱其書「文筆平凡，似無須多此一舉」。有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上海美華書館本。

（九）蔣升撰師主吟

是書係以長短句體譯遵主聖範，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蔣升撰。升字邑虛，上海耶穌會士。有光緒二十四年及宣統三年（一九一一）上海土山灣印本。

（十）蔣升譯師主編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譯，純用文言，而詞句爲淺達。有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上海慈母堂刊本。

（十一）李友蘭譯師主編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譯。同年刊印，次年卽有河間府勝世堂重印本。書用燕北官話。蔣升譯本作師主編，此則「編」爲「篇」。友蘭亦耶穌會士，字純一。

（十二）王保祿撰輕世金書直解

此與譯遵主聖範白話本之王君山實爲一人，君山其普迦名，保祿其領洗名也。陳垣曰：「王保祿爲北京味增爵會士，原序不著姓名，余從經書目錄知爲王保祿撰。唯經書目錄稱此書爲一九〇三年重印，而原序末則著光緒丁未秋，丁未爲一九〇七年，疑目錄誤耳。序稱此做南華發覆作，南華發覆者，坊間莊子註本，本文大字，而以疏解之文作小字，納入本文中，俾

讀者聯貫而讀之；其能免續鳧斷鶴削趾適履之譏者鮮矣。然觀其自序，可見田譯遵主聖範之不能盡滿人意，而後人興反古之思。其序有曰：「輕世金書乃聖教神修之妙書也。明末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入漢文，甬上朱子宗元訂正之，而字句簡古，文義玄奧，非兼通西文者往往難得真解。今之淺文遵主聖範，卽同一書也。然雖有遵主聖範，而人多以能讀輕世金書爲快，求爲講解者甚夥，」卽其證也。又云，遵主聖範與現今通行之西文本相同，而輕世金書則與現今通行之西文本繁簡迥異，疑當時所據者另爲一本。今遵主聖範師主編卷三，均五十九章，而輕世金書卷三則六十四章。細相比勘，知第三第十五第二十七各章之下，輕世金書均多一章，第二十三章之下，輕世金書則多二章。其篇章分合不同，抑詞句多寡有別，非得三百年前蠟頂文原本校之不可，是在好學君子。」

（十二）其他待考諸本

中國公教青年會季刊二卷二期，曾介紹陳垣撰明末清初教士譯著現存目錄，中有輕世金書直解一目，朱宗元撰，崇禎北京板。未見。

蔣升譯師主編凡例曰：「是書譯本已有數種，或簡故奇僻，難索解人；或散漫晦澀，領略爲難；或辭取方言，限於一隅。」又曰：「各譯本題額不同，或名輕世金書，或名神慰奇編，或名遵主聖範。」英欵之先生萬松野人言善錄亦提及神慰奇編，余與陳先生均未見。陳先生論

蔣升譯師主編有云：「此本所譏簡故奇僻，似指輕世金書，辭取方言，似指遵主聖範，然則散漫晦澀，當指神慰奇編也。」

陳垣列一九〇五年香港納叵肋靜院本遵主聖範新編，曰：「此本無譯者姓名，似係將田本（按指王君山譯本）改譯，其用語比田本（同上）更俗。重慶聖家堂書目，亦有遵主聖範新編，未識與此本同否」。張若谷列遵主聖範二種，曰：「此書無譯者姓名，亦無印行的年代和地名，共有四本，用連史紙鉛印。吾曾見其甲乙二種：（甲）卷頭有「遵主聖範並言」六字，（乙）無「並言」二字，此種刻本，疑即陳君見於重慶聖家堂書目的一種。惟已經再版翻印過，故微有不同處耳。」陳張二先生蓋俱以不獲一見重慶本遵主聖範爲憾事。余撰四論遵主聖範譯本時，亦有此感。抗戰後，余展轉入蜀，乃得見向所未見之重慶聖家書局本遵主聖範新編，乃一九一七年出版者，有憲章黃秉彝序，曰：「既而偶得北京天主堂所譯是書，披閱之下，覺其意義顯豁，文辭清順，且與西文若合符節，是可謂美善兼備矣。謹以呈之主教，荷蒙允梓；爰付公義書院印書局，用鉛字排印。苟信友玩索其間，而咀嚼其意味，將以予言爲不謬焉。若夫顏增「新編」二字，用別前此諸作故耳。」序作於「甲午仲春」，是爲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公義書院即神學院也，或稱大修道院，（詳前）今西南省教會猶稱神學生即大修士爲「公義先生」，不詳何義；或以修士必讀倫埋神學，而以「公義」譯「倫理」歟？重慶聖家書局原附設於修道院，遵主聖範新編第一版即在修道院印刷者；余所見者第二版也。據序

文所云，則此書得自北京，並非初譯，及一按內容，與北京版遵主聖範盡同，而與香港版遵主聖範新編名同實異，陳張二先生之疑，至此乃得解矣。

四 名理探譯刻卷數考

近商務印書館出版名理探上下二冊。是書爲十七世紀初年葡萄牙高因勃耳 Coimbra 大學講義，以詮釋亞里斯多德之論理學者。明天啓七年（一六二七）葡教士傅汎際 Furtado 譯義，杭州李之藻達辭。民國十五年，北平公教大學（後改名輔仁大學）輔仁社影印，蓋陳援庵先生所校也。陳先生鈔自英斂之先生，英先生則又自上海徐家匯藏書樓錄副者。書末附陳先生所爲跋及李之藻傳。民國二十一年春，上海徐家匯光啓社亦排印出版，附徐宗澤氏所作一校刊識言。皆僅有首論五卷，今商務重印者，乃更有次論五卷，共十卷，則徐宗澤氏託友自巴黎國家圖書館攝影而歸者。又李天經及李之藻公子次彫所撰序，亦徐氏得諸北平西什庫天主堂（俗稱北堂）藏書樓之名理探鈔本者。書首末有徐氏重印序及跋，述訪覓之經過甚詳。然余尙有不能已於言者。

徐氏根據北平西什庫天主堂所藏傅李二人譯書時所用之原本，由書邊所作記號，斷定全部譯本係分二十五卷。又以今本首論五卷目錄後有「第三四五端之論待後刻」及次論五卷目錄後有「第三四五端之論待後刻」諸語，推知已譯刻者爲十卷，餘十五卷譯而未刻。並引一六四一年葡教士曾德昭 Seixas 著葡文中國史，書末所附李之藻傳有云：「李子譯有高因盤利大學亞里斯多德之哲學書，有二十卷待刻。」乃謂二十卷待刻云者，或當時首論五卷已刻竣也。

余按李天經序作於崇禎九年，卽之藻卒後六年，而序中言「西儒傅先生既證其有，復衍名理探十餘卷。」曰十餘卷，可見當時已譯者必不止十卷。惟同序又曰：「余向於秦中閱其草創，令於京邸，讀其五帙，而尙未覩其大全也。」是崇禎九年時，其書刻而行世者，仍祇五卷也。蓋之藻卒後，汎際卽自浙去陝，崇禎七年於西安建天主堂。天經序云：「余向於秦中閱其草創」，可見之藻謝世後，汎際仍在陝省繼續其未竟之業，惟不知此時何人爲之達辭耳。之藻公子所作序，亦曰：「第厥意義宏深，發抒匪易，或隻字未妥，含毫斲腐，或片言少棘，證解移時，以致歷數年所，竟帙十許，乃先大夫旋以修歷致身矣。」曰「竟帙十許」，與天經所稱「十餘卷」，亦合。之藻公子序又謂：「丁丑冬，先生（指傅汎際）主會入都，示余刻本五帙，益覺私衷欣報交構，蓋報者所始清白，力莫能助剞劂之費。」丁丑爲崇禎十年，時僅有刻本五卷，與天經序所云：「今於京邸讀其五帙」，又合。前五卷既刻成，則所謂「力莫能助剞劂之費」者，必指五卷以外之各卷也。又之藻公子序並曰：「其爲書也，計三十卷」。據此，則譯本全稿非二十五卷。曾德昭撰李之藻傳所稱「二十卷待刻者，或其時首論次論十卷，俱已刊行問世矣。之藻公子序作於崇禎十二年，曾德昭撰之藻傳又在其後二年，可見次論之刻，必在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至十四年（一六一四）之間。而魯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馮承鈞節譯本）傅汎際傳，謂名理探十卷，一六三一年杭州刻本云云，爲不可信也。就吾人研究之結果，則知名理探共三十卷，確知其已譯者有十餘卷，已刻者十卷，崇禎十年前刻者首五卷，次

五卷則在崇禎十四年前刻竣，傅汎際與李之藻合譯者十餘卷，汎際個人或與其他人又續譯，卷數不詳。崇禎十四年時已有二十卷待刻，則或者全書已譯竟歟？

五 家譜中之天主教史料

——記玉山吳徐二譜及其他——

(一) 家譜概論

我國家庭觀念，發達甚早，敬宗睦族，向爲國人所樂道，辨序昭穆，亦國人所重視，故雖窮鄉僻壤，而裴然巨著之家譜，則幾隨處可見。

家譜之名不知始於何時，近又稱宗譜，亦莫詳所自。古皆稱某氏譜，讀世說新語所引可知也。新語所引唯王氏家譜，或疑家字衍，隋唐則多稱家譜，然亦有稱世譜、家牒、家史、譜記者。唐唐經籍志，雖著錄齊宗譜一卷，殆以齊諸氏族之統譜，非一家一姓之私乘也。

家譜之源流，尤非一言所能盡。周禮春官：「諷誦詩，世奠繫，」鄭註：「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後漢書班彪傳曰：「司馬遷探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又曰：「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故「帝繫」「史本」實我國譜系之濫觴。自漢以降，平民之譜書漸興。劉韜七略會引楊雄家牒及鄧氏官譜，鄭樵氏族略序述及穎川太守聊氏萬氏譜。氏族略篇首亦曰：「自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譜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蓋中國家傳之學，至

是而大盛，內容亦漸繁複。鄭氏世志圖譜略分帝系、皇族（戚里附）、總譜、韻譜、郡譜、家譜等六種。但「家譜」一名，雖爲唐時所流行，然仍有稱敍（華嶠譜敍，陶氏敍），稱世本（摯氏世本），稱世紀（袁氏世紀），稱錄（太原郭氏錄）者。魏初不重氏族，又改複姓，譜牒之學，遂見式微。及五代喪亂，譜學不絕如縷。至歐陽修作歐陽氏譜圖及序，蘇洵作譜例，蘇氏族譜詞，族譜後錄上下篇及大宗譜法，私家系傳，始得復興，但簡略已甚；然宋室南渡，蒙古侵華，譜學所受之打擊尤重。明太祖至不能舉高曾之名。歸有光序華亭蔡氏新譜，亦曰：「今世譜學尤廢。雖當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孫不知書，迷其所出，往往有之，以譜之亡也。」晚近學者，於譜系稍稍重視，章實齋譚瀏陽，紀曉嵐，其尤著也。

譜狀之學，雖由來已久，然應用不廣，亦可慨已！此則歷代少人篤嗜，譜狀自身不振所致。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總敍）曰：「舊有譜牒一門，然自唐以後譜學殆絕，玉牒既不頒於外，家乘亦不上於官，徒存虛目，故從刪焉。」悲夫！但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徵引家譜。近四十年，凡一百餘次；酈道元水經注嘗引陽氏譜敍及稽氏譜，後之史家亦多取材於家乘，而裴松之注三國志，引用尤富。其後爲國史者，且特闢氏族志，而私家行狀，遂爾發揚，蓋隋唐上下，實譜學之黃金時代也。

家譜源流，略如上述，其內容則爲世系、行序、封贈、坊表、科目、職官、家訓、家禮、祠祀、墓道、祭廡、遺像、世傳、墓誌、著述等。凡民族之淵源，家世之遷徙，人壽之修短，

生殖之強弱，道傳之優劣，天災之演變，皆可由此求之。方志爲國史所依據，家乘又方志之雛形，治史者，能不注意及此乎（以上參見潘光旦中國家譜學略史載東方雜誌第二十六卷第一號，及余紹宋龍游余氏族譜序例，載浙江圖書館館刊第三卷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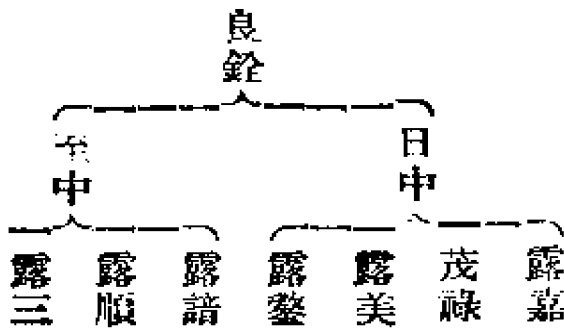
（二）玉山吳徐二譜中之教會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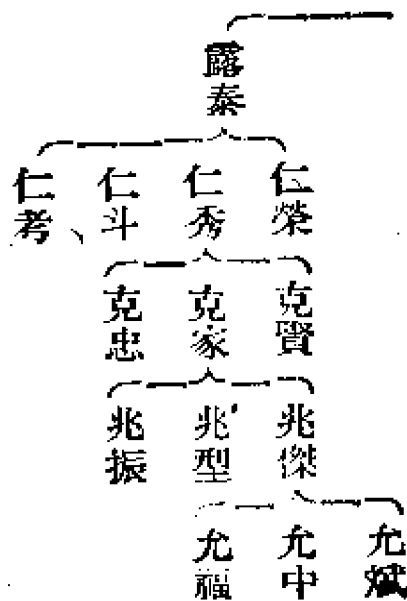
（甲）吳譜

二十六年冬，余居衢縣，聞傅瑾司鐸言：玉山已故吳司鐸曙閣（譜名兆振）卽其母舅，吳氏爲玉山教友世家，傅氏於明萬歷年間，自贛遷浙，而奉教亦在未入浙前，居衢縣石梁藤蓬村，村有傅王二姓，二譜所載奉教事跡，俱斑斑可考，余曾於二十六年七七後五日，錄其大略，今已喪於嘉興倭賊之亂，不可復得！

余初抵玉山，卽訪吳司鐸之侄名瑪爾谷（譜名允中，瑪爾谷或譯馬可，乃領洗聖名）者，亦垂垂老矣！旣出家譜，乃知瑪爾谷昆仲三人，曰：允斌，允中，允福，命名取義，毫無教會色彩。瑪爾谷父名兆傑，有弟二人，曰兆型，兆振，僅觀其名，不能辨其爲教友也。祖名克家，克家兄克賢，弟克忠，皆純粹中國名。曾祖仁秀，仁秀兄仁榮，弟仁斗，仁考，又無絲毫公教痕跡。高祖露泰，行最幼，兄名露諧，露順，露三，爲至中所生，至中兄日中，生露嘉，茂祿，露美，露黎，自茂祿以外，蓋皆爲露字輩，然露嘉，茂祿，同赫然公教先聖名，露嘉亦作路加，係耶穌再傳弟子，四福音撰著人之一。茂祿亦作貌祿 *Marcus*。與余洗名同，爲大聖本

篤弟子，公元五六五年卒。露美或爲巴爾多祿茂末二字之變音。瑪爾谷爲余言：露泰奉教最虔，殆卽其家信仰公教之鼻祖。譜載露泰墓在十字山，露嘉妻墓亦在同處；十字山者，吳氏教友之塚地也。余嘗登臨瞻謁，惜碑碣剝蝕，墓莽荒蕪，不能一考其詳。至中及原配虞氏續配汪氏並四子，俱葬十字山，至中父良銓，不能必其爲教友與否，然其繼室亦葬十字山。天主教教規，非教友及教友之膺重德者，俱不能入葬教會「聖地」，聖地亦曰「聖林」或「聖山」，教會重視教友公墓之尊稱也，良銓繼室之爲教友，不容疑矣。今瑪爾谷已有孫，吳氏奉教，蓋已九世於茲矣。良銓之上，已無蛛絲馬跡可求，列允中祖系表及生卒年代如下：





良銓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生，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卒。

至中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生，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卒。

露泰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生，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卒。

仁秀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生，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卒。

克家嘉慶十年（一八〇五）生，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卒。

兆傑（未錄）

兆振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生，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卒。

吳氏譜修民國十六年，采良公六房所修。自良銓以降，族中人葬十字山者，除上述外，尚有露嘉長媳李氏，三媳席氏，露美繼子仁文等，亦有葬鄭家壩及通津橋左（十二都）者，通津橋

備尙有效友若干家，余亦曾過訪。

譜中錄「神父兆振公碑序」，民國十三年教友姚立梓撰。

(乙)徐譜

徐氏居金高椅，距玉山城五里強。徐譜重修於光緒三十三年，題「懷玉一都徐氏宗譜」，譜中無取公教名者，惟字號則皆爲教名。錄其概略於後：

丁六世豪氏派

永泰公長子上羅，字彌阮，生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終道光五年（一八二五）。

上羅公長子廷發，字保祿，生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終咸豐五年（一八五五）。

次子廷元，字多默，生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終咸豐元年（一八五一）。

幼子廷球，字若翰，生嘉慶六年（一八〇一），終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

廷發長子仕達，字加祿，生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終失詳。

次子仕祿，字貌祿，生嘉慶十六年（一八一四），終咸豐十年（一八六〇）。

幼子仕彪，字若瑟，生嘉慶二十年（一八一八），終失詳。

廷元長子仕彬，字若望，生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終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

次子仕賢，字西滿，生道光九年（一八二九），終光緒三十三年（一八〇七）。

廷世繼子仕開，字達陡，生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終光緒二年（一八七六）。

廷球長子不詳。

延元四子仕肇，字伯多祿，生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

永泰 以教名爲字，其弟永隆，永慶，永和亦然。永泰父宗勝亦無教名爲字，俱不能必其爲教友，然宗勝妻傅齋姑墓碑，確標其聖名曰亞納，傅氏既係世襲信仰，論理不能中斷，今錄齋姑墓碑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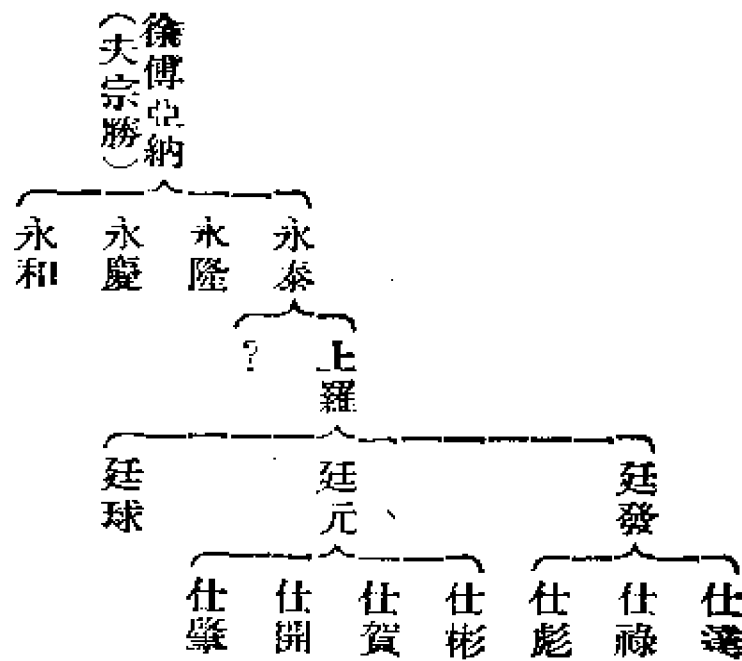
（中）徐母傅氏之墓

（右）先妣親從東海郡徐公宗勝三十四孺人，傅氏門，諱齋姑，聖名亞納，陽命，生於康熙戊辰年十月十八日辰時，終於乾隆己卯年又六月初八日辰時，卜葬一都三堡四百六十一號，土名徐家埕，扞作癸丁向，築子午三分丙子丙午分金。

（左）孝男徐永泰、永隆、永慶、永和；媳羅、翁、吳、傅氏（孫）仁、義、禮、智、信、福、信（？）康、寧、安、同禧類，孝女納姑、七姑、八姑、九姑、孝孫、滿姑、金姑、富姑、三姑、老姑、玉姑。龍飛乾隆念四年冬月吉日（此碑頗多違犯教規之迷信詞句，疑出教外人手。）

傅氏爲浙江衢縣人，碑中所題媳傅氏，據老者曰，亦衢縣人。蓋按教規，教友在可能範圍內，必須與同教人結婚，玉山距衢屬蘇遂一百六十華里，重山間隔，而教友守規之誠如是，亦可欽矣！

徐氏譜系如左圖



吳徐二氏奉教淵源，余未及考。徐氏原居徽州，遷浙江嚴州，衢州，旋入贛，始信聖教。吳氏奉教年代，考家乘所載，不能逾九世，然族人相談，必曰十餘世。云先祖有在廣東任鹽運使者，係駙馬，所寓屋，時現魍魎，主人授以書，迄不至，旋再現，乃奉教，並懸聖母抱耶穌

像，始安。又云：清初教難時，有王某者來玉山，復往麻蓬，謁會長瑪竇先生，及教難益烈，遂于福建邀神父，不復入浙。

(三) 家譜教會史料之寶貴。

(一) 教友家譜中未必皆有史料，蓋有教友歷數代而不出文人者，既不能有所述造，復無人可預修譜之役，史料遂不易加入。

(二) 自康熙後期以至嘉道咸同，國家禁教之令，或有緊弛，民間仇教之風則遍地皆然，故教友寡少之族，其譜中亦鮮有史料可得，或斷續不全。吳氏日中，至中，徐氏永泰，永隆等即其例也。余前見衢縣傅氏譜，自雍正嘉道年間之教友，多不署聖名，蓋懼教外人之迫害也。

(三) 家譜教會史料多為後人竄改。蓋某一時期，國人之不歡迎天主教，幾為普遍現象。昔有人劾丹徒馬建忠者，即指其為教友，而李文忠辨其為非教友，一若以教友為可恥者；文忠且然，他人可知。惟史料之價值，亦以此而益顯。

(四) 譜牒之採搜，不若方志之易，蓋家譜為非賣品，竊賣者處罰甚嚴，而印本亦極少；每族中，又僅分藏若干家，名曰「譜頭」，苟不相熟，借閱且難，而鄉民為尤甚。

(五) 自羅馬教廷於一七四二年明令取締敬祖儀式後，教友多為同族之非教友所排斥，不能入祠，且有被「割譜」者，又以教友對迎神賽會，向不納捐，故修譜建祠，皆不容教友廁

身。教友「割譜」之事，至今尙時有所聞，譜中之教會史料乃因是而愈覺可珍。

(四) 家譜教會史料之 閱

譜牒中可能發現之教會史料，如遺像，教中人之纂修員，教中人所撰之序跋等，根據名、字、別號、職司（衢縣傅氏譜對於司錄、修士、修女等均特爲標明）、姻親及葬地等，考察族中有無教友及奉教年代；鈎稽教中人之傳記、碑文及族人所贈之匾額、聯對、壽序、詩詞等，以視教會之盛衰及教友之優劣，並可窺當時傳教之方法及遭遇之困阨。要視原譜之內容與作者眼光如何耳。

(五) 家譜教會史料之應用

(一) 不宜單獨運用，須與地方傳說、方志、教會史籍、碑銘、遺物等，相互參考。如玉山徐氏之奉教歷史，苟無傅齋姑之墓碑，卽不能拉長二代。

(二) 聖名（或曰沈名，教名）之譯音應詳爲考證，不特原來之譯名，全國不同，卽一地通用之譯名，亦往往有將三五字之長名，縮至二字，以就合我國命名之慣例者，如徐氏上羅公，以彌陀爲彌陀爾，亦有改以聲音類似之字，俾能更顯高雅者，如改保祿爲葆珠。

(三) 譜牒於女子例不書名，僅記字適，不載事跡，故當求之於他姓家乘，或其他旁證。

(四) 教會非地有但書地名者，有書堂名者，而所謂堂名，則皆係教會口擬，如首善堂、三德堂、真原堂、無玷堂、超性堂、普愛堂等。亦有但書聖山、聖墳、十字墳……者。

(五)關於司鐸之職名，有撒責爾鐸德、鐸德、神職、神父、七品修士、罷德肋等不同名稱。修女則有書「守貞不嫁」者。亦有書其入會後之會名者。(罷德肋、拉丁文 *Religiosa* 父也；撒責爾鐸德，拉丁文 *Sacerdotes* 祭司之複數也，鐸德則其簡稱。)

(六)先賢傳略，應細為考訂校讀，以求發實，蓋恐有被改竄或刪削之處。

(七)家乘以板本愈老愈古為佳，蓋後修者，有減無增，且多訛字奪文，不易保留當時真面目。然舊譜往往於新譜修竣後，常聚焚燬，請恐人私竊其世系，故不易得。

(八)關於教友先賢遺像或遺作，不宜率爾採用。因常有以刊印志書為業之匠人，往來包攬，一切遺像及活字，均事先備就，故各家之圖像，多相類似，張冠李戴，實足噴飯，事之滑稽，蓋無逾於此者。而遇不經見之字，亦往往代以他字，或僭為改易。至先人字蹟，亦多偽託，不可不慎也。

(九)考證譜牒，應上及唐宋元明各代，或亦能得景教及也里可溫等之史料。

(十)抄訪家乘，務求其博，不能限於今日之教友家庭；蓋有祖先奉教而子孫背教或改教者。

(六)家譜教會史料之特徵

我國家譜，類多千篇一律，獨教友之家譜者，頗多特徵。如僧尼本不入譜，而教會之司鐸、修士、修女、以及會長(教友領袖)，常有特加著錄以為榮者。(見衢縣藤蓬傅氏譜。王

氏譜，花坟前徐氏譜，直塢里張氏譜）他如鎮洗聖名，安葬聖地等，亦爲教外譜中所無。鎮洗聖名五長至三四字者，尤爲奇特。如玉山徐氏譜中有字伯多祿（卽彼得）者。並有另加按語，如玉山吳氏譜中有「此乃天主降福我等，多謝洪恩」之語。（允中公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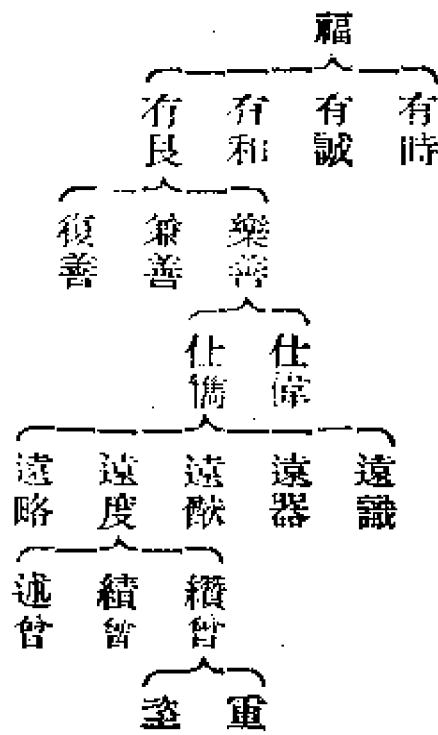
近人治中國基督教史，漸知乞靈方志及檔案，而留意家傳者少，蓋家傳既不易得，史料亦不豐富；然其可貴處，乃適在此。二十餘年前新會陳援庵先生撰休寧金聲傳，卽引聲文集中之城南葉氏四續譜序而證聲爲天主教教徒者。此序或作於天啓六年，家譜中之天主教史料，就吾人所知，不能不以此爲最先矣。其言曰：「余適與泰西宿儒論學，頗相感觸，其言萬物最初一大父母，今四海之內皆爲兄弟，同念而愛其大父母，遂相推心以及此兄弟，而相愛焉。此大旨也。」余年來於家譜中之教育史料，略獲一二，惜僅限浙省，戰後，倉卒出走，存稿俱付劫灰，偶檢行篋，猶得民國二十七年復活節前在江西玉山所錄吳徐二姓教友家譜札記，聊當例，並爲之說，以俟博雅君子之是正焉。

（附一）上海徐氏及華亭許氏譜述例

（一）近上海徐宗澤司鐸寄畧新刊增補徐文定公集（一作補訂徐文定公集）校樣，收徐氏宗譜史料甚多，計有：俞子如先生像贊、先祖事略、先祖妣事略、先考事略、先妣事略、吳儒人行略、與焦老師書、與海翁夫子書、闡墨一篇（舜之居深山之中一章）、日講一章（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內大部

爲前刊文定公集所已收，惟未註明來源，新刊本則均附託錄宗譜字樣，不僅徵信，且便讀者，而啓示後人利用宗譜史料之功尤鉅。

(二)又聖教雜誌第二十六卷第五期徐宗澤司鐸隨筆第二百四十二條，云曾至松江田村訪徐文定公孫 許太夫人(洗名甘弟大)墓不得，後徐西滿司鐸覓得許氏家譜，復由許玉輝及許孟常二先生親以抄本家譜示宗澤司鐸 乃得太夫人夫家之譜系如下：



福號竹溪公，始建宅於黃泥槽內田中，故名田村，遠度娶文定公次孫女甘弟大爲室。柏應理司鐸 P. Ph. C. up et. S. J. 著有法文甘弟大傳，許采白司鐸譯爲許母徐太夫人傳，近徐元希司鐸復改譯爲「一位中國奉教太太」。績曾洗名已西略，字鶴涉，又字孝修，順治乙丑進士，官河南按察使，遵母命，修闢封天主堂。康熙三年冬，因楊光先仇教，罷

官，被捕，明年在禮部受審，竟背教；八年，案白，復職；九年補雲南按察史，明年告歸。著有滇行紀程、滇還紀程、寶綸堂稿，輯有勸戒圖說八卷及感應篇圖說。陳垣有華亭許績曾傳載，前光雜誌五卷六號，記許績曾輯刻太上感應篇圖說，被圖書季刊三卷四期；徐三澤有許績曾奉事天主虔誠問題，載聖教雜誌二十五卷二期。

上舉二例，俱以家譜文獻補教會史料之不足，爲助亦多；附記於此，以示吾人參考家譜，貴能善於運用，固不必僅限於狹義的教會史料也。

(附二) 聖教入川記中之家譜史料

聖教入川記，重慶法國司鐸古洛東 (Goulon) 所著也。書中述江津駱姓教友及梁山張姓教友奉教歷史，俱根據家譜，時在民國六年，我國學者尙未注意此寶貴史料之來源，而古司鐸已加以利用，不能不令人佩服。

參聖教入川記未引用駱氏族譜原文，僅說明由駱氏族譜而知其原籍廣東，康熙時移家江西南康，康熙三十四年奉天主教；奉教後不久，駱氏兄弟良位良義二人即由贛入川。良義中途得疾，卒於巫山，良位在江津趙家莊即聖宗坤購地而家焉。良位復至巫山，以良義骨灰遷葬於江津私業，迄今仍名聖地坡云。譜又載良位在市集得聆白日昇司鐸 P. Pissot 講道，良位良義後裔凡六支，族嗣昌盛，分居各方，亦有因教難而喪失信仰者。時駱氏在江津爲巨富，當地諸姓亦多樂於結秦晉之好，因姻親而奉教者，頗不乏人，江津教務大

行，駱氏遂建聖堂與司鐸住宅。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仇教之役，教方蒙害者頗衆，駱有祥受苦尤重。惟駱氏信仰，屢經困阨而不渝，前後出司鐸七人。其與駱氏有戚誼之教友，則有伍姓尙住江津，馬姓已移居巴縣走馬崗，邱姓移家涪陵，宋家遷至銅梁，又有張姓者，則入川後卽居於永川；更有王姓者，已不知遷往何處。以上史實，恐亦有採自家譜之外者，安得目覩其書，一探究竟耶？企予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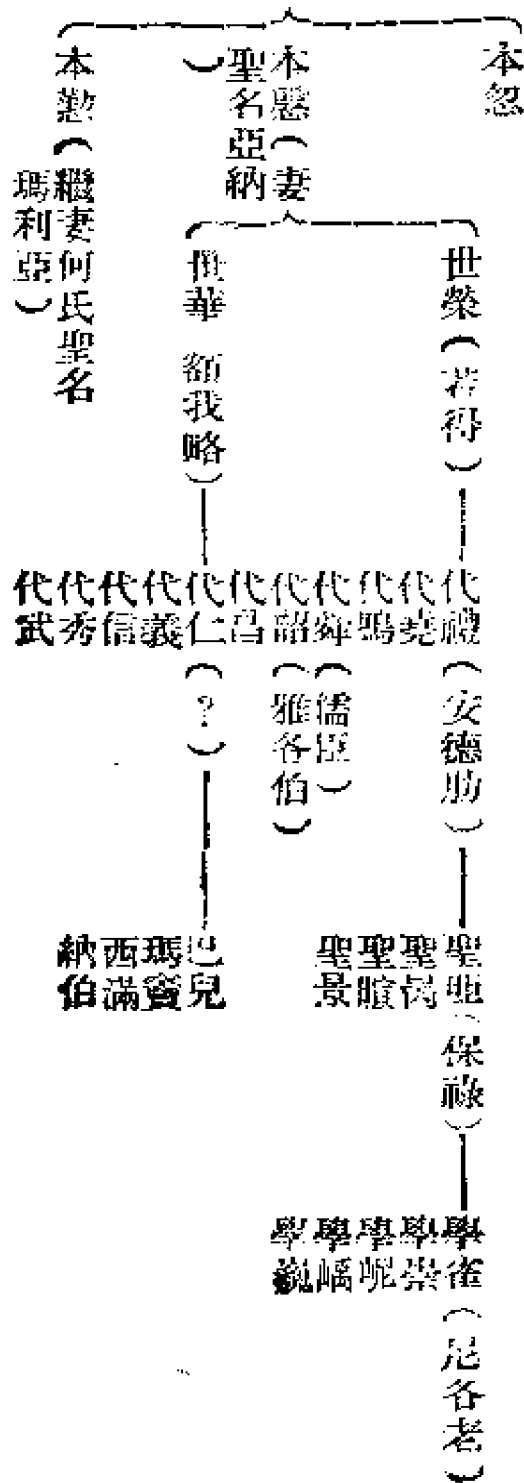
聖教入川記於梁山張姓教友奉教始末，敘述至詳，且錄其譜序及奉教者之略傳。張氏奉教最早者在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時居湖南衡陽，是年張義虞（譜名代舜，字克孝）撰張氏族譜序，述奉教原始曰：

「……明天主洪恩，子孫蕃衍。予不敏，志述前垂而繼後世，宗枝綿綿。至於生死大事，宗族之內，尤宜講究。人生斯世，若客旅也。至於生寄死歸之說，恆古之格言也，盡人知之；惜乎少究，致使寄不知寄，而歸不果歸，良可悲歟！欲尋生死大事者，奈何歧路而馳，錯認本源，踐僞失真，亦復可哀！皆由於未聞真正至道故也。茲者西洋諸君子，皆博學鴻儒，承造物真傳，秉鐸東來，拯救迷昧，明指生死寄歸之真路，弘宣天主教之至道，迪人行善，期返帝鄉，真得所也；克己輕世，視生若旅，實寄寓也。國都名區，在在奉行，其來久矣。衡陽奉教者，有劉、李、蔣、丁、郭、羅諸公，盡與吾父叔有傾蓋之交，道及生死大事。吾叔若夢而覺，如醉而醒。蓋聞至

尊極當欽崇，至親極當奉事，唯吾造物真主，肇化萬物，有宰制羣生，垂勸懲之權衡，實為萬君之君，尊何如之？而生生不已，慈惠保幼長少，實為普世之大父母也，親何如之？是以我先君先叔，純誠篤信，而欽崇躬奉，開導引掖，闔家多人，同宣聖教。又垂示吾輩，世守真傳，毋間毋斷，承厥遺訓，夙夜匪懈。謹集七言四句，以誌吾叔愛主之德，而傳代卽此二十八字為世守之派源。俾後人斑斑可考，庶本支百世不易，而昭穆隨譜系並著於斯云耳。康熙四十四年張義漢撰序。」

詩曰：「世代聖學超先正，遵守真傳奉根元。信望惟一昭事水，道統仁愛德尚謙。」

張氏奉教世系圖



據聖教人川記所錄譜文，可知張氏奉教最先者爲世榮，時在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八日，閱一曰弟世華與叔母何氏（本勳之繼室）亦同日領洗。時世榮已六十五歲，世華五十五歲，叔母何氏九十二歲。譜謂世榮母聖名亞納，當亦教友。是年，世榮四子代舜（義虞）爲族譜撰序，序中述奉教事甚詳，並以紀念叔父之七言詩一絕爲後世譜系名氏，則是年必已奉教，時代舜年二十二也。入川記謂「一千七百〇四年，孀婦張何氏首先奉教，然後其子世榮世華，並同多人一齊進教，次年即一千七百〇五年，在某主教手裏領洗。」誤也。據譜載，由主教付洗者，爲張何氏及世榮世華代禮夫婦。康熙四十四年，代禮已三十一歲，妻唐氏二十九歲。代禮既領洗，代舜想必亦同時領洗也。

張譜之教會史料，尙有可待而言者，即（一）張何氏與世榮世華夫婦二墓，均在衡陽壁至塘，稱曰「聖山」；其稱謂與贛浙教友家譜同。（二）世榮世華均稱「奉旨奉教」；蓋楊光先排教後，康熙諭准各教士返歸內地各室日，遂有言「奉旨回堂」及「奉旨傳教」者，至康熙三十一年，禮部會議「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二月初五日奉旨依議，於是「奉旨奉教」之名，亦成立矣。（三）代禮夫婦之墳，仍用「卯山西向」，「辰山戌向」等名詞，可見未能盡脫吾國堪輿家舊說也。（四）據譜可知張氏後裔之遷移及對於天主教傳佈之影響：

1. 代仁卒於安岳縣，其後嗣至今尙在安岳。

2. 代禮夫婦葬於梁山；妻唐氏係卒於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可知是年以前已遷梁山。此外葬於梁山者尚有代貫及代成夫婦，代貫卒於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是爲世榮等在衡陽受洗後八年，早於代禮妻唐氏之卒三十四年，或爲張氏遷梁山之始祖，惟代貫及代成夫婦均不能確定爲教友耳。

3. 代韶墓在萬縣，卒於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則代韶一支之遷萬縣必在是年以前。據聖教入川記，萬縣之張姓後嗣，已失去信仰。

（附三）聖教入安岳記中之家譜史料

聖教入安岳記，冊，不署撰人姓氏，民國十三年出版。書內雖未著明採用家譜史料，但觀其按姓氏分列，而大多數姓氏後並列其字派，顯係得自各家譜牒者。



六 一辯學一鈔本記略

余藏「辯學」鈔本有年。軍興後，書稿盡散失，獨此冊無恙，懼再遭劫，爰爲之記。

鈔本無名，惟邊口有一「辯學」二字，姑以名之。書共八十頁，前半五十二頁，後半二十八頁。頁前後各八行，行二十四字，行線與魚尾及版匡，皆係印就者。書中有某某道監察御史某某（原係空格）「爲崇真教以正人心，除禁律以活民命」奏摺，述及嘉慶十六年字樣。是鈔本爲近百年物，並非甚古，然其中存錄有關天主教文獻，頗多稀見者，此其所以可寶也。顧字多僞誤，其賄改者，亦因年代久長，漸次脫落，故將來有機會將全書付印時，尙待細爲校正也。

鈔本第一頁爲無題詩，首及目錄，目錄不全，而目錄下頁數則又出他人手。茲將全書依序略記如後。

無題詩一首

詩似爲贈西教士者，頗俚俗，錄如下：

久羨西方有聖人

天姿玉潤又冰清

一心定想專行道

萬里驚濤不憚心

豈爲人間名與利

惟祈上主得兼恩

彌撒當朝日日新

未明先把衣冠正

西儒學士真廣博

上知天文日月新

治國齊家皆易事

赤道度數盡詳明

百般技巧并造作

件件精奇入漢文

不婚不宦來中國

航海三年九萬程

赤道公晷略

赤道公晷略，不署撰人姓氏。惟此係第一篇，而第八篇「彌撒冠義」，則有「徐文定公存稿」六字，似八篇皆出文定公手。然其中收入文定公集者僅「天主耶穌像讚」與「聖母瑪利亞像讚」二文。赤道公晷即「日晷」也。

四聖史讚

四聖史者，本指撰耶穌福音之四作者，但此乃「聖奧斯定行略敘贊」，「聖額我略行略敘贊」，「聖亞歷山大行略敘贊」及「聖熱路尼摩行略敘贊」四文。此四人者，今稱「教父」，亦曰「聖師」，故「史」爲「師」之誤。

天主耶穌像讚

相傳此讚爲徐文定公撰，見文定公集。今教中頗流行，教友家庭多有寫作中堂用者。明松江許樂善適志齋集卷六之天主像讚，微有出入。余別有考。

聖母瑪利亞像讚

亦見徐文定公集

彌撒冠議

文後署「徐文定公存稿」六字。沈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戊午）中國司鐸得教宗之許，行彌撒時，可以帶特製之冠，而第一次加冠行祭，則爲是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嘉定孫元化家。是爲文定公薨前十五年。文中稱神父曰「撒資」，蓋拉丁音譯「撒資而鐸德」之簡名也。文末稱曰「彌撒巾」。有圖。按彌撒巾，一名祭巾，乃金尼閣向教宗保祿第五所求准者，時在一六一五年三月二十日，卽萬曆四十三年，三年後始在中國通行。

彌撒巾是明亡之暗信

以上文彌撒巾圖說明彌撒巾意義之甲乙丙等字樣，與明末各地失陷之年代相傳會，而謂彌撒巾可以預知明室之亡，語實迷信可笑。蓋我國當易朝之時，譽揚新朝之文，往往層見迭出，謂新朝係受天命而來。但此文出諸天主教，爲可奇也。目錄闕。

各處堂志

此文極有價值，可以知明末散佈全國各地之天主教堂，爲錄如後。

北京 在順城門內

江寧 在旱西門內螺絲轉灣兒（按旱今作漢）

淮安 在北門內臺山寺東

揚州 在鈔關門內過打珠巷槓子上瓊花觀對邊

鎮江 在南門內大街上第三座牌坊下

蘇州 在婁門內混堂巷今移在皇府基河西

常熟 在南門內

泰倉 在東門內太平橋

松江 在婁縣東丘家灣

上海 在縣後馬路街

崇明 在城內東門裏

嘉定 在東門內

崑山

浙江 湖州

杭州 在北門內天水橋南

嘉興 在西門府學後

金華

蘭溪 在家張家馬頭進小巷（按第一家字衙）

福建

福州

在南門內宮巷

建寧

在北門內

延平

在大東門口

邵武

在東門內檀香寺對門

浦城

陝西

在西安府 漢中府

山西

在絳州府

江西

南昌

在棉花寺戊子牌坊杏花村

建昌

在府前黃家嶺

贛州

在西門內道衙門東

吉安

在東門內橫街

湖廣

武昌

在漢陽門內蛇山底下

山東

濟寧 在西門外鄉下數里地名

濟南 在西門內高都司巷 又在布政司東 聖人會堂

廣東

廣州 在西門外太平橋

右文未列入四川，但四川開教在明末，可知上舉教堂數僅限於明代也。

禮部請賜利瑪竇葬地疏

此文見正教奉褒，稍有異同。目錄不載。

王應麟撰利瑪竇墓碑

正教奉褒著錄，亦略有同異。目錄漏列。

辯學疏稿

徐光啓撰。李開漁編徐文定公墨蹟後，附有原刻碑拓片。

利瑪竇進中國爲明失天下之暗信

此文與「彌撒巾是明亡之暗信」旨意相同。亦不見目錄。發表於此，聊資談助。

「萬曆九年，歲次辛巳，是年利瑪竇始至粵。辛數七，巳數四，并作十，卽利瑪竇進中華後第十一年。是大清或順治生。萬曆九年至崇禎末年，得六十三年，爲七九數；七，切斷也；九，天子之位也。其意謂天子之位當切斷也。二十八年歲次庚子，利瑪竇入朝，庚數八，

子數九，并作一七，卽利瑪竇入朝後第十七年，是年爲清太祖天命元年。萬曆共四十七年，自利瑪竇於萬曆二十八年入朝，至崇禎末年，亦四十七年。」

辯學

署古晉靜樂居士儒學撰 武林然真居士若印氏，宛陵本一居士理斯氏同較。天主教人稱居士，實爲僞見。三人真姓氏不詳。全文近四千字。勸教之文也。陳援菴先生有藏抄本。

大西修士行略纂

全文包括利瑪竇（附郭仰鳳、羅明堅、金尼閣、龐迪我）艾儒略（附畢方濟）傅汎際、伏若望（附熊三拔、陽瑪諾、湯若望、賈宜睦、利類思、安文思、恩理格、衛匡國）潘國光等小傳。對於衛匡國在杭州、潘國光在上海之事蹟特詳。利瑪竇傳後有註云：「利瑪竇行實及傳另有全刻，存闕中。」

聖沙勿略方濟各行略敘讚

讚在前，行略在後。

崇真教除禁律奏摺

不署姓氏，僅書××道監察御史×××（原係空格）謹奏爲崇真教以正人心，除禁律以活民命事。奏中謂「自大前定鼎以來，至嘉慶年間，無禁止天主教之定例。」按天主教迭在雍正乾隆時被禁，可見此奏或係嘉慶後教中人僞作，詭稱已因此摺而解禁耳。況嘉慶中並無教友

年御史，亦無敢抗言直奏者。其爲託名僞作，無疑。

欽命傳教約述

此爲鈔本後半部之第一篇。歷述唐景教士及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安多、白進、張誠、徐日昇、殷鐸澤等，蒙帝王寵遇之事蹟，大多爲正教奉褒所已載。陳援菴先生有藏抄本。陳撰教士譯著教理書目云：「無名氏編輯，內有諭旨及士大夫褒獎之文。」

天主堂記

此爲崇禎十四年。順治十七年及康熙十年上海天主堂碑記。順治十七年一碑，張若谷先生會載於上海老天主堂考。余爲補錄崇禎及康熙二碑，皆見我存雜誌五卷二期。

戴進賢等仰求救護疏

乾隆二年十月十六日戴進賢、徐懋德、巴多明、郎世寧等奏，因劉二爲人付洗受刑，懇弛教禁。歷述前代教士蒙恩情形。當日奉旨「着戶部善查奏。」二十二日尹奏聞，當日傳旨「知道了」。

鐸德姓氏錄小序及求政凡例與序後

小序及求政凡例，陸希言思默氏撰。小序作於「康熙十七年，歲在戊午，七月既望。」思默爲徐文定公辯學章疏碑之督工者，碑上有題名。小序後自署「雲間後學陸希言思默氏偶葺（當爲輯之誤）於上洋之敬一堂。」按敬一堂卽老天主堂，潘國光神父改世春堂而建者。又按

法文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有思默小傳，謂：希言墓碑作希賢，松江華亭人，崇禎四年（一六三一）生。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入耶穌會爲修士，四十三年（一七〇四）卒，著有聖年主保單二卷，億說一卷。又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有所著週年主日口錄二卷，未刊稿，凡二種，亦作「週年瞻禮口錄」或「週主日錄音」。

序有云：「白沙勿略至今百有餘年，從甌羅巴而發駕者已五六百人，中遭盜賊者有之，遇瘟癘者有之，水淹溺者有之，其得至中洲者尙不滿百，能不紀其姓名以憶其修身體道之意，俾海內之人將歷指其名曰：某鐸德是是（當爲某之誤）神父也，某鐸德曾至吾地也，某鐸德著述吾會誦讀也，我何爲而不向道也。視茲名姓而能自矜起，其亦庶幾可以爲不負諸先生之爲天主涉海躡山而來教我也。」序中又稱天主爲上帝，猶留當時真象，蓋乾隆七年後教廷即絕對禁稱上帝也。又鐸德即神父，但序中分舉之，不知當時對此二名詞，究竟有何區別。據求政凡例，可知此書乃續柏應理所作「信證」者。凡例第一條曰：「欲得集諸鐸德姓氏，歷年既久，秉鐸不一其地，人無留心，未有紀注，極欲博（疑有遺落）聲聞，未及盡得，幸柏夫子尙存一編，雖參互考訂，恐我或未悉，惟知者鑒示賜教，以求彙成全集。」末曰：「茲錄既成，即送政南老師，承南老師即付梓行世。取諸姓氏，而別換前序引，名之曰信證。似若出舊行，非創始者。今又十年，去來非一，故復爲修輯，以俟後之知者，毋俟後人欲知今日之去來，無能（能字衍）從查考，能不如我前日之難耶？歲在戊辰，希言重錄於蘇堂。」戊辰爲康熙二十七年

(一六八八)，即希言入耶穌會之年。文中柏夫子者柏應理也，南老師者南懷仁也。按「聖教信證」爲漢文初期耶穌會教士傳記。據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日序云：順治四年（一六四七）韓霖與張府合撰聖教信證，一六六八年，一六七四年，北京均有重印本。後經南懷仁爲之增補，並附一極長之歷史導言，名曰道學家傳。據此則陸希言之鐸德姓氏錄，似即道學家傳也。當時教友，爲感念各神父起見，類是之書，數必不少。就求政凡例觀之，陸書所注意者，乃各教士之姓氏、行實、入華年月、傳教地點、卒年卒所並塋墓所在，及已刻未刻之書。近人徐宗澤著明末清初灌輸西學之偉人，附西士所著宗哲及科學書籍表，其教士傳略，即取自聖教信證者，共收九十一人。

序後爲「婁東後學汪天培亮工識」，時在「康熙二十七年歲在戊辰。八月既望。」與陸希言求政凡例，同撰於一年。由序後中，可知鐸德姓氏錄共收一百三十人。全文發揮「鐸」字之意義甚詳。有身錄、書錄、目錄、教錄等名詞。天培自稱「受業於受謙李神父門下」，神父名西滿。葡人，康熙二十七年時，正傳教於常熟、蘇州、無錫、崇明一帶。康熙四十三年卒於蘇州，墓在白鶴嶺云。

王言讜論

此文排列於鐸德姓氏錄求政凡例之後，汪天培序後之前。節錄諸葛義撰利瑪竇山畫答序，明絳州州守雷傳諭屬民歸教及尊禮高一志先生文，徐光啓薦龐迪我文，李之藻寰有證序，方

岳貢臨民帖，修國器文，秦世禎疏薦潘國光，順治賜湯若望通微教師勅諭，康熙祭南懷仁文及御賜碑文。山畫答當爲畢方濟撰睡畫答之誤，李之藻有睡畫答序。諸葛羲、方岳貢及秦世禎之文，皆爲希見者，惜俱不全，均見正教奉褒及正教奉傳等書。

觀全書內容甚雜。所以題辯學者，或因書內有辯學一文，或因辯學二字在當時流行甚廣，故利瑪竇有辯學遺牘，徐光啓有辯學章疏，蓋宗教辯護學 Apologetic 之異譯也。書內若干篇江浙教會事記載詳，猶是明末徐光啓李之藻等護法之影響，而此若干篇原著人及全書原抄人之出生江浙，似亦不難由此揣測而得也。

七 杭州大方井天主教古墓之沿革

我國天主教古墓凡十餘處：北平之柵欄，廣東之香山嶼，南京之雨花台，福州之十字山，上海之聖墓堂，（或作聖母堂）杭州之大方井其尤著也。比年來教內外之前往大方井展謁者日衆，歎歎徘徊，受感良深，緣諸公之高風亮節，其足以正人心，培士氣於當時而遺芳於後世者，蓋亦可以爲吾人之典型楷模，挹其芬而沒其流，想慕而追思之，誠未可以淺視乎也，爰爲之考。

出武林門故址，入松木場，沿杭餘路而西，凡十里。有方井，以王方平曾飲此泉而名。有古亭，懸米南宮題額及洪鐘補書「方井桃源窟」五字，迭經興毀，近復由邑紳葺治一新，實杭郡一大古蹟；井側佛惠寺，亦建於晉天福年間。然方井現有大小各一，墓地近大方井，俗遂以此稱之；康熙仁和縣志及余藏辯學抄本俱以「方井」名之；而清初之道學家傳及聖教信證則又作方井南。

墓在桃源嶺麓，有小澗繞其後而出，水清澈底，遊魚細石，歷歷可數。羣峯爭秀，景色至佳。墓樹度係後人補植，但蒼翠蔥蘢，頗有可觀。墓係石窟，正方形，深廣各可二丈，高出地面亦尋丈，入地凡六級，拾級而下，窅然幽黯，雖在白晝，非火不見。頂作環弧式，凡三列；中較大，環置石几，陳甕其上，甕質陋劣，大小不等，中貯遺骸，上識姓氏，或鐫或書；亦間

有無字者。竊上舊有小室，今則荒煙蔓草而已！

(一)墓地之淵源 丁志麟著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載：「公歿後，其次公子將田房原契贈泰西先生；嗣後西來先生故於武林者未有葬地，因取公所購舊墳，捐入聖堂，爲諸先生前後藏魄之所，而長公之子，（疑當改爲公之長子）又充田若干畝爲守塋之需。……」高瓏馨氏 *P. Colanhei* 江南傳教志謂卽方井南地。費賴之氏 *P. Pfister* 入華耶穌會士傳曰：（三三二頁）。一六七六年（康熙十五年）後殷鐸澤 *P. Prosper. Intorcetta* 在杭州附近之大方井，購地一區，面積頗廣；建小堂一所，並構公墓，以瘞本處已故諸教士。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行遷葬禮。彭氏 *M. Boucherie* 趙主教傳謂殷鐸澤到杭修治聖堂之後，將楊廷筠所贈之教士塋地，大加擴充，並毗隣之地亦購入之。……其說頗當。

(二)在杭州去世之耶穌會士統計 康熙十七年遷葬時，彭氏謂十一人，柏應理 *P. Couplet* 謂十名耶穌會士之遺骸，共置一大石墓中。然杭州耶穌會教士修士之卒於殷鐸澤前者共十二人，彭氏所遺列者爲游文輝修士。余嘗函詢彭氏，彭氏亦深以爲然。但費氏稱崇禎元年（一六二八）游修士尚存於世，而三年（一六三〇）會士名錄中已不載。彭氏曰：據 *P. Faria Y Souza* 所記，該修士以是年卒於杭州；一八七三年刊印之耶穌會士總目中，對其卒地墓地，均略而不言云云。餘十一人爲：鍾巴相（廣東新會人，名鳴禮，字念江）羅如望 *P. Jean de Rocha*、金尼閣 *P. Nic. de Trigault*、龐類思 *P. Louis Gonzalez*（華人），伏若望 *P. Jean*

Forez. 徐日昇 P. Nicolas Riva. 黎寧口 P. Pierre Ribeiro. 郭居謙 P. Lazare Cattaneo. 陽瑪諾 P. Emmanuel Diaz. 衛匡國 P. Martin Martini 洪茂貞 P. Humbert Augeri. 卒於康熙十五年後者爲殷鐸澤本人及法安多 P. Antoine Faglia. 艾斯珂 P. Augustin Barilli 共十五人。

(三) 衛匡國遺屍之奇跡 柏應理記曰：衛氏卒後十八年，屍仍完好如初，不落一髮一鬚，不敗腐發臭；華人目覩者皆奇之。前田類思主教 Mr. Delaplace 嘗告徐家匯耶穌會教士曰：衛卒後百年，尙有教士目覩其屍，將其置於椅上而作共同祈禱狀者。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三月十五日中國遣使會士李瑪竇致陶萊脫會長 M. Lorraine 之書中有云：方井南墓窟內共有九甕，沿西鐸遺骸 就中某鐸乃金神父貯入者，距今卅數年耳。貯入前，其屍歷久不壞，完整如終時，臂膝伸屈。一如睡眠之人。年中屢有人爲之剪髮修指甲，盥面整容，臥於木椅上，置於上層堂角。度因堂內濕重，屍遂變；教外見者甚多，無敢輕舉妄動而佔其地者。此外關於衛公之奇蹟尙有數則，雖今教外人亦津津樂道。三十餘年前先父曾設館其地，亦有所聞，嘗爲家人言；然於文獻無徵，故不錄。按金神父亦遣使會士，禁教時易姓張。以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經杭。

(四) 乾隆元年之重修 墓窟正中門上有石碑曰：「天主聖教公墳，」右書：「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蒲月上旬重修。」書：「乾隆元年歲次丙辰菊月日超性堂立。」墓前又有石坊，

外題：『天主聖教修士之墓』，內題：『我信肉身之復活』，旁書：『同治十三年仲冬月重修』。上述題字，係爲民國二十五年初夏時余所親訪者，而和安當 *Heckmann* 抄本所記，則頗有訛誤，和爲外人，不足奇也。又石坊題字，和氏所見者爲『泰西天學耶穌會修士墓』，（疑少一之字）題字之橫石較他石爲新，知其爲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所改也。是年（乾隆元年）德瑪諾 *P. Minderer* 重入浙江傳教，卜文起神父 *P. Porquet* 亦尚潛留浙省附近，而黃安多尼神父 *P. L. Tiquen* 之任浙江耶穌會會長亦在是年，則立碑者必此三鐸之一也。

（五）嘉慶十五年金神父之視察 其經過略如上述，（第三節）餘不詳，和安當筆記，以西文拚音稱其姓 *King*，是也，但華文註爲邱，則誤矣；惟云係嘉慶十四年，則事頗可能。（金神父名不詳）

（六）道光十五年李神父之視察 是年（一八三五）三月十五日李神父（名不詳）致陶會長書中有云：杭州附近某山下，余見一小堂已干圮，尙有一祭台，壁頂懸救主像，殊精美，下有牌，滿書漢文，歷歷降生奧跡。堂下有地窖，置二樞，尙封閉完整。（中路，已見上第三節）一日，（原註據教友云）教外某，往睡祭台上以示輕侮，即夢見一人，威嚴異常，手執鎗，（告以不得臥於其地），並逐其出堂。某醒後，果見身在堂外；自是，遂無敢近者。教友每於大瞻禮日來其地誦經，歷數年，今已不然。昔有一教外人守墓，今無人矣。小堂外尙有若干小屋，然盡圮；堂前空地上有叢林，余意此林或可出售，以爲修堂之資，未知尊意如何？

(七)道光十七年之情形 是年(一八三七)十一月二十九日李神父致和廣德 M. Lardie 之手札中云：前承寄下五十元，以修老教士墓堂，然至今未果，蓋教友不願捐助也。並稱該堂亦無大用。教友僅於四大瞻禮。前往誦經，神父亦不能行聖事，附近並無教友居住，僅爲後人紀念或徒有形式而已云云。

(八)道光二十三年王儒翰神父之視察 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耶穌受難日王儒翰神父致函澳門辦事處 M. Guillet 神父曰：余於一月八日抵杭，次日即偕僕與傳教員秦某同往視察舊耶穌會士之墓地，其地在郊外，距城約二 *lieues* 里，地名大方井。墓地與教堂共佔地七畝半。司鐸之墓在祭台後，全部由石質砌成，有三間。內二間有西洋教士十二人，裝於十二大甕，其名爲陽瑪諾演西先生，黎甯石攻玉先生，洪度貞復齋先生，郭居靜仰鳳先生，伏若望定源先生，衛濟泰先生，杜亞國先生，般覺斯先生，法聖學先生，翁伯爾先生，魏多爾先生。第十一人，中國人稱其善顯靈異，蓋彼死後曾多年如生，教友亦每年必來爲其剪髮修指甲。……余按浙江傳教之耶穌會教士或修士中無杜亞國及翁伯爾之名，但洪度貞之西名確可譯爲翁伯爾，疑必有誤。又魏多爾亦無其人，但彼爲第十一名，殆卽王儒翰神父所稱能顯奇跡者，蓋卽衛匡國也。

(九)道光三十年楊神父之視察 和安常筆記曰：一八五〇年會士楊司鐸(安德肋)亦曾訪大方井並遇某司鐸遺體，陳下厝小堂內，屍尙未敗，衣作紅色，胸前有木苦像，亦尙完好；

楊殮其屍，置於柩中，此蓋一去世未久之司鐸也。司鐸何人；不得而知；和以同治十年來杭，所聞必確。

(十) 咸豐五年田主教之視察 田主教覓獲骨甕十具，五具係由左右兩室中移出者，內一甕無蓋，三甕有蓋而閉；二具無題名，當係殷鐸澤與洪度貞也；餘皆鐫耶穌會士名。左側有二小窗，乃一八五〇年楊司鐸所設，以置上述某司鐸遺柩者，木已朽腐不堪，似爲雍正或康熙年間物也。右側亦發現兩甕題爲鍾巴相及龐類思云。(亦和安當筆記)故共得十二甕。諒必彼時尙有未發現者。

(十一) 同治十三年之重修 是年(一八七四)重修之史料，已詳第四節；時金寶殿之 *English* 與國人彭若翰在杭傳教，和安當任修院院長，故乾隆碑爲和氏所及見也。

(十二) 雍正後保存之經過 雍正教難後，杭州老教友之傳於今者絕鮮，僅毛、張、施、蔣數家而已。(中略)毛姓司事爲接管大方井墓地之第一人，雍正教難劇烈時，被迫出亡，於是大方井及其他堂內地產乃入施姓之手，懼構禍，並立絕賣文契，施姓與蔣姓教友共得大方井所有諸產，蔣姓僅治其田。如是者數代。既而蔣姓背教，施姓族中亦間有不肖者，大方井乃瀕於大險，蓋蔣施兩姓中之教外家族，欲將墓地出售，賴天主默佑，施姓中尙有一女教友名瑪利亞施三婆者，夫歿後，卽以所有契約，什襲珍藏，嗣乃交還老田主教。(以上亦和安當所記)

(十三) 現存之石碑 今石窟門旁，有石碑二：高各二尺許，闊一尺許，右碑題：『天學

耶穌會泰西修士受鐸德品級諸公之墓。」

羅懷中先生，諱儒望，聖名若翰，口口，波耳杜嘉爾國人，於萬曆甲午年入中國，於天啓癸亥年正月十三日卒，享年五十八歲。

金四表先生諱尼閣，聖名尼各勞，口口口口拂蘭第亞國人，於萬曆己亥年入中國，於崇禎己巳年十月二十八日卒，享年五十二歲。

黎攻玉先生，諱寧石，聖名伯多祿（利伯落）波耳杜嘉爾國人，於口口口年○月○日卒，享年○十○歲。

徐左恆先生諱日昇，聖名尼各勞（費機）亞勒瑪尼亞國人，於崇禎戊寅年入中國，於○年○月○日卒，享年○十○歲。

郭仰鳳先生諱居靜，聖名辣雜祿（加達尼阿），意大理亞國人，於萬曆甲午年入中國，於○年○月○日卒，享年○十○歲。

伏定源先生諱若望，聖名若望（福樂依斯）波耳杜嘉爾國人，於天啓甲子年入中國，於○年○月○日卒，享年○十○歲。

左碑題

陽演西先生，諱瑪諾，聖名瑪努厄爾（低亞斯）波耳杜嘉爾國人，於萬曆庚戌年入中國，於順治己亥年○月○日卒，享年○十○歲。

衛濟泰先生，諱匡國，聖名瑪爾聽（得瑪爾定斯）意大利亞國人，於崇禎癸未年入中國，於順治辛丑五月初六日卒。享年五十五歲。

洪復齋先生，諱度貞，聖名翁伯爾篤（奧日里）拂郎濟亞國人，於順治丙申年入中國，於康熙癸丑年五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五十七歲。

○○○先生，諱○○○，聖名○○○○○○亞國人，於順治己亥年入中國，於康熙（以下因碑文漫漶，不能細辨。）

文中以口記者，其字因年久脫落，以○記者，乃毫無脫落痕跡，蓋刻碑時即因不詳而留空白也。

（十四）瘞於方井南之遺便會士（1）陸公 M. J. urie, (2) 金寶殿 M. Barbier, (3) 和安堂 M. Heckmann, (4) 阮振錄, (5) 陳明發, (6) 劉博理 M. Lohry, (7) 李平華 M. La. facts.

又不入會司鐸三人，即傅奇水、傅錫裕與傅毓巖。

墓窟之附近，並分瘞大小修士及仁愛會修女各五人，又聖心會修女二人。

（十五）墓內之現狀 墓內現有骨甕二十一具，內四具無題字，又柩三具，即：劉博理，李平華，傅毓巖三新故司鐸。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余曾將各甕移出窟外，將甕上題名一一錄出，以窟內陰暗，不能辨視也。

- | | |
|---------------------|---------------------|
| (1) 陽瑪諾演西先生 | (2) 徐日昇左恆先生 |
| (3) 金尼閣四表先生 | (4) 羅儒望懷中先生 |
| (5) 郭居靜仰鳳先生 | (6) 伏若望定源先生 |
| (7) 黎甯石攻玉先生 | (8) 鍾巴相念江兄 |
| (9) 龐類思克己兄 | (10) 魏多爾先生 |
| (11) 雪博陸公之骨 | (12) 寶殿金公之骨 |
| (13) 和公 | (14) 味增爵會司鐸阮公遺骸(餘略) |
| (15) 傅公 | (16) 傅巖霖司鐸貌祿之遺骸 |
| (17) Gabriel Michel | |

魏多爾先生疑卽衛匡國，和公卽和安當，傅公卽傅錫裕 第十七人疑卽道光三十年楊司鐸所收殮者；無名之四甕則爲洪度貞、殷鐸澤、法安多、及艾斯耳，惜已不能辨別！而游文輝亦不與焉。

緬昔諸賢，或修身學道以全才德，或獻血蛇骸以扶顛困，要皆冰清玉潔，高人一等，與斯地之溪雲竹風，青山綠野，永相競秀，殫斯墓者，其亦知飲水思源，一念先賢開闢繼承之功乎？其亦知爭自磨礱，不讓前人專美乎？感念遠往，孰不慨然！而三百年來，風霜剝蝕，失修已久，殊不足以表先哲而壯觀瞻，近雖略加修治，但聖堂迄未恢復；又限於物力，建築仍甚簡

樸，有能出而光大之者，又豈獨吾杭之幸哉！

參考書目

1. P. Colombel, S. J.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高瓏肇江南傳教志)
2. P. Pâster S. J.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
3. Annales de la Congregation de la Mission. (遣使會年鑑)
4. M. Boucherie, Notes sur Mgr. Reynaud. (裴氏趙主教傳)
5. M. Heckmann, C. M. Epocha Historica Ecclesiasticae, (和安管聖教斷代史原稿本)
6. P. Couplet, S. J. Histoire d'une Dame Chrétienne.

八 四明朱宗元事略

朱宗元，字維城，越之鄞人也。順治三年貢生，五年舉人；聖教鑒略及聖教通考謂係解元，又曰湖州人，誤也！著答客問，條理暢達，其同學張成義能信爲之訂正。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一六九七）閩中林文英序其書曰：「……古越朱子維城精其學（天主教），著答客問；今蘇先生以之重梓，問序於予，予不敏，何敢輕爲贅筆。……」又曰：「考朱子之著是篇也，年方二十三耳，超超見道，歲何其早，而力何其堅！殆斯教當興而天主早授夫明道之人耶？……」又曰：「噫！朱子之尊天主也至矣！其欲正人心也切矣！讀是篇者，不必歧之爲西學，最其大經而合之爲吾儒當奉之教，教固可行，道可一，而風亦可同也。」觀此則宗元學識之高，奉教之虔，可以略知其梗概矣。答客問有康熙刻本，兩云：「西士至中國僅五十年」，以利瑪竇萬曆九年至中國下推五十年，適爲崇禎五年，時宗元爲二十三歲，則宗元之生，當在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也。答客問至崇禎末年壬癸之交，重加改訂，而成今本。宗元繼又著拯世略說，其自敘有云：「念世間萬事，不由人算，意者鬼神司之，然鬼神衆矣，亦日有所在受命者，三教百家，參悟有年，頗悉梗概；願終無真實，確當，了徹，完全之義，使此心可泰然自安者。及觀聖教諸書，始不禁靡然起曰：道在是！道在是！回吾意以爲然者，而今果然也，向吾求之不得其故者，而今乃得其故也。」又曰：「雖聖教典籍百萬，振聳聳曠而有餘，但余小子

既受造物主多恩，識所能及，口所能言者，何敢不竭其區區也；始也好辯，爲答客問行世，今標大端數端曰：拯世略說；大約詳於彼者則略於此。夫造物生命，備之安所，其如陷吾民者之多也！既陷之後，亦不自知其爲陷，而反以拯之者爲非，若然，則雖欲援之使出，彼或不肯舉手待援，吾亦如之何哉！一讀此則宗元求道獲道與傳道之歷史，亦可窺見一斑矣。而其悲天憫人之懷，則更躍然紙上，二百年後猶凜凜如生也！初崇禎十有三年（一六四〇）葡萄牙耶穌會司鐸陽演西瑪諾 P. Emman el Diaz (Junior) 譯經世金書，宗元爲之潤色校訂，書用尙書謨語體，以顯其高古，論者謂其文字瞻奧艱深，非深通經書者不辨，誠可貴矣！越二載，瑪諾又有天主聖教十誠直詮之作，順治己亥（一六五九）都御史襄平佟國器前序，宗元亦序焉，未標年月；序有曰：一陽公瑪諾，號演西，春秋七十有奇，始總教於中區，繼傳音於八閩，近承長令，來傳浙境，調接之暇，勸成此書，其爲書也，援據經言，博采先議，緒引縷陳，綱脈條析，善惡之辨，鱗若列眉，報應之理，不爽毫末，洵淑慝之權衡！大造之指歸矣。時公駐會城，去我海上，江山限隔，五百而遙；閱予小子，先以示我；嗚呼！皇矣哉！上主之愛我也！大矣哉！吾師之憐予也！小子私幸，受業終歲，將振羣聾；付之衆廟，稽首拜手，復我神師。一則宗元傳教心之熱烈，亦未可以淺視乎也；而其救靈之謹飭戒慎，又明如觀火，較然無遺。且細味後之六言，如曰：「小子私幸，受業終歲，將振羣聾，」知宗元雖未必嘗居神職，然其必任傳教之專責也無疑。同年順治十六年（夏）義大利耶穌會賈九章宣睦 Jeron. de Cravino 司

鐸提王喬亦卒業，公又與燕吳李祖白，海虞何世貞共預參校之役。又嘗撰輕世金書直解及天主
 聖教常疑論，俱無傳本。康熙乳縣志，失載傳曰：「萬曆元年舉人，授鎮平教諭，丁外艱，補
 龍泉教諭，陞清河知縣，丁內艱，補武陵知縣，有政聲，遷衛輝同知，轉知莒州，陞工部員外
 郎。改江南案察僉事，去任致仕。孫宗元，國朝順治五年舉人，博學善文。」志並錄其答客問
 乃採世略說。教史名家巴篤里Bartholin：一六四〇年（崇禎十三年）孟士表儒望司錄P. Joannis
 Moncro 存而授洗五百六十人，多仕官學者。高瓏整江南傳教志 P. Colombed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三卷二章所述尤詳，曰：一六四〇年寧波亦成爲教務昌盛之所，得新教
 友五百六十人，官紳士子，亦多加入；有朱昆仲三人，咸出身科第，洗名伯多祿，葛斯默，
 耶第亞。最爲時人注目。彭氏趙主教行實謂葛斯默華名維城（原作 *Mc-chen*），曾著答客問（原
 作 *Mc-chen*），而葛斯默之爲宗元，未復何疑。况寧波之有教友，宗元實肇其始。何大化P.
 An. de Conves撰遠東亞洲 *Eastern Asia* 一書（十九章）曰：伏若璧 P. J. Frow 卒後（一六三八
 年卒），利類思 P. L. Bueta 自南京來杭州繼任；既而陽瑪諾亦自福州調任杭州會長，比卸職，
 獲開教寧波之良緣。會其地有某少年學者，曾瀏覽教中典籍，並已在省中受洗；回里後，以其
 事述於親。親始則責辯，繼以子之譬解甚當，亦心悅誠服，欲延司鐸來甬，利司鐸即應其請，
 比抵甬，出聖像示衆，咸奇甚；未幾，授洗十五人；多文人學士。延司鐸者名葛斯默，其母亦
 受洗焉。次年陽瑪諾亦循教友之請而蒞甬上，教友竭誠迎之，留數日，付洗如千人。某少年名

瑪第亞者，傳教之健將也，抗佛最烈。一日僧友遊某寺，盡燬其像，擲地而踐之；復取一小者，懷之歸，投諸火而語之曰：毋復迷惑世人！其人時行告解，敬聖體亦復甚虔；立志不婚，終其身有修士風也。綜上所述，瑪第亞似卽宗元之弟，唯吾人在未獲得其他旁證之先，不敢武斷；附識於此，聊備省覽；然宗元開教之功，已足大明；所謂瀏覽教中典籍及所記陽瑪諾入浙事，亦與宗元自序拯世略說及序天主聖教十誠直詮所云脗合；稱以少年，則與其著答客問時之年齡亦符，益信教史之撰作，必有賴於中西文之史料相互比勘而發明也。若史料續有出現，或更有驚人之事功，亦未可知；罔羅放失，掇拾叢殘，以爲鄉賢表章，實有待於雨人之努力也！

論曰：我國天主教在明清之際，人才輩出，雲蒸霞蔚，極一時之盛；流風餘韻，至令後人豔羨！獨惜其後教難頻仍，顛沛流離，書闕簡脫，故泰半皆惘惘無聞，至足哀也！卽以中國號稱開教三大柱石而論，除楊淇園廷筠，有閩人丁志麟爲之傳，幸存於世外，他若：徐文定公詳傳，乃至有清末葉，方由李司鐸問漁杖爲之輯成；然亦幸徐公位高，族嗣昌盛，始克蔚爲大觀。李我存之藻傳則更待至其卒後二百八十九年，始得非教中人新會陳援庵先生之纂編，然亦不幸中之大幸矣！此外不佞所見者：尙有陳君所撰涇陽王徽，休甯金聲及華亭許讚曾諸傳，陳君蓋有志輯中國基督教史也，不知將來其於吾朱子宗元亦有專傳否也？夫朱子之功績，若以視徐，李，楊三傑，則固踴乎後矣；然亦超乎流俗，有所述造，要不能等閒視之。而教內外載籍咸一無所傳，豈予之孤陋寡聞耶？我知教外載籍縱有所述，亦必如昔日爲王徽，金聲諸人稱述

者，於其信仰之事，諱之惟恐不盡也；所幸朱子之著述，未盡散佚，蛛絲馬跡，不無可稽；然亦安知其更無毀亡不傳之作乎？鑒往策來，惡風會遷移，或并此泯滅，乃不辭媿陋而爲之記。

九 從清暉閣贈貽尺牘見王石谷之宗教信仰

吳漁山學問道德，卓絕千古，孰不欽重？亦孰不引爲矩範？讀漁山晚年致王石谷手札，諄諄以省察告解一生罪惡，虔領耶穌聖體，整備生後升天爲勸，知石谷雖曾入天主教，然非虔誠之徒也，故漁山且有「得今忘後，得地失天，非智也」一之語。則又孰不感傷？亦孰不引以爲戒？闡幽抉微，使後人知漁山崇修之深，造詣之高，悠然起景行之思，事甚佳也。尋瑕摘疵，使後人知石谷宗教信仰冷落之所由，瞿然自傷，亦非無益。明乎此，乃可進言其他。

(一)石谷對宗教淡漠，由於其名之高也。石谷名高固由於畫，然六十後受康熙之召，作南巡圖，頗愜帝意；後東宮召對賜坐繪扇，賜以山水清暉四大字，極盡苑之恩遇，石谷清暉閣之名卽由於此也。(見韓文懿有懷堂文集跋石谷賜書卷後。)石谷名自是益高。故王時敏有「正恐高名爲累，反妨閒適。惟吾兄所心許者識之不忘，庶不貽他年掛劍之思」之語。(清暉閣贈貽尺牘卷上頁九)——風雨樓本——並稱其「名滿天下」。(同上頁十四)。王揆與石谷書稱：「重名不脛而走，輦下諸公，無不傾心企慕」。(同上卷下頁四)。同里蔣伊石谷手書云：「長安雖有風霜之苦，而公卿間頗多識者，台旌一至，當合紙貴」。(同上頁八)。此直以利惑人耳。查昇致石谷書：「彈指十餘年來，先生聲價日重，凡得零楮斷墨，使如拱璧」，(同上頁十一)，亦極稱其聲譽之隆。然石谷名高之累，由於好利之重，好利之重，由於友朋

之糞爛 蔣伊一書，已見上述，而另一同里蔣陳錫且謂：「先生名重禁庭，雖作山中高士，將來存問，諒無虛目；聖駕南巡時，應過潯關一迎，定有異數也。」二將出此，殆皆爲己謀，或爲鄉里謀也。其他類是之語，在贈貽尺牘中俯拾即是，俱足證石谷受名之累。

張雲章墨井道人傳亦稱「石谷名滿天下，持纜素而請者，日塞其門，然高官大賈，皆得飽所欲以去。」古人稱曰名韞，豈不然哉？

(二)石谷對宗教冷淡，由於酬應之繁也。畢瀧虛齋名畫錄五曰：「石谷……五十年後三十年，紛於酬應，有畫史習氣，而神韻去矣。」此與漁山致石谷札中所請：「憶在蘇堂相會，計有二十餘年」，亦合。

張雲章樸村文集二十三題陸上游所臨宋元名畫縮本有云：「石谷交滿天下，名人鉅公，與天任官商賈，莫不寶其一紙，重若珠貝。」

王時敏致石谷書中云：「高轍一至，卽息影深居，恐紫氣不能久闊，小齋寶履紛沓，須更在鐵門限矣；」又：「吾兄以一心五指，而應天下之求；」又：「近聞釐下鉅公有來相訂者；」又：「吾兄妙繪，人競欲得；」又：「第恐遠邇聞風藉響，幣聘交馳。」（清暉閣贈貽尺牘卷上頁一等。）

顧祖禹西田獨賞序：「石谷多爲好事者羅致，行踪或及千百里外。」（同上頁十）。想見其當日奔走之勞。

唐宇昭致石谷簡牘曰：「人生電泡，豈能長待？言念及此，能無慨然！石谷！石谷！勿作他時蹉跎隱恨可耳！」（同上頁十二）。足知當時友朋之疏闊。與漁山致石谷手札中所云：「人生幾何，遠闊如是！」同一感傷。

張榕端與石谷書：「吁！請無虛日，幾以韻事爲苦」。（同上頁十七）。徐樹穀書則稱：「都門諸公，得一尺幅，珍若拱璧。」（同上卷下頁十三），吳開治書謂：「南北交游，競求墨妙，苦於酬應」。（同上頁十六）。蔣健書稱：「先生東南耆碩，爲天下宗工，抱練素持重幣叩門者無虛日」。（同上頁十八）贈貽尺牘中類此之語比比皆是，無暇備舉矣。

（三）石谷對宗教疏隔，或與禪乘有關。吳漁山有禪友，但康熙十四年後，卽不復見。漁山有至興福寺之迹，陳垣吳漁山晉錄二百年紀念文中以爲「此大可注意」者也。所謂注意者，蓋疑漁山在此年領洗入教，入教後遂與禪友絕迹往來也。換言之，與他宗教師過從密切，則必影響及其原有之宗教信仰也。方以類聚，同志爲朋，無足奇者。昔陳先生證西域詞人迺賢信道，亦循此法。（元西域人華化考上第三佛老篇）周樸園藏畫錄中有云：「己酉顧余於白下，時余已謝督糶，石谷寓續燈庵。」己酉爲康熙八年，時石谷年才三十七，不知已入教否？樸園繼曰：「石谷苦心於此中二十餘年」，則石谷苦心習畫，且在十七齡之前，何其早也？余故頗疑有誤。石谷又嘗居慧山頂上之鷲峯寺（見清暉閣贈貽尺牘何亮工書卷下頁十九。）蛛絲馬跡，不無可疑，惟不能遽斷其信奉罷也。

(四)石谷對宗教忽略，故立身不無可議。王時敏致石谷尺牘中有云：「邇聞牽染

世紛，思靈襟，漸汨塵濁。」(清暉閣贈貽尺牘卷上頁八)並勸其「竟可坦焉置之」。另一簡云：「吾兄高士名流，胸吞雲夢，流俗嘖嘖多口，卽宜一笑置之」，此敦勸之詞，故婉轉可聽，然石谷與人尤，不能遂爾掩飾，「流俗嘖嘖多口」，要非無因。

(五)石谷悔改之勇。王挾與石谷手札中稱：「聞當事敦趣，曾理北轅，未久遄返，

有識者嘆服卓見，迥非時流可及。」(同上卷下頁五)緣石谷蒙召入都，不受官爵，翩然南返，亦有足多者。石谷同里蔣伊雖曾以物利誘其久居長安，卒不爲動。讀王原祁致石谷書：「長安貴遊，景慕高風者有年，先生曾不一顧，尤見高人一等。」(同上卷下頁九)可證也。而黃之驂寄石谷簡中所云：「前聞兄翁入都，知戶外之履滿矣；乃不旋踵束裝歸來，固知高人雅致，勝於尋常萬萬也。」(同上卷下頁十九)亦深致欽佩之意。其友張雲章聞訊之下，尤爲敬嘆曰：「在都時每見先生欲歸，較之政地乞身者倍難，不意勇決乃爾。」(同上頁二十二)張榕端後此稱公有「年高德邵」之語，(同上頁八)。顧圖河總括石谷生平曰：「高世絕俗之品，邁衆超神之畫，非常榮寵之遇。」(同上頁十五)但此等語殊不多觀耳！

(附一)清暉贈言卷六，有顧景範所作「喜石谷先生南歸重至崑山」詩，原刻六首，茲錄其半數。

燕齊迂怪說遊仙，車馬征塵去未旋；試向勞勞亭上望，黃金臺畔幾經年。
王喬飛鳥入長安，莫道皇都羅網寬；千里征途哭知己，燕山六月布袍寒。

乍拂征塵使告歸，黃金白壁意全違；蓬門月掛三更後，彷彿書聲繞碧幃。

右詩亦爲石谷入都寒心，並以石谷出京爲可欽也。

按故宮博物院藏石谷所作秋山草堂夏山關山合圖，有南田惲格題詞曰：「偶過徐氏水亭，見此幀，乃爲金沙潘君所得，既怪且好甚。不對聲音，口微不發，豈西廬南田之珍賞尚不及口口哉。米顛據舷而呼，信是可入韵事，真足效慕也！但知石谷他日見西廬南田，何以解嘲？」金沙潘氏爲彼時鹽商，石谷重其利而售之，南田西廬（王昉）反不可得，石谷之爲人，於此益可見也。

又按張庚國朝畫徵錄載一……正叔懷石谷詩有云：墨花飛處起靈烟，逸興縱橫飛紺綰，自有雄談傾四座，諸侯席上說南田。」惲格歐香館集卷十一畫跋曰：「石谷山人筆墨，價重一時，海內趨之，如水赴壑；凡好事家，懸幣購勿得……亦俱見其酬應之繁也。」

（附二）清朝書畫譜吳漁山致王石谷尺牘曰：「憶在蘇堂相見，計有二十餘年。人生幾何？遠闊如是！仰惟先生之名與智，傑出於衆，但百年一着，爲之備否？若得今忘後，得地失天，非智也。爲君計之，朝斯夕斯，省察從稚至老，纖毫無異，蓋告解時口心吐露而願改。解後補贖得當，虔領耶穌聖體，兼領聖寵，以增神力，卽有升天之劑，此乃第一要務也。幸勿爲絮瑣！託筆代面，諸不宜。清暉先生有道半我。同學弟吳騰頓首。」自信中「從稚至老」一語觀之，知石谷必自幼領洗，或其父祖卽已奉教。惟石谷自幼卽未守教會告解領聖體等規誡，亦可由此窺知也。

十七八世紀來華西人對我國經籍之研究

(一) 導言

中古時代歐洲之覓地熱及世界新地之發現，至十六世紀已達於最高峯，東西交通之開拓亦在彼時完成；惟第一期東渡之西人，類為有冒險精神之商人及旅客，彼輩遠行目的，重在黃金世界之獲得，故在文化上極鮮貢獻可言；迨傳教士繼踵而至，其主旨既在勸人信道人教，故必須深入內地，不能以通商口岸為限，又必須以言詞動人，不能專恃舌人，如能著書立說，則收效尤宏。況知已知彼，不特在軍事上為然，傳教為一種攻心之戰路，尤非了解當地之文化不可，故西人之研究我國文化，實始於明末之天主教傳教士。明末以前，天主教傳教士非無來我國者，如元代任北京總主教之孟德高維諾 *Matteo Corvino*，且收幼童，授以希臘拉丁文，又將聖經之一部份譯為方言，（或云係漢文，或云係蒙古文）此輩幼童且已能咏唱教會歌辭，西洋文化之傳入，可謂已開其端，惟繼起無人，而元室既屋，歐亞陸上交連路線，遂復告閉塞。海上航路，亦以明太祖不許片板入海，以致帆影絕跡。近代考古之士，以元末明初基督教存我國之遺物，近年亦時有發現，故不敢遽謂其絕跡，然亦僅供後人抱殘守闕，作研究資料而已；近代中西文化溝通之正式開始，實在於十七八世紀。

文化之含義至廣，精粗高下，視討論之對象與範圍而定，育籙、印刷、造紙、火藥諸術之西被，於文化之影響，非不鉅大。然此皆形而下者，我民之文化中心，厥為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所憑藉及賴以傳於後世者，則在經籍，故惟有對我國經籍作相當程度之探討者，始可謂對我國文化有研究，亦惟有以傳授或翻譯介紹我國經籍於其他國家民族者，始得謂為溝通中國文化；且準此原，言之，凡未認識我國經籍之國家民族，亦可謂與我國文化尚未發生關係，易言之，即我國文化尙未影響於其國家民族。至於影響之順逆鉅細，則為另一問題。

西人之研究我國經籍，雖始於十六世紀，但研究而稍有眉目，則在十七世紀初，翻譯粗具規模，則更遲至十七世紀末，在歐洲發生影響，則尤為十八世紀之盛事。故我國文化之西被，要以十七十八兩世紀為重要關鍵，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者，決不能忽略此一時期。

近人研討中西問題者，頗不在少。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外人之治學方法，亦有足為吾人之借鏡者，歷史尤為顛撲不破之事實，願讀者三致意焉。

（一）初期來華之教士引經籍以闡道

近人多以義大利教士利瑪竇為明末天主教教士東渡之祖，實則早於利氏者不知有若干人，即有著述遺於後世者，利氏亦不得獨先。羅明堅（*Roberto de' Nobili*）之聖教實錄，刊印於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正利氏入中國後一年也。惟羅氏之書為純教理之作，於我國之儒家思想，不獨不能

引證比較，且無一言提及。及利瑪竇於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在南昌梓行天學實義，（後更名天主實義），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在北平，三十三年（一六〇五）在杭州，俱有重印本，其他再版者尚有多處，不暇縷述。其書爲利氏與我國文人學士辨難析疑之作，一時風行全國，影響於明末士大夫心理者至鉅。讀其書者，即可知利氏於我國儒學寢饋甚深，而行文亦大致尙稱暢達，其書實爲利氏手筆，蓋當初版時，教中先賢徐光啓李之藻輩俱尙未領洗入教，未必肯爲潤色其書也。（按光啓入教在萬曆三十一年，之藻入教在三十八年。）

其書又不僅影響中國學者而已，萬曆三十二年（一六〇四）且譯爲日文，時爲日本慶長九年，除在日本國內刊印兩次外，范禮安 *Venigiani* 又爲重印於澳門，蓋其時澳門亦多日僑。就吾人所知，則崇禎三年（一六三〇）越南亦有重刻本，此後更有高麗譯本及法譯本。此第一部中西思想混合之鉅著，流傳遠東。及於西歐，其影響之大也可知。明清兩代，無論排斥天主教者，信奉天主教者，多知有其書。試舉其一二端以窺利氏對我國經籍研究之造詣。

天主實義上卷第二篇曰：

西士曰：雖然天地爲尊之說，未易解也。夫至尊無兩，惟一焉耳，曰天曰地。是二之也。……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註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竊意仲尼明一之不可以爲二，何獨省文乎？周頌曰：「兢兢武王，無兢兢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又曰：「於皇來年，將受厥明，明昭上

帝。」商頌云：「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雅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謂，蒼天者抱八方，何能出於一乎？禮云：「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又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湯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金縢。」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則不以蒼天爲上帝可知。歷觀古書，而知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

右寥寥二三百字，而徵引之文，包《中庸》及《詩書易禮》，利氏不謂不博矣！
又下卷第六篇：

西士曰：聖人之教在經傳，其勸善必以賞，其沮惡必以懲矣。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皇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益稷謨曰：「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皇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盤庚曰：「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佚罰。」又曰：「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子茲新邑。」秦誓武王曰：「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又曰：「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康誥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多士曰：「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

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多方又曰：「爾乃惟逸惟頽，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厥，我則致天之罰，離迷爾土。」此二帝三代之語，皆言賞罰，固皆併利害言之。「（據明燕貽堂刻本）」

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利氏胸中，蓋於經籍爛熟，故能左右逢源，俯拾即是。原書上卷第二篇利氏自云：「余嘗博覽儒書，往往憾嫉二氏，夷狄排之，謂斥異端，而不見揭一鉅理以非之，我以彼爲非，彼亦以我爲非，紛紛爲訟，兩不相信，千五百餘年不能合一，使互相執理以論辯，則不言而是非審，三家歸一耳。」觀利書引證之廣，則所云「博覽羣書」，實非誇大之辭。

以上所引，雖祇三節，嘗一辯可以知全鼎之味，讀者如欲作更深之研究，則原書在今日，亦頗易得，不復贅焉。

天主實義而外，利氏著述之論及我國經籍者，有崎人十篇（萬曆三十六年北平初版，次年南京南昌重印）。原書卷下第八章記乙巳年（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與龐大參論「善惡之報在身之後」，記龔氏之言，以我國經書與天主教經典作比較之研究；其言雖出於龔氏之口，然利氏記之，且下文有答詞，亦可窺知其對我國經書了解之程度。其言曰：

大參曰：「竊聽精論，卽心思吾中國經書與貴邦經典，相應相證，信真聖人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其致一耳。但貴邦經典全存，故天堂地獄之說，至爲詳備；吾儒書曾

遇秦火焉，子知之乎？故此燼餘，大多殘缺，而後世之報應俱不明不諳焉。因而使儒者疑信半，混之有無之間也。然有能據今經典，推明其說，亦足與大教互相發也。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云：「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又云：「乘文王之德，對越在天。」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一經載是語，以示身後上升天堂，以弘德享弘報。而世反疑無天堂，豈周公爲矯誣上天及祖宗，且以疑誤後世乎？」

又下卷第九章「妄詢未來，自速身凶」曰：

……郭生曰：「卜未來，喜其吉，不懼其凶，不亦可乎？是故古人屢卜，而無所傷焉。」余曰：「卜不卜，在我，懼不懼，已不由我矣。聞死候至而不懼，聖人難之，凡人能乎？故不若不卜矣。夫古之卜，非今之卜也。古之卜筮，以決疑耳，今者惟僥倖是求耳。善惡之分易審，二善之中，指孰更善，難也。於是決之以卜筮。卜筮者，以訊二善之孰更善者已。故春秋惠伯曰：「易不得以占險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汝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古之卜，最後也。今之問星命，最先也。大誥曰：「予曷其極卜，敢弗於從率寧人有茲疆土，矧今卜并吉。」可見周公不以卜爲重也。」

利氏而後，義人艾儒略 A. L. C. M. S. J.，亦爲西教士研究我國經籍之頗有成就者。艾氏著述達三十餘種，其三山論學記，乃在福建與葉文忠公向高談道之書，詞長不錄，茲僅就其口錄日抄卷

之二崇禎四年九月初八日，答戴文學質耶穌降生受難之疑曰：

予讀中邦史書，見成湯之禱于桑林也，剪髮斷爪，身嬰白茅，以爲犧牲。夫以皇皇天子，而匍匐以代犧牲，旁觀者誠作何狀？而湯竟忘其九五之尊者，其憫念斯民者摯也。今天主尊矣，監觀下民，非不甚赫，乃盡斂其有赫之威，而受難救贖者，爲古今萬民也。爲予也，亦正爲君也。

右所引見今本尙書，艾氏於經籍蓋研究有素也。

利艾而外，明末清初西教士之通經籍者，不可屈指計，亂中書不可得，教會書尤不易求，故徵引爲難。而康熙四十五年（一七〇六）白晉 *Bouvet* 著「古今敬大鑑」，則專以中國經籍證天主教之教理，引證之文既繁，採用之經籍尤無所不包；後赫查璧 *Herzog* 及馬若瑟 *Mauro* 二教士，且爲譯入拉丁文，惜其書現無通行本，其書又名天學本義。見陳垣編「教士譯著教理書目」。

乾隆間，孫璋 *P. de la Charne* 著性理真詮三卷，又續卷一冊，因卷帙過繁，故又特爲提綱四卷。其書設爲後儒與先儒問答之體，作者以先儒自况，蓋自謂能得古儒之真者。徵引經籍，廣博過於利瑪竇艾儒略諸人，而尤注意於中國經籍之存亡問題，故曰：

「孔子沒，而古教失傳，處士橫議，雖以孟子之賢，正人心，息邪說，以言拒之，尙難挽回，况其他乎？鄭樵云：一昔者七十二子在孔門，問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况復傳

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歐陽修云：「聖人沒，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爲數家，不勝其異說也；孔子沒，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人人異學，肆其怪奇，後之學者，不能卓然誅絕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表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起。」孝經正義序曰：「夫子沒而微言絕」。韓愈與孟尚書書曰：「及秦滅漢興，古書皆殘缺，十亡二三。」（卷三第十二篇）

此下又引「請開獻書之路表」所云宋代前中國古書所遭之四厄。其引中國經籍之文，如曰：

「中國有詩書易禮記春秋五經，天主教亦有經書……中國經書但云「洪水滔天，壞山襄陵，」一不云洪水之降，畢竟爲何？且不書其年月，降於何時？……中國經書，但云「乾三連，坤六段，天地之定體。」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而肇造天地，舉言爲誰，亦未見發明。……中國書但云：「至日閉關，天子當率羣公百僚，郊祀上主於圜邱。」並未詳言郊祀之實義。……中國春秋一書，勸善懲惡之書也，以褒貶寓賞罰，彰善而瘴惡，法良而意美，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但言生前善惡之暫報，未聞死後賞罰之分明。……」

孫氏於我國經籍之解釋，雖未必盡能爲吾儒所心許，然其對於經籍會下一番工夫研究，則決爲不可否認之事實。

(三) 中國經籍之西譯

西士來我國，攻讀經籍。雖亦可視為我國經籍西傳之前奏曲，但影響不大，經籍之西漸，必有賴於翻譯。

利瑪竇深通我國經書，前已言之，據費賴之目錄 *Pisier* 著「入華耶穌會士列傳」(此爲馮承鈞節譯本之譯名，本文仍引用原著)則利氏曾將四書譯爲拉丁文，寄回本國。時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恰當十六世紀末。天啓七年(一六二六)比人金尼閣 *Trigault* 亦譯五經爲拉丁文，並在杭州刊印，是爲我國經籍最早之西文譯本。此外則推殷鐸澤 *Innocentius* 與郭納爵 *Jo. da Costa* 二人合譯之拉丁文「大學」，名曰「中國之智慧」 *Sapientia Sinica* 按原意當譯爲「中國之智識經」，蓋舊約有「智識經」一卷 *Liber sapientiae* 漢譯本耶穌教新舊約全書不載)二公蓋以我國之「大學」擬之也。其書以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刻於建昌。大學譯成後，殷氏乃更譯中庸，稱爲「中國之政治道德學」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以康熙六年八年(一六六七，一六六九)分別刻於廣州及印度臥亞 *Oa*。論語之最早譯本，亦出殷郭二人之手，俱拉丁文。蓋教士精於拉丁文，而其時拉丁文在歐洲亦正如光日中天，盛極一時。拉丁爲西歐文化之源，拉丁文法組織縝密，優美異常，以拉丁文譯我國經籍，不特可以顯其古雅，且拉丁文自經教會採用後，宗教道德之特有名詞，亦至爲完備，遂譯時，絕不致有感困難。且拉丁文在

當時，雖不能謂爲家喻戶曉，要爲普通學人所共稔，以之譯我國經籍，流行亦易，如彼時德國大哲學家萊勃尼茲 Leibniz 及其高足華而弗 Wolf 以及其他大科學家之著述，無不以拉丁文出之。

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比教士柏應理 Couplet 回歐，柏氏爲清初名畫家墨井道人吳漁山先生（後晉司鐸）之天學師，與江南士大夫多相周旋，於我國學術思想，亦頗窺其崖略。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在巴黎發刊其「中國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中文標題曰「西文四書解」，惟孟子未譯，故稱以「西文四書」，實不甚妥。亦名「漢學拉譯」Scientia Sinesis Latine Expōsita。其書分爲四大部份：（一）爲柏應理上法王路易十四書，（二）論原書之歷史及要旨，並導言。導言內除說明何者爲中國之經籍，及略舉其重要註疏書籍外，譯者且雜述佛老與中國儒家之區別，並附及周易六十四卦，與六十四卦之意義（三）爲孔子傳，似出殷鐸澤之手；（四）爲大學、中庸、論語之譯文，卽出上述郭納爵與殷鐸澤二人之手，三書皆附譯註疏。

康熙初年又有一沒沒無聞之奧國教士白乃心 Grueber 者，曾於康熙初爲教會探覓歐亞之陸上交通路線，自陝西經新疆、西藏、尼泊爾、印度、波斯、土耳其而至羅馬，旣而，欲自北歐遵陸再來中國，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病逝於匈牙利。實爲中西交通史上一不可忽略之人物，乃竟鮮知者，惜哉！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出版氏著義大利文中國雜記 Notizie Varie

dell' imperio della Cina，書末亦附有孔子傳及中庸譯文。

衛方濟 *Noti* 比人也，曾以拉丁文譯四書及孝經與幼學，其書逐字翻譯，即書名亦不例外，如大學譯爲「成年人之學」，中庸則譯爲「不變之中道」等，原文不錄。其書以康熙五十年（一七一）由巴拉加 *Parigi* 大學圖書館印行。至一七八三——一七八六年（乾隆四十八年至五十一年）由 *P. Muguet* 譯爲法文，法譯本之首有文論中國政治哲學及倫理哲學之原始與性質及其效果，但在此法譯本未出前，杜赫德 *Du Halde* 已在其中國通志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內摘要介紹，並爲作一分析。

⑤ 衛氏又以拉丁文著「中國哲學」*Philosophia Sinica*，亦與上書同時同地刊印，蓋爲氏研究中國經籍之心得，宋君榮 *Gauthier* 且謂氏曾翻譯道德經，並已寄至法國，但不可考。

白晉著有拉丁文「易經大意」*Idea generalis Doctrinae Libri I-king* 其書僅存稿本，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法文編目一七二三九）又有討論詩經一書，藏同上。

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十一月四日，白晉自北平致函德國大哲學家萊勃尼茲，討論中國哲學及中國禮俗，易經亦爲書中之主要參考材料，原存巴黎國家圖書館法文一七二四〇號。

今梵蒂岡圖書館，尚有關於西士研究易經之華文稿本十四種，曰：易考、易稿、易引原稿、易經一、易學外篇、總論布列類洛書等方圖法、據古經考天象不均齊、天象不均齊考古經籍解、大易原義內篇、易端、釋先天未變、易經總說稿、易考、（書名重出）太極略說。原藏

該館華文部四三九等號，民國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桂林掃蕩報文史地週刊第十七期，吾友閻宗臨有「白晉與傅聖澤之學易」一文，發表二人奉康熙帝諭令研究易經之文獻十種，最爲有趣，節錄其一二如下：

臣傅聖澤在江西叩聆聖旨，命臣進京，相助臣白晉同草易經稿。臣自愧淺陋，感激無盡，因前病甚弱，不能陸路起程，撫院欽旨卽備船隻，諸方供應，如陸路速行，於六月二十三日抵京，臣心卽欲趨赴行宮，恭請皇上萬安，奈受暑氣，不得如願，惟仰賴皇上洪福，望不日臣軀復舊，同臣白晉竭盡微力，草易經稿數篇，候聖駕回京，恭呈御覽。按此爲康熙四十九年事，康熙如此熱心提倡，外人抱疾進京研究易經，真我國經學史上盛事也。傅聖澤西名 Fouquet 同年七月初五日：

「上問白晉所釋易經如何了？」

初六日

「奉旨問白晉所學易經如何了？」

而當時管理在京西洋人之王道化，亦以此相勸，道化有致傅聖澤書曰：

「接來字，始知先生患頭病，本欲親來奉候，因公務所羈，不能如願，徒懷悵歉耳。先生不遠九萬里而來，原欲發明素學，以彰教義，今幸上問及所學，則獻策有門，先生當將素蘊之祕旨，竭力以獻，方不負素所欲也。今若以小恙爲隔，豈不虛所抱負乎？弟相勸先

生尙稱病愈時，即赴暢春園，以備顧問，方不虛其所學也。……」

聖澤復書云：

「捧讀華翰，知老爺情意殊深，自不禁感謝之交至也！……謹以未呈覽之書帶去，倘有總進此書之日，祈與弟一信，弟扶病至暢春園伺候可也。」

以上爲康熙五十二年四月間事，傅聖澤以多病之軀，而以上命不可違，卒完成其一部份工作，亦不易得也。至五十五年閏五月（原作閏三月誤）康熙又有諭曰：

「……白晉他作的易經，作亦可，不作亦可，他若要作，着他自己作，不必用一個別人，亦不必忙，俟他完全時，再奏聞。欽此！」

據以上史料所得，則康熙命白晉學易，前後凡六年之久，且猶未竣事也。

宋君榮書經譯本後，附有劉應 *Visdion* 之易經概說，*Pauthier* 所編之「東方聖經」*Livres Sacrés de l'orient* 亦曾採入，書首有雍正六年（一七二八）自印度本地治里 *Pondichery* 上傳信部各紅衣主教書，對此書之內容，略述其概，最爲扼要。

劉氏又嘗以拉丁文譯禮記之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等，又所譯拉丁文書經，四卷六冊，現藏梵蒂岡圖書館。 *Letres de l'orient* 第三冊，一〇四頁以下記「康熙帝長子，亦精於中國文學，並與劉應相善。一日以書經授劉應，並命誦讀。劉應即取而讀之，並爲解釋其義，毫不費力。太子奇甚，連曰「火懂」，凡二三次，並贈以題詞，書於絹上云云。」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法教士巴多明 Parrenin 以六經註釋，寄與其本國學者特梅朗（譯音）de Mairan 註釋皆附於木版中文原本中。

康熙末年，教中文風已呈衰頹之象，其時馬若瑟節譯書經詩經，載杜赫德著中國通志第二冊二九八頁及三〇八頁。此外，氏又著有書經以前之時代及中國神話 *Recherches sur les Antiquités à ceux dont parle le Chouking et sur la Mythologie Chinoise*，爲吉尼氏 Guignes 發表於宋君榮所譯書經之前者。巴黎國家圖書館法文部一二二〇九號又藏有氏所著「中國經學研究導言略論」 *essai d'introduction préliminaire à l'intelligence des King* 鈔本，凡九十八頁。原書分爲三編，上編論中國經籍名稱之解釋與其種數，經籍之起源及其撰著人，經學之大意。中編則舉例證明經籍中有一部份學說爲後人所增入；下編則謂近儒已不知經籍之真諦，且陷於重大之錯誤。惟鈔本僅存上編。據法人高迪安（譯音）Cordier 所著西譯漢文書目（一三六五—六頁）其書或爲傅聖澤所作。

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陽曆十月二十五日，馬若瑟自建昌府致函歐洲，討論儒教 *Jouissance* 問題，原函現仍藏於巴黎國家圖書館。亦爲西人研究孔學之一重要文獻。

雷孝思 *Reis* 以參加測繪康熙輿圖，即所謂皇朝一統輿地全圖或曰皇朝輿地總圖而著名者。氏於該圖參加工作獨多，凡蒙古、東北、河北、山東、河南、江南、浙江、福建、台灣、湖南、貴州、雲南，皆親履其地，稍治中國地理學史者，無不知之，而於氏對中國古籍之研究，

則罕有知之者，氏有拉丁文譯易經，至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始由莫耳 Mohl 在 Stuttgart 印行第一冊，又五年乃續出第二冊，名曰「中國最古之書易經」I-King, antiquissimus Sinarum Liber，原文之翻譯，馮秉正 P. de Mailla 協助最多，註解則採湯尚質 Tartre 所譯者。其書分三卷：第一卷以十一章討論易經之作者，易經之價值及其內容，伏羲所創之卦，與五經之價值。第二卷則為易經原文及註疏之翻譯。第三卷為易經之批評。此外則巴黎國家圖書館法文部編目一七二四〇號，尚有雷氏之拉丁文「易經註疏第一卷評論」Dissertationes et notae criticae in primam partem commentarii I-King，又據宋君榮致伊斯耳（譯音）M. de l'Isle 書，知雷氏尚有法文「經籍概說」Notice sur les King 原稿為杜赫德所得，杜氏中國通志內論「經」一章，即取材於該稿本者。

傅聖澤除奉康熙命助自晉研究易經外。又有一道德經評註，為拉丁文及法文合譯稿本。又詩經法譯，並附有註釋，亦為鈔本，凡四冊。

赫齊覽以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來華，據馬若瑟所記，赫氏亦曾從事翻譯詩經，且已完成大部分也。

湯尚賢則曾為易經艱深難解處，特作註解。

康熙以降，來華教士，漸以法人為多，法王路易十四世尤希望締合康熙及俄帝大彼得之力，促成東西文化之溝通，其志願不可謂不宏，故對於教士在學術上之貢獻，獎勵協助，不遺餘力。

餘力，而此後我國經籍之譯事，亦幾爲法人所獨攬，如宋君榮之書經，則於宋氏歿後十二年（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刊於巴黎，主其事者爲法國當時之漢學家吉尼。然其底稿實於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卽寄往歐洲，次年，又寄回一副稿，吉尼對宋氏此譯本，備極稱譽，謂書經文字爲中國典籍中之最難解者，而宋氏用字之恰當，及中國色彩之濃厚，俱極難得，推爲宋氏譯著中之最佳者。其書卷首有宋氏自序，述書經之歷史，並附伏生及孔安國之新舊文；此外對於書經中之天文，堯典中關於星辰之解釋，及書經中之日蝕，亦有討論。

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八月十日宋氏致函歐洲友人奧德爾耶（譯音）*Des Tancraves*曰：余在此間（按指北平），曾見有易經譯本，而其中最主要之一部份猶未寄往歐洲，卽孔子對文王（耶穌前一二三一——一二三五）及其子周公旦（耶穌前一一〇八年卒）原文之註釋是也。……如尙無人翻譯，則余願從事於此。余不知劉應是否已譯書經。若干年前，此間教士中有譯禮記者（按爲孫璋），惟欲求該譯本有裨於讀者，尙須嚴加校改。余曾面告譯者，渠亦尙未計及以譯本寄出也云云。

宋氏又嘗研究經籍之訓詁問題，且批評其同僚白普馬若瑟二人之見解，惜其書現亦僅有稿本。

孫璋爲後期來華耶穌會神父之最精漢學者，所譯拉丁文詩經，附有註解。歐洲學者范尙人 *Callery* 稱其譯筆令人生厭，而皮奧脫（譯音）*Riot*，雷傑（譯音）*Legge* 諸氏，則

又盛加稱許。皮奧脫謂其以一人之力，以拉丁文詳爲注疏。又稱其人極博學，精滿漢文。生平所遺僅有是編。原書始草於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似未完成云云。氏又譯有禮記，則稿成未印。

言乾隆時中國宮廷之西化者，無不知圓明園，無不舉圓明園之西洋建築，而蔣友仁 *Benoist* 之作噴水池，尤爲人所豔稱，然蔣氏譯書經，譯孟子，則孰知之？蔣氏譯拉丁文書經，審慎異常，宋君榮見其初譯底稿，卽大爲驚奇，乃鼓勵其全譯。譯稿曾寄莫斯科維亞公爵拉蘇莫斯科（譯音）*Rasumski* 晁俊秀 *Fourgeois* 嘗云：其書雖未刊印，已爲衆所推許，其瞭解漢文之深，與譯筆之忠實，遠出以前各譯本之上。（迪報一九二九年四月〇三頁有文論及此譯本）蔣氏又嘗譯孟子，卒以多病之身，益以雜務羈累，遂不能竟其業。

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教士韓伯英 *Cibot* 致書勃洛幾奧（譯音）*Brotier* 盛稱蔣氏與中國士大夫辯論「大小經籍」*les Grands et les petits King*。

乾隆時尚有一博通我國典籍，以西文著述繁富見稱者，是卽錢德明 *Miot* 也。錢氏精滿漢文，譯有盛京賦研究我國古樂及石鼓文等，並爲西人最早研究我國苗族及兵學者，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在北平著有一華民古遠考 *L'Antiquité des Chinois prouvée par les Monuments*，舉易經詩經書經春秋及史記爲證。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又在北平刊印孔子傳 *Vie de Confucius*，爲錢氏著作中之最佳者。其書除參考各種史籍外，並及論語、史記、家語諸書，嘗

自謂爲「孔子傳記家之傳記家」。惟白云著書目的僅在搜集材料，不加考證云。此外，又有「孔門弟子傳略」Abregé de la vie des principaux disciples de K'ong-tse，亦以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或次年刊於北平。其書列舉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仲子等五人，亦爲研究我國經籍所不可不知者。

韓國英譯有大學中庸。所著「記中國人之孝道」Mémoire sur la piété filiale des Chinois 凡三百頁，稱孝爲中國風俗政治之基礎；其書將中國古今關於孝道之學說彙爲一編；並節譯禮記孝經，而大清律例有關孝道之法律，亦酌爲參譯；其他如皇帝應有之孝道，及社會表示孝道之習俗，無不採用；又凡古今孝子故事，及勸孝之詩文格言俗語，亦俱爲列入。雖非純粹研究我國經籍之書，但其中之重要部份固採自經書也。韓氏爲十九世紀前西人研究我國經籍來華最後一人，然以用力於考察我國生物爲多，故世亦罕知之者。

（四）論評

十七八世紀來華西人之研究我國經籍，略如上述。謂爲完全成功，則孰敢言？謂有相當成績，則孰敢否認？推論其所以有此相成成績之原因，以殿是文，要爲不可少者。

一曰由於傳教心之熱也。教士研究我國經籍，其宗旨在以經籍證教理。而初之教士，以吾道尙孤，故闡教之心較切，研究我國文化亦較用功。

二曰由於國人對經籍之注意也。經學在清初頗為發達，經學考據，尤為一時風尚所趨；或謂乾嘉考證之風，係受西洋科學輸入之影響，但反言之，西人之研究我國經籍，或亦受我國考證風氣之影響也。近代西士研究經籍者之逐漸稀少，亦與我國讀經人數成正比例也。

三曰由於漢文之精也。經籍為我國最古最深之書，非於漢文有根柢者，不足以語研讀；利瑪竇正式入內地前，在澳門讀漢文凡二十年，李日華紫桃軒雜綴曰：「大西國在中國西，世廟末年，國人利瑪竇航海入廣東，居廣二十餘年，盡通中國語言文字」。其他西士入中國後，亦皆須專攻漢文至少數年，多則十餘年不等，故能閱讀經籍，不感困難。

四曰由於學侶之多也。獨學無友，學必無成；明末清初之西士，所交我國學友至多，奉教者如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孫元化、瞿式耜、王徵、金聲、韓霖、歐陽憲萬、朱宗元等；未奉教者如葉向高、張燾、鄒元標、曹于汴、崔景榮、馮應京、張問達、馮琦、韓爌、黃宗羲、黃景昉、張瑞圖、何喬遠、李贄、李日華、方以智、金之俊、魏裔介、龔鼎孳、陳維崧、冒辟疆、阮大鍼等；反對者如鄒維璉、虞淳熙、沈灌、黃貞、應搗謙、全祖望、趙翼、萬斯同等。以上諸人，雖品德不無可議者，但辨難論道之際，必使西人獲益不少，而有裨於彼等對中國典籍之探索也。

五曰由於反對者之攻擊也。孟子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教亦如是，教會受外來攻擊愈烈，往往其道愈弘。明清之際，西士對經籍之研究，亦半出於反對天主

教者之賜也。鄒元標勸利瑪竇讀易，詳下，虞淳熙與利書，則勸其於經史之外更讀佛藏，曰：「第六經子史，既足取徵，彼三藏十二部者，其意每與先生合轍，不一寫目，語便相襲。」（見辯學遺牘）

六曰由於中國士大夫之歡迎也。人皆有自尊心，外人研究中國經籍，中國人自當引為同志。黃景昉，天啓二年進士，其所作三山論學記序，曰：「以余所交如思及艾先生（按思及為艾儒略之字）恭愨廉退，尤儼然大儒風格，是則可重也。嗟乎！以彼大儒風格，特見重譯桑葚之久，八萬里之遙，而吾輩安坐飽食，目不窺井外，乃視焉議其區區得失，是則可愧也！」艾儒略通經籍，景昉卒以「大儒一尊之，亦可謂至矣。葉向高有贈西國諸子（指西教士）詩曰：「天地信無垠，小智安足擬；爰有西方人，來自八萬里；言慕中華風，深契吾儒理，著書多格言，結交皆賢士；淑誼良不矜，熙攘乃所鄙；聖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軌；拘儒徒管窺，遠觀自一視；我亦與之遊，冷然得深旨。」此詩載帝京景物略，曰「深契吾儒理」者，即以見西士之通儒書也。五雜俎作者謝肇淛亦稱利瑪竇曰：「其人通文理，儒雅與中國無別。……余甚喜其說為近於儒，而勸世較為親切。……」不通儒書，決不能稱儒雅。張爾岐蒿庵閒話，稱利瑪竇「儼館延師讀儒書，未一二年，四子五經皆通大義。」支允堅異林稱其「日夜觀經史」。鄒元標則更勸利氏學易，其願學集有答西國利瑪竇書云：「得接郭仰老（按指西士郭仰鳳Carano）已喜出望外，又得門下手教，真不啻之海島而見異人也。……門下取易經讀之，乾即日統天，

啟邦人未始不知天，不知門下以爲然否？」中國之儒勸西士讀經，稱西士通經，西士得此鼓勵，對讀經自益加功力也。

七日由於帝王提倡之力也。康熙約請白晉與傅聖澤讀易，已如上述，於易如是，於其他經籍。雖史料闕失，無可引證，想不爲康熙所忽也；而法王路易十四世亦有倡導之功，詳另篇。

八日由於教士生活之恬靜也。一夫才須學也，學須靜也。一此武侯誠子書中語，亦治學者所當引。爲訓者。彼時航程艱險，教士攜來本國書不多，更不如今日之有西文報章雜誌，可資瀏覽，閱讀中國書，亦環境所逼成。而教士子然一身，物外高人，禮禱談道之餘，時間至爲裕如，教堂尤幽僻深靜，最宜於披閱典籍，尙友古人。

九日由於教內對中國儀禮問題而興起之長期辯論也。利瑪竇卒後，在中國之教士，對祭孔祀祖及以上帝稱天主諸問題，卽分贊成與反對兩派；兩派人士各在經籍中覓根據，亦促成西士研究興趣之一大原因也。

十日由於教士以中國爲第二祖國也。凡來華教士，多不作歸計，卒於斯，葬於斯，故留居我國皆極久；凡學必須持之以恆，非叱咤所能辦；本文引述之西人，僅屬舉例，限於篇幅，不能太多太長，然卽此二十人觀之，已可推知其他，爲列一簡表如後。（以來華先後爲序）

姓名	國籍	入中國年	在中國年數	卒年	卒地
利瑪竇	義	萬曆十一年	二八年	萬曆三八年	北平

孫璋	宋君榮	湯尙賢	赫蒼璧	傅聖澤	雷孝思	馬若瑟	巴多明	劉應	白晉	衛方濟	殷鐸澤	白乃心	和應理	郭納爵	金尼閣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比	義	奧	比	葡	比
雍正六年	康熙六一年	同上	康熙四〇年	康熙三八年	同上	同上	康熙三七年	同上	同上	康熙二六年	同上	同上	順治一六年	崇禎七年	萬曆三八年
四〇年	三八年	二四年	四六年	二三年	四一年	三八年	四四年	三三年	四四年	二二年	三七年	三年	二三年	三三年	一九年
乾隆三二年	乾隆二四年	雍正二年	乾隆一一年	乾隆五年?	乾隆三年	雍正一三年	乾隆六年	乾隆二年	雍正八年	雍正七年	康熙三五年	康熙一九年	康熙三一年	康熙五年	崇禎元年
北平	北平	北平	澳門	羅馬?	北平	澳門?	北平	印度	北平	法國	杭州	匈牙利	臥亞附近海中	廣州	杭州

蔣友仁	法	乾隆九年	三一年	乾隆三九年	北平
錢德明	法	乾隆一五年	四四年	乾隆五八年	北平
韓國英	法	乾隆二四年	二二年	乾隆四五年	北平

上舉十七八世紀來華西士研究我國經籍者二十人，漏列者尙多；二十人中在我國四十年，三十年及二十年以上者各六人，十年以上者與不足十年者各一人；卒於外國者僅五人，是四分之一皆歿於我國也。嗚呼，可以風矣！

十一 來華天主教教士傳習生物學事蹟述概

右題乃兩年半以前，應友人生命而誤，以慶祝民國三十一年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成立二十週年紀念者。生物學包含彌廣，舉凡動植生埋衛生醫藥皆屬焉。而教士所研習，東漸西被，又兼一爲之，事跡浩繁，夫豈憑亂離中旅篋僅有之讀書札記串綴成篇所能盡述？闕脫蕪陋，固自知其不足以壽生物研究所也。

一、動植物

至正二年（一三四二）教皇使節馬黎諾里 *Marignoli* 之來報聘元帝也，曾獻駿馬，神俊超逸，號稱天馬，一時爲頌爲贊爲賦爲歌者，琳瑯滿目，佳話流傳，實一代盛事！是爲教士攜帶外國動物來華之始舉。顧在科學上實無甚功績可言。元季教士中，復有義大利人和德理 *Ortolanus a Pordenone*，以延祐元年（一三一四）東來，天曆元年（一三二八）西返，著有遊記，所述如浙江衢州一帶之黑白獸，金華江上之捕魚鳥，杭州西湖靈隱呼猿洞之猿，至饒興趣。明末，多明我會，方濟各會，奧斯定會，耶穌會之會士，紛至沓來，所進方物，如教會經典，及音樂美術機器等，皆當時所創見，而動植物不與焉。至清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葡萄牙使臣本篤 *Bento Pereira* 謀入內地貿易，得教士比人南懷仁 *P. Verdieist* 之力，始進貢非洲獅子，

教士利類思 P. Buzio 義大利人，爲撰獅子說一卷。以同年刊於北京。次年，利氏復應康熙之命，著進呈鷹說，述西人蓄鷹法。按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第十二卷鷹部有「鷹論」署「臣利類思著」，當爲同一書也。余以其爲傳入我國之第一部西洋動物學書，故爲轉錄其內容如下：

論鷹

養鷹飲食

佳鷹形象

教習生鷹

性情

教習鷹認識司習者之聲音

教習勇敢

性情

教習認識棲木

神鷹

教習攫鷗

性情

教習鷹飛向上

入兒發覺鷹

教習鷹攪水鴨

性情

教習鷹逐雀不前棲於樹者

山鷹

教習鷹喜息於樹木

山鷹形象

教習肥懶之鷹

性情

鷹遠飛叫回

墮子鷹

遠方之鷹

性情

論鷹致病之由

治鷹生蟲之病

治鷹發熱之病

治鷹獨另有本蟲之病

治鷹頭上筋縮之病

治鷹脾胃雜病

治鷹頭毒之病

治鷹肝之病

治鷹傷風眼淚及鼻之病

治鷹腳爪之病

治鷹頭暈之病

治鷹流火之病

治鷹眼瞶替之病

治鷹大小腿骨錯之病

治鷹口之病

治鷹大小腿已破之病

治鷹氣哮之病

治鷹受傷之病

治鷹吐食之病

治鷹生虱之病

鷓鴣

保存鷓鴣

佳鷓鴣形象

除鷓鴣弊病

鷓鴣子性情

治鷓鴣之病

教鷓鴣子擲鳥

試鷓鴣子有病與否

鷓鴣子飲食

觀以上目錄，可見其書內容之詳備；惟觀其詞句之生硬，似爲譯自西書者。原書又介紹西洋飼料多種，如：亞樂尼，（原書譯爲蘆蒼）路達種子，（原書註曰：此草利眼目而克邪慾，其圖形載在西國本草）格里多尼亞草根（原書附註：即燕子草，即中國殺精草），而鳥名亦有譯音者，如：啞爾德亞（原註高飛嘴長而利之鳥），百勒基諾（原註譯言外方），鴉基辣（原註卽羽王），入兒發覺（原註譯言逐鳥。）

其介紹域外動植物者則有義人艾備略 P. A. Negri 所作職方外紀，書成於天啓三年（一六一三），杭州楊廷筠爲之潤色。其海族一章，所記有把勃亞、薄黑波、仁魚、劍魚、刺瓦而多、乙荷滿、落斯馬、飛魚、白角兒、海馬、海人，皆詭怪異乎尋常，清人談海外奇聞者，多喜抄襲。如澳門紀略下卷澳蕃籍記海馬，其牙堅白瑩淨，文理細如絲髮，可爲念珠等物云云，與職方外紀完全雷同，惟於堅白下略一而字耳。

明末清初教士之於動物學，無特殊事蹟可尋。惟波蘭教士卜彌格 P. Boym 著拉丁文中華植物 Flora Sinensis 一書，以一六五六年，出版於維也納。是年，卜氏得教皇復永曆太后等復書，甫復東行，竟不得日觀其流傳。然氏於匡扶明帝室，流離播遷之際，而能首創教士研究中國植物之風，卓然有所述造，要爲不朽之業。卜氏之書，乃呈獻匈牙利王雷阿波爾依納爵 Leopold un Ignatius 者，書僅七十五頁，記中國名花約二十種，珍奇動物如十，附圖二十三幅，鑄工陋劣，幸漢字名稱極易辨認也。又所著波蘭文 Briesve Relation，述晚明中國天主教

狀況，書後記卜氏未刊稿中有拉丁文 *Fructus et Arborea* 「菓與樹」一種，所記皆以中國及東印度爲限，亦有附圖。（*P. ster. Notices biog. et bibliog. T. I. p. 275*）。

前乎卜氏著述之行世一年者，有衛匡國 *P. Martini* 在海牙刊印中國新圖 *Nouveau Atlas Sinensis*，亦述及各省之草木，而介紹人參尤詳。至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李明 *P. Le Comte* 作中國新回憶錄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a Chine*，有關於中國植茶及北京與川陝晉諸省種烟法之記載。

巴多明 *P. Partelin*，十八世紀，巴黎學士院駐中國之通訊員也，精滿文，歷任教廷及葡萄牙，斯科維亞使節之譯員，爲第二期來華耶穌會士之翹楚，發現 *Cordyceps Sinensis*（華名不詳）。雍正元年（一七二三）西曆五月一日致書法國學士院，於論述中國若干特種部族後，並列舉在華覓得之植物。

十八世紀巴黎科學院亦有通訊員駐華，是爲湯執中 *P. d'Incarville*。湯氏曾任教加拿大，來華後事跡不詳。氏爲著名植物學家 *B. de Jussieu* 之門生。又爲聖彼得堡科學院及倫敦皇家學院効勞，所得新種，不可勝計。最著者如日本之 *Sopra*（華名不詳），中國之棗樹、長刺、*Févier*（華名不詳）、*Cédré Parard*（華名不詳）、柏樹、靛青樹、*Lyciet*（華名不詳）、*Thuya*（華名不詳）等。氏卒於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卒前三年，乾隆帝欲擴大御園，以其曾進呈菜蔬花卉種籽，遂得入宮。既終，帝並賜銀治喪。所著 *Herbier*（植物誌），至一八八二

年始由 M. Franchet 加以研究，而為發表於法國植物學會雜誌二十九集。氏又為西人中最先研究中國柞蠶者，著 *Le cycle des vers à soie*，附五彩圖二十三幀。湯執中文嘗以所著中國遊記 *Voyage en Chine* 又動植物圖板四十零丁方寄 A. Rieu de Justin。圖板似皆藏於法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現已不可復得。一八八一年上海出版 *Breschneider* 博士所著早期西洋人對中國花卉之研究 *Early European Researches into the Flora of China*，謂湯執中曾於乾隆八年（一七四三）以 *Cedrela Sinensis*、紅椿木（*ex*）*Xanthoxylum Avicennae*、花椒（*ex*）*Syringa villosa*、*Dicentra* 即 *Fuvaria spectabilis* 諸標本寄於其師 *Benard de Jussieu*。並以：當一八七八年余稽留聖彼得堡時，忽發見湯執中司錄所著法文北京植物及其他自然科學史遺物索引，*Catalogue alphabétique des plantes de Péking et d'autres objets d'histoire naturelle*，以一八一二年發表於莫斯科自然科學會紀念刊。據文內附註，知原稿尚存於莫斯科外交部檔案處，為國務卿 *Molinowski* 所贈送者。文內中國土名已刪去，而代以科學名。共收北京附近植物二百六十種。蓋當時北京莫斯科間，每三年必有隊商往返，而是項標本即託此等隊商，於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運俄者也。湯氏復曾以 *Aylanthus* (*ex*) *glauca* *villosa*（華名不詳）寄其師，蓋為當時歐洲人所不識者；又以 *Siao-lan* 小藍，亦名大葉冬藍 *Indigofera tinctoria*，寄 *Machault* 及 *Toussaint* 二君，並詳述種植法及採取靛青與染布諸術。此外並有某種植物發現於北京近郊者，即以湯氏之名名之曰 *Incarvillea Sinensis*。法國金石美文學院院刊十五集，有湯氏所著中國漆考，

凡十六頁，皆有極鮮艷之附圖，而所擇中國之美術工藝及園藝 *Les arts, métiers et cultures de la Chine* 一書，亦於一八一四年，在巴黎刊行。巴黎 *Jussieu* 氏科學圖書館尚藏有湯氏中國七十二種植物圖，色彩至今猶新。（見圖書館目錄四〇一〇）蓋爲湯氏寄往法國 *Antoine* 及 *B. de Jussieu* 者。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氏以今日習見之 *Reine-Marguerite*，寄往法國，初植於皇室御園，僅開極簡單之白色花，次年卽有若干紅花，至一七四四年（原誤作一七三四年），則得紫羅蘭色，一七七〇年（原誤作一七五〇年）已變爲複瓣花，而顏色亦大繁矣。（以上節譯 *Pfister, T. I., P. 797-798*）

教士韓伯英 *P. Cibot* 亦十八世紀在華耶穌會之大學家，所記中國之野蠶、香榛、木棉、草棉、竹、荷、玉蘭、秋海棠、茉莉、荸薺（或菱，因法文對菱與荸薺並無區別）、牡丹、橡、栗、葇荳草、靈芝、香菌、白菜、哈密乾葡萄、杏、艾、*Mou-chou-kou-tse*（木樹菓子）*Chou-keou*（？）*Arsee tsao*（？）皂莢等，以上皆見法文北京教士回憶錄。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韓氏以植物標本附漢名目錄寄法國，今猶存自然歷史博物院。氏亦爲聖彼得堡學士院通訊員，又嘗以皇帝躬耕禮事入奏，見教士回憶錄三冊四九九——〇五頁。巴黎聖日內維物學院圖書室，並存有氏所著園圃之研究抄本，乃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寄聖彼得堡斯塔林 *Stehlin* 先生者。

清初名畫家吳歷，字漁山，後晉司錄，所著三餘集，有西萊詩一首，註曰：「傳自大西

種」。蓋西洋蔬品，已有於其時傳入中土者。

在華耶穌會士努力於學術研究時，歐洲之同會士，亦代盡介紹之責。其撰以專書者，有大著述焉。

(一) 杜赫德之中國叢記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全名甚長) 所記關於動植物者：第二冊有人參、荔枝、棉花、梧桐、茯苓、茶、竹、大黃、胡椒、地衣、捕魚鳥及育蠶圖。第三冊記人參、茶、駱駝、海馬、石蠶、麝香、冬蟲夏草、雲貴川三省之山薯、大黃、當歸、白蠟蟲、五倍子、烏桕樹等。

(二) 中國事務輯錄 *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第二冊述中國野蠶、棉花、竹、論中國花房、草、若干小樹及皇帝躬耕禮等。第八冊中國園圃之研究，原著人俱見前文。第十一冊則有韓國英之記述。第十三冊銜錄韓國英父函所記中國之家蜂、燕、蟬。Grosier 氏所刊小本，第一冊，四六三頁稱最早移植歐洲之橘樹，當時尚存於里斯本 S. Laurent 公爵府邸中，亦植物學史上之佳話也。

(三) 耶穌會士通訊集，亦譯坊表書札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乾嘉年間，中國教中文風大衰，故教士研究所得，轉以之販諸歐西；其在教外，亦無如方密之（以智）之「借遠西爲鄰子，申禹周之矩矱」（見物理小識總論，自述爲學綱領）者，亦可慨已！

以上所舉，皆耶穌會士之成績，但自一七七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教皇下詔解散耶穌會，才八月五日諭達北京，又次年十一月十五日始在北堂公布，耶穌會士或返歐，或出會，會中爲宗教爲學術努力之燦爛歷史，至此，乃戛然中止，至可惜也！繼耶穌會而來華者，有遣使會，亦曰味增爵會，或稱拉雜卑斯得派 Lazarists。傳教區域爲冀蘇浙贛豫湖廣等省，川藏滇黔及兩廣，則劃隸巴黎外方傳教會。兩會學術之功不著，惟勸植物之搜求，頗可一述。

譚衛道神父 Armand David，一八二六年生，一九〇〇年卒，去今蓋猶不遠，爲法政府所遣考察專員，由巴黎博物院請遣使會會長准神父專事科學研究，法國教育部則資助其研究費。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來華，是年九月，卽出長城考察。次年，至京西各山，三年（一八六四）十一月至熱河，入滿洲；七年（一八六八）遊歷江蘇。十一年（一八七二）爲第三次旅行，歷晉、陝、鄂、贛、浙等省。神父研究地質、軟體動物學、飛禽學及哺乳動物學。時英人 Swinhoe 在我國沿海及海南台灣二島考察（一八五八至一八七三），俄人 Przibitski 則在我國西部進行研究，譚神父乃擇其目標爲我國內地及中部陝甘閩川等省，其新發現者有 *Melospiza cinerea*, *Buloceros taxicolor*, *Nemorhedus Edwardii* (虎類) 及 *Elaphurus Davidianus*, (四不相)。氏所得植物凡三千一百種，其存巴黎博物院之一千五百七十種，內有新種二百四十七，計在蒙古獲得者八十四種，西藏搜得者一百六十三種。所得 *Milium*，原植於南海子清故宮，八國聯軍之役，爲德軍所毀；幸移殖於歐洲者尙繁榮於 *Museum of Bedford* 公爵花園中。

集多至二萬種，大抵皆得自滇東者，而有三千爲中國新種。賴神父至雲南前，曾傳教廣東，故所寄植物標本，亦有廣東者，前後歷時二十年，皆由 M. Franchet 爲之鑑定。（見 *Plantes Delavayanæ*）後由曹主教 Mgr. Excoffier 及宰神父 Duffau 繼續其工作，所得雲南之植物，已頗完備。貴州教士之於植物研究，尤爲獨步全國。三十年七月，貴陽世光雜誌創刊，余爲撰黔省教史逸話一文，第六節即係遙譯 Lannay 氏著法文貴州天主教史第三冊附錄五十，述該省教士寄往法國之植物標本。文曰：

貴州之多數教士，尤以博神父 Rodinier，馬神父 Cavalerie，恆神父 Chaffajon，方神父 Esquirol，勞神父 Laborde-Débat 沈神父 Martin Lyon，施恩主教 Seguin Francis 等，均曾將大批貴州省之花卉標本寄往法國。此類標本俱經法國或他國學者，加以研究，區別種類，而教皇庇護十世 Pius X 之首席主教 Hector Leveillé 之功爲最。茲將記述各標本之性質或分類之文字，介紹如下：

（一）國際植物地理學院雜誌：

1. 「中國之紫羅蘭。」H. de Boissieu 著。（一四九、一五〇、一五二號。）
2. 「博神父鳳尾草」。D. H. Christ 著。（十一年第三集，一五二、一五四號）。
3. 「馬神父鳳尾草」。撰人同上。（十三年第三集，一七三號）。

4. 「中國與日本之莎草」。O. B. Clarke 分類，H. Léveillé 主教刊行。（十五年第三集，一九七、一九八號）。同集並有馬神父所撰「貴州花卉經眼錄」。

5. 「馬神父鳳尾草」。D. H. Christ 著。（十五年第三集，二〇五、二〇六號）。

6. 「中國傘形花科」。H. de Boissieu 著。（同上，二〇二、二〇四號）。

7. 「方神父鳳尾草」。D. H. Christ 著。（同上，二〇五、二〇六號）。

8. 「中國鳳尾草」。撰人同上。（十六年二一二號）。

（二）法國植物學會雜誌：

1. 「中國、朝鮮、日本之新種」。Léveillé 主教著。（五十一卷，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2. 類與撰人均同上。（同卷，同年七月八日）。

3. 「貴州花種之分佈」。撰人同上。（同卷，同年八月）。

4. 「遠東幾種新蕁菜科」。撰人同上。（五十二卷，一四一頁。）

5. 「中日新種」。撰人同上。（同卷第四集一九〇六年）。

6. 「中國椴木科」。撰人同上。（同卷同集同年）

(三) 植物地理學院刊行：

1. 「貴州植物列鈔」。Léveillé 主教 Vanier 合著（據博神父標本）。
2. 「中國蘇葦屬」。撰人同前。（據同上）。
3. 「博神父元參科」。撰人同前。（據同上）。

(四) Sarthe 學院農學社雜誌：

1. 「中國杜鵑花（山躑躅）」。Léveillé 主教著。（三十九卷）。
2. 又（六十一卷三十九頁。）

(五) Poissieu 標本雜誌：

1. 「中國新種」。撰人同上。（第二集第六冊，一九〇六年六期）。
2. 又（同集同冊同年九期）。
3. 「柳葉菜屬的再檢討」。撰人同上。（第二集，一九〇七年）。

(六) 植物世界：

1. 「我怎樣在北京山中覓獲青花葱」。博神父著。（第三年第二十五期）。
2. 又（第三年第二册第三十一期）。

(七) 科學促進會法國分會刊行：

「中國之 Gêneracées」。Léveillé 主教著。（一九〇五年，四二二頁）。

(八) 國立 Chertoung 自然科學及數學會紀念刊：

1. 「中國植物之兩大系」。撰人同上。(三十五卷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
2. 又「中國花一束」。俱同上。

(九) 羅馬教廷科學院紀念刊(義文)：

1. 「中國之百合科、水仙科、鳶尾科與門冬科」。撰人同上。(二十四卷)。
2. 「中國百合科、水仙科、鳶尾科及門冬科研究之新貢獻」。撰人同上。(同卷)。

(十) Sonderdruck aus Fiedle...

1. 「中國新種」。撰人同上。(一九〇六年一一三至一一五頁)。
2. 「中日新種」。撰人同上。(同年二〇至二二頁)。
3. 「中日新無花果」。撰人同上。(一九〇七年六五至六七頁)。
4. 「中國新種」。撰人同上。(同年三四九至三五二頁)。

(十一) 巴塞龍納皇家學術院紀念刊：

「中國無花果樹」。撰人同上。(六卷十二期，一九〇七年四月第九頁)。

咸豐三年至十年(一八五三——一八六〇)，任貴州代理主教董文獻氏 P. Henry，亦雅好採集花草，得千餘種。

以上雲貴川藏粵桂之教士，皆巴黎外方傳教會者，蒙古與山西之教士，則隸聖母聖心會，惟譚神父爲遣使會，遣使會於生物學之貢獻，亦祇譚氏一人而已；即光緒十四年冬，與老北堂一併移交清室之博物館，無甚可觀者，蓋精華多已流入歐洲，不復爲我有矣！

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耶穌會復興已二十餘年，乃再來中國。會士之研究植物名者有韓伯祿 P. Herste，韓司鐸爲震旦博物院之創辦人，故院之西名卽冠以司鐸之名。院始創於同治七年（一八六七）。韓神父後，中經 P. Hélot、P. d'Argy 及 P. Coutois 之慘淡經營，迄現在負責之鄭璧爾神父 P. Pige，孜孜兀兀，終始不懈，所歷艱辛，不知凡幾。歷任神父，有分別研究者，如鹿類標本，達三千六百七十五種；但如對於蚌類研究，則爲集體創作，除共同發現七百餘種外，韓神父單獨發現者，卽有五百七十二種，而關於中國自然歷史之著述，亦以韓氏爲最富。氏關於淡水軟體動物之研究最深，現該院仍繼韓神父之志，從事海洋軟體動物之研究，已出有該項研究之刊物四種。八一三滬戰前，院中所儲標本，已有鳥類三千四百二十五件，動物六千三百七十五件，植物五萬一千六百件，昆蟲二十萬件，蚌類一千三百件，其他二十萬件。龜類及動物骨骼各二三千件，則以尙無專攻者，故至今未加整理。民國二十七年，該院發現世界新蟲類三十三種，中國新蟲類二十二種。惟該院專門研究者爲膜翅蟲類，故世界有關於此類之新發現品，皆送院中鑑定也。

天津北疆博物院，西名黃河白河博物院，亦近代中國耶穌會士之新事業，乃兼具地質學、

古生物學、動物學、植物學及人種學性質者。民國三年，桑志仁司鐸 P. Licent 所創，歷年在院工作之司鐸，亦各有創獲。如桑氏之於昆蟲及植物，德日進 P. Teilhard de Chardin 之於地質，王司鐸 P. Roi 之於植物，湯司鐸 P. Trassacq 之於古生物學，P. Leroy 之於動物學，皆深造有得者。二十九年，博物院研究部已遷至北平，成立生物地質研究所。分史前古生物地質系、生物動物系、植物系，即由德日進、P. Leroy 及王司鐸分司其任云。

三、衛生醫藥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謂：「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餒者來而誅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所謂療病，是否西藥？所用者是否西藥？不得而知之。顧杜環經行記，有「大秦人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之語，則赫斯脫里派傳授西醫西藥，亦屬可信。降至元代，也里可溫盛行，教徒馬薛里吉思，其外祖撒必，爲太醫，曾愈太子也可那延病。其家世精造舍里八法；舍里八者，以葡萄酒香橙等，和水調蜜煎成，且有專人司其職，名舍里八赤，馬薛里吉思並得金牌專司其職，至元九年（一二七二）借賽典赤至雲南，十二年（一二七五）至閩浙，皆爲造舍里八。見至順鎮江志大興國寺記。舍里八一作舍兒別、舍里別、砂哩別，或曰醫藥名也。元史語解釋爲「智慧」。自其外祖爲太醫及元史所稱精其法觀之，舍里八之爲醫藥，當非臆說。陶宗儀輟耕錄卷九載也里可溫人廣惠司卿苗只兒於

元統癸酉年（一二三三）愈長公主駙馬奇疾。楊瑀山居新話卷一亦記此事，稱駙馬「偶墜馬，扶起則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胸，諸醫束手，惟可卿曰：「我識此證，因以剪刀剪之。」元史卷十二世祖紀謂：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俱藍國也里可溫主兀伯兒撒（原作撒，據卷二百十馬八兒等國傳改正）里馬，遣使奉表，進七寶項牌一，藥物二瓶。又亦黑迷失傳亦稱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八羅李國國師以名藥來獻。陳援庵先生也里可溫考謂藥物二瓶及名藥，即聖油之屬，容不盡然。

晚明海運大開，教士來華者絡繹不絕，要皆以澳門為傳舍。隆慶三年（一五六九）主教 D. Belchior Carneiro 始立醫院，名 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始為近世西洋醫學人中國之始。（J. C. Thomson: Chinese Recorder, Vol. XIX）五口通商前，澳門之西醫事業，獨步全國。澳門紀略（下卷澳蕃篇）：「在澳蕃醫有安哆呢，以外科擅名久。」又曰：「藥露有蘇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皆以瓶計；永片油，以瓢計。」又曰：「別為醫人廟於澳之東，醫者數人。凡醫人鰥寡殘廢，有疾不能治療者，許就廟醫。……有發瘋寺，內居瘋蕃，外衛以兵，月有廩。」按教會醫院，瘋人院等例有小教堂，故記略誤稱寺廟。

明季教士之撰書介紹西醫西藥者，有：艾儒略西方要紀（醫學條），熊三拔泰西水結冰法，書末附錄，對於西洋醫學上所用之藥露，亦作介紹。關於蒸溜及製造藥爐等品，皆有圖說。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九十月之間，徐光啓家書中述及「龐先生教我西國用藥法，俱

不用渣滓，採取諸藥鮮者，如作薔薇露法收取露，服之神效。此法甚有理，所服者皆藥之精英，能透入臟腑肌骨間也。」

然明季耶穌會士中精生理學者惟鄧玉函 (P. Ferruz)。鄧爲物理學家，亦精哲學與數學；在歐洲頗負盛名。各國君王名卿極優遇之。年三十五，竟入耶穌會。入中國後，著 *Triflorum* 二冊，極有價值。帝京景物略謂「玉函嘗中國草根，測知葉形花色，莖實香味，將遍嘗而露取之，以驗成書，未成也。」又著人身說概二冊，爲西洋解剖學入中國之始。然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四書人身圖說後，乃謂「中國人自有藏府經絡，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國藏府不全之人，得此等一百，於西洋教何益？」彼時國人知識之淺，與輸入科學之困難，不難想見矣。

熊三拔著藥露說，一卷，約在萬曆四十六年 (一六一八)，爲西藥製造術最初傳入中國之說。民國二十四年向達發現，乃一抄本，附鄧玉函著泰西人身說概後。關於蒸溜及製造藥爐等器，均有圖說。末有名醫吳金壽引其師張友樵之案語。

鄧氏後有卜彌格，以我國醫術醫藥介紹於西方人士。氏本波蘭王 *Sięsmond* 之首席御醫，醫學乃其素習。著醫學入門 *Clavis Helvetica*。書分六大部份，譯有王叔和之脈經，及我國視舌苔及氣色診病之法。順治十五年 (一六五八) 柏應理 P. Couplet 攜其書西返，經巴達維亞，荷蘭公司城耶穌會，削撰人姓氏，改其名曰 *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 「中藥示例」，僞爲

Cleyer de Cassel 所著，時爲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後有重印者。彌格奉永歷太后命，出使教廷，曾以波蘭文撰 *Brieve Relation*，敘中國教會情形。出版者某人於書後附識曰：彌格未刊稿，尙有 *Medicus Sincensis* 「中國醫家」一種，不知其是否尙留人世間也。

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利類思與南懷仁、安文思 P. Magalhães 合撰「西方要紀」，亦述及歐洲製藥方法。

西洋藥學入中國後，不特教中人如徐光啓等澄知之，至清初則教外人亦漸有所聞。尤侗外國傳歐羅巴章云：「葡萄大如桃李，別有阿利穢孟桃果，皆中國所無，玫瑰花最貴，取莖爲露，可當香藥。」香藥者今日花露水，非藥也，而製法則與熊三拔藥露說同。

巴多明曾以人身血脈循環剖解及 Dienis 氏新發明 *L'anatomie de l'homme suivant la circulation du sang, et les nouvelles découvertes par Dienis* 一書譯入滿文。書原爲白晉 P. Bouvet 所譯。已成八卷，並經康熙帝御覽，未付印，巴氏乃續成第九卷；因宮中事務繁劇，費時五年，始告厥成。北平 Dr. Dudgeon 博士藏有抄本，附圖雕刻極精；北平俄國大使館亦藏有一冊云。（Pfister, T-I, p.513）

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帝偶染瘧疾，西士洪若（翰），P. de Fontancy 劉應 P. Vis delon 等，以印度攜來之金鷄納治之，愈，乃大受褒賞。（見正教奉褒及燕京開教略中篇）

羅德先修士 Fr. Rhodes，都羅斯人。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入中國，先居廈門，旋

奉召入京。精外科，尤善配藥，並諳脈理。帝嘗以不治之症驗之，無不立愈。廷臣俱驚服。嘗自製藥品，求者甚衆。曾爲康熙帝治疾二次，一爲心悸症，一爲上唇生瘤。帝嘗作十次旅行，皆歷時六月以上，修士均隨侍左右。帝頗感激，乃賜耶穌會士金錠，值二十萬佛郎云。（Pfister, p. 555—557）閻宗臨著從西方典籍所見康熙與耶穌會之關係（桂林捕蕩報文史地週刊第四期）曰：「允祜廢立後，康熙沈入一深痛中，心臟弱，跳的很快，臥病幾死。」羅德先進藥痊癒，遂榮任內庭御醫。「實同一史料也。又閻君著一嘉樂來朝補誌」（載同上第八期）「皇上問嘉樂許多話，賞克食，皇上望西洋內科烏爾達話玩話。「你治了多少人，想是爾治死的人，比我殺的人還多了。」皇上下大笑甚歡。」時羅德先已謝世，烏爾達亦不知是否卽羅懷忠或安泰（見下）也。

羅懷忠修士 Fr. De Cassin。入會前，從名師習製藥及手術。入中國後（康熙五十五年）爲同會士及教內外人治疾，歷三十年。地方人士暨大小官員均仰其高藝，深表敬重。又立施診所一處，義務醫療。氏雖不時奉召入宮，但尤樂與貧者親；病者或艱於行，則躬往顧之。卒於乾隆十二年（一七四〇）。（Pfister, p. 639—640）

安泰修士 Fr. Rousset。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九）入中國。康熙帝最後數次巡行，皆以安修士相從。修士精醫，諳然可親，清晨與午後，往往戶限爲穿。時教禁頗嚴，教友借求醫爲名，入堂誦禱。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染毒瘡逝世。（Pfister p. 622）

羅啓明修士 *Fr. de Mattos*，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二）來中國。以治病傳道，染肺結核而去世。時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Pfister, p. 868*）

巴新修士 *Fr. Basin*，曾至波斯，任 *Thomas Koulikan* 王之首席醫官，後又至印度。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入中國，至廣州，粵督不准逗留，惟京中教士已得訊。會乾隆帝第五子病，徵教士以西法診治。西士乃以巴新進於帝，帝遣捷足往召，則巴已赴毛里斯 *Maurice* 島度歲。時各方俱以巴氏爲念。有函印度及歐洲訪問者，粵督亦遣舟至毛里斯島相迎。次年，乘原舟而返，始知奉召入廷，十月十八日與汪達洪司鐸 *P. Vachlavov* 晉京，在宮內供職，居七載而逝。（*Pfister, p. 962—964*）

韓國英司鐸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入中國，亦嘗與俄國教士及貧苦民衆以不少醫療上之便利。（陳邦賢中國醫學史第三篇第二章）

馮秉正法文中國全史十一册五三四頁記：「某日，帝（乾隆）幸郎世寧修士 *Fr. Castiglioni* 畫館，謂郎曰：沙如玉神父 *P. Ortier* 病篤，朕已遣御醫往視，西洋人中亦有良醫否。郎答曰：有也，惟道遠難致耳，京中僅有外科醫生二，其術頗精。」謂道遠難致者，或即指巴新也；而擅外科之二會士，則必可於上述三羅及安泰等四人中求之也。

遣使會入華後，國人邱安遜字雲亭，入其會，晉司鐸。邱廣東人，咸豐間謫在京畿傳教，復赴保定，藉行醫而潛行傳教。蓋雍正禁教後，教士行醫已久啓人疑，於是向之以西醫西藥傳

之中土者，遂一變而為研究中醫中藥。

杜赫德中國叢記第三冊，卷首即為中醫診脈圖，同冊且有中國醫術一文，並譯脈訣、本草綱目、本草第一卷、神農本草、名醫必錄、梁陶宏景本草、醫藥彙錄諸書，並介紹阿膠（山東東阿縣井水煎成之黑驢皮膠，）五倍子之用途、小五倍子為主之藥品（紫色珍針，帝親臨監製，並允京中西教士觀覽）、烏柏樹根之性質及其效力、烏柏樹之性質及其效力、中國治痢藥、長生術。

中國事物輯錄第四冊（一七七九年出版）述天花及洗冤錄所載刑獄檢驗法，並道士之工夫（譯者作 *Conjuring*，指道教之行氣胎息，附圖二十幅，鏤刻甚精）。第六冊記男子宮刑。謂太監所受閹割，無甚危險，百人中死者或僅一人，且此一人亦必有其他原因，據云：此項手術，施之於人，較其他動物為易，蓋有法可以治療也。宮中惟侍奉后妃者行之，全國不逾六千人。第十一冊有韓國英所著黃貝母、黃芩、硃砂（靈砂）等；第三冊有韓氏所寄關於鹿血一函。

教士在純教理書內，亦往往於無意中對歐西生物學作片段之介紹。袁枚非教中人也，然有口腹之好，反對殺生，嘗答汪大紳曰：「且子但知動物之有生，而不知植物之亦有生乎？」又曰：「子但知禽獸身上之赤者為血，而不知草木身上之白者亦為血乎？」此實受利瑪竇天主實義之影響也。天主實義曰：「西士曰：謂草木為無血乎？是僅知紅色者為血，而不知白者綠者

之末始非血也。一袁枚生常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至嘉慶二年（一七九七），正天主教被禁最厲之際，天主實義已不易多見，而竟因阿其所好，樂於引述，亦趣談也。

三十年前，教士在各地開設之診所藥局，爲數頗有可觀，影響於我國近年醫學衛生事業之進步者甚鉅。近蒙古 P. Rutca 司鐸發明專治該地特種傷寒症菌苗，則尤爲教士對生物學之一大貢獻。

民國三十一出版李石曾先生六十歲紀念論文集，有劉慎謬先生所撰「雲南植物地理」一文，述及西教士在滇之採集工作，有可以補充本文之材料如下：

（一）賴神父 J. M. Delavay 自一八六三年即開始搜集雲南西部之植物，專心致志，死而後已。（一八九五年葬於昆明附近之白龍潭。）其寄往巴黎博物院定名之標本，中有二千五百種，爲在中國已往所未見，一千八百種爲學術界之新種。賴神父搜集之材料，散見於 Bull. Soc. Bot. XXXI, 1884; XXXII, 1885; XXXIII, 1886; XXXIV 1887; Bull. Menp. Soc. Linnéens; 1886, 1888, 1891; Jour. de Bot 1887, 1888, 1889, 1892, 1895, 1896, 1897; Revue Horticole 1883, 1890, 1891; Bull. Philom. 1888, 1893, 1894; Bull. Muséum Hist. Nat. 1895, 1896; Bull. Soc. Bot. France 1896; Plantae Delavayanae 1889.

（二）菲副主教 Ducloux 自認其在昆明修道院院長任內，曾出銀一兩，獎勵學生，高攀懸崖上之蕨類植物一枝。其收穫恐多自我國學生之手。

十二 明末清初旅華西人與士大夫之晉接

明末清初來華西人，對我國語文及學術，研讀甚精，故能與士大夫周旋往來，或餽送方物，或互通魚雁，或題贈詩詞，甚盛事也。茲就讀書所及，彙而記之。因小可以見大，儻亦談中西文化交流史者所樂知也。（本文西洋人原名，以附註一次爲限。）

一 方物之餽贈

（1）西洋紙

金壇王肯堂鬱岡齋筆塵第四冊記曰：「余見西域歐羅巴國人利瑪竇（Ricci），出示彼中書籍，其紙白色如繭，緜而堅好，兩面皆字，不相映奪，贈余十番，受墨不滲，着水不濡，甚異之。」

（2）西洋布

冒辟疆著影梅庵憶語曰：「壬午（按爲崇禎十五年公元一六四二）清和晦日，姬（董小宛）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令梁寄余西洋夏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鮮翹，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今梁義大利教士畢方濟（Sambiasi）字也。時傳教南京、淮安、揚州、蘇州等地，事

福王、唐王、桂王，相知頗深，嘗出使澳門，借礮借兵，唐王並贈以詩。吾嘗謂方濟爲初來教士中第一奇人，雖利瑪竇湯若望(Schall)亦有所不及，觀其與冒辟疆之關係可知也。小宛西洋布衫事，張公亮撰冒姬董小宛傳亦述及曰：「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鮮艷，與辟疆觀流渡於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擁之，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征也。」小宛受西洋布之賜如此，豈方濟始料所及？

(3) 西洋酒

康熙七年戊申彭孫貽撰客舍偶聞，有一條記甬東范吏部潞公在湯若望處飲葡萄酒事，錄出如下：

「湯若望……取西洋蒲桃酒相酌，啓一匣錦囊，又一匣出玻璃瓶，高可半尺，大於碗，取小玉杯二，瑩白無瑕，工巧無匹。謂吏部范公曰：聞公大量，可半杯。若望斟少許相對，吏部以爲少。若望笑曰：此不可遽飲，以舌徐濡之。潞公如言，纔一沾舌，毛骨森然若鷲，非香非味，沁入五臟，融暢不可言喻，數盃酒盡，茫茫若睡鄉，生平所未經。若望亦如寐，良久各醒。僕從分飲半杯，仆不能起。若望命取粥各舉一椀，身柔緩，須扶乃登車。僕從皆踉蹌欲側歸。」

(4) 西洋畫

利瑪竇以西洋畫四幅贈程大約，大約刻入程氏墨苑，此世人習知者。而劉侗于奕正撰帝京

物略，張庚國朝畫錄，姜紹聞無聲詩史，顧起元客座贅語，趙翼濟曝雜記，汪啓淑水曹清暇錄，姚元之竹莊亭雜記，王士禎池北偶談，吳長元宸垣識略，袁棟書隱叢說，鄒一桂小山畫譜，徐崑洲齋偶筆等，亦無不提及西洋畫，蓋爲當時最習見與最易獲得之「洋物」，西士以之饋送國人者，其數甚多，茲從略。

(5) 倭扇

日人塚田大峯著隨意錄卷二：「倭語謂雙扇爲加波保利，是蝙蝠之倭名，蓋以其形似焉名也。異邦素無雙扇，而今有之，倣我方之製也。明馮時可蓬窗續錄云：聚頭扇卽摺疊扇，貫於東，永樂間盛行於國。東坡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只兩指，倭人所製，余至京，外國道人利瑪竇，贈余倭扇四柄云云。又明陸深隨筆同焉。然則明世初行疊扇也。」瑪竇未履日本，而以倭扇贈人，當係在澳門時得之於往來日本之西人也。

(6) 珊瑚筆架

澳門記略下卷澳蕃篇，附註有「釋今種謝西洋郭丈惠珊瑚筆架詩」：「何年沉鐵網，海底得枝枝。以此爲鈞好，偏於掛鏡宜。親勞如意擊，重向玉臺貽。才愧徐陵甚，難爲筆架時。分來烽火柏，持作筆牀先。小架宜斑管，長書得錦箋。歸憑纖手潤，使使大紅鮮。未有瓊瑤報，殷勤奏短簫。」今種雖託跡空門，而實士也。「西洋郭丈」，必教士無疑。當時澳門西人，教士以外，市僧兵丁而已，不能知詩，亦必不能與和尙往還。和尙與神父莫逆，亦難得史料也。

「歸憑纖手潤」，此纖手不知爲和尚何人之手，豈當時今種尚未出家耶？

(7) 龍尾硯

晚村文集卷六，友硯堂記：「八角硯，餘姚黃太冲名宗義所贈也。硯八角而不勻，角當四正，體狹長，兩旁角闕，頰又狹於下。背作屈角，三足，有銘，即用六朝回文舊語，而中刻耶穌三角丁圓文。其質則歙之龍尾也。太冲詩云：『硯龍尾從西士，傳之朗三（梅郎中）傳之我。燕臺瀕洞風塵中，留之文虎（陸符）亦姑且。十年流轉歸雪交，治亂存亡淚堪把。』未幾失去，又十一年而復得之，遂以見贈。」時康熙十七年（一六六〇），太冲得此硯在二十年前，則當在順治十年前後，所謂西士者，似爲湯若望矣。刻西洋字於龍尾硯，其風雅爲何如？區區一硯，一傳朗三，再傳太冲，三傳晚村，太冲且爲賦詩，美術傳教之力大矣。然苟非文房四寶之一，恐亦不至爲中國學者如此珍視，此又中國教士所當深長思也。

(8) 龍腹竹杖

龍尾硯外，湯若望又有龍腹竹。吳梅村集卷六，有通玄老人龍腹竹歌。「通玄教師」爲順治賜若望尊號，若望自稱通玄老人，住所曰通玄往境，康熙後改玄爲微。龍腹竹似未贈吳梅村，可惜也！否則，亦可爲中國文人逸事上添一史料，不讓龍尾硯專美矣。錄其歌如下：「通玄老人來何方？碧臚頰面拳毛蒼。手披地圖向我說，指點西極天微茫。視彼萬里若咫尺，使我不得戀他鄉。京師公卿誰舊識，與君異國同舟行。九州喪亂朋友盡，此道不絕留扶桑。床頭示我龍

腹竹，夜半風雨疑騰驤；尾燒鱗鯢飛不得，背皮側強膺微張。此中空洞少何有，得無領上驪珠藏。漢家使者通大夏，仍來邛蜀投篋蓄，更踰葱嶺訪異種，攜歸上苑棲鸞皇。我欲裁之作龍笛，水底老蛟吟不得。縱使長房投葛屐，此龍疆臥誰扶策；可是天教歲竹郎，八荒奇事誰能識？一從海上西南來，中原篠簜多良材；淇園已竭蒼生痛，會稽正採征夫哀。天留異質在無用，任將拋擲上塵埃。若有人兮在空谷，東索娟娟不盈匊，盡道腰肢瘦勝肥，此君無乃非其族。雪厭霜欺直幹難，輪困偃蹇忘榮辱。邴君豈出子魚卜，高人磊砢遭題目；玉筍新抽漸拂雲，摩挲自倚東牆曲，苦節長同處士飢，寬心好耐湘妃哭。吁嗟乎！峴崙以外流沙西，常年老子驅青犢，手中符杖插成林，殺青堪寫遺經讀。君不見猶龍道德五千字，要言無過寧爲腹，何可一日無此竹。」

(9) 日晷

明餘姚黃黎洲有湯若望所贈日晷，後爲全謝山所得。鮎埼亭詩集卷二有歌記其事。

明司天湯若望日晷歌（得之南雷黃氏）

「測天量日真古學，九章五曹遠可尋。姬公商高志成法，墜緒茫茫胡陸沈。自從鮮于洛下後，累朝聚訟成商參；春秋三十六日食，衛朴沈括謬扯摶。豈期禮失求之野，歐羅巴洲有遺音。明初嘗採三歷說，疏通早已開蹄浴。（謂中原、秦西、回紇三歷）吾聞五洲之說頗荒誕，芋區瓜疇界莫侵。亞細亞洲居第一，神州亦縣細弗任；淵原將無出隲衍，存而不論戒狂淫。何

物邪酥老教長，西行夸大傳天心。觀光厥有大里利，龐熊畢龍艾鄧俱同岑；九萬里餘來上國，星官角藝俯首空沈吟。泰西絕學乃驟貴，輸與直上靈臺罔不欽。就中大臣徐與李，心醉謂足空古今。司天大監湯國使（若望以通政使掌監事），日暮精妙浪差參。想當制器尙象時，不傳妙術寶南金。天子臨軒百僚集，敬授特勅夸思深。爲憶利生初戾止，一枝託跡擬微禽；香山旅舍聽夜雨，北平墓樹泣秋霖。如何所學頓昌大，不脛而走且駸駸。誰識周牌符經在，蛛絲馬綫待神鍼；汝陽之田本吾土，廣陵之散非亡琴。坐教君子竄大宗，重黎有知定弗歆。峨峨南甯子黃子，九流兼綜振百堵；古松流水筭數較，乃悟北鮮鮮南鯨。可惜唐邢諸先輩，扶中抑西力不禁。容圓測圓割圓歷歷在，底須三角八線矩度別自昇釜鬻；貫穿微言得緣起，有如皎日出層陰。吳王梅氏嗣之出，廓清之功良有壬。始知中原才不乏，燭火之光都歸我照臨。昨過南甯搜古物，片石瞥見委書林；依然二十八宿可捫拾，四游九道昭森森。大荒有此亦奇兒，摩挲說我堂之傑。」吳志伊、王寅旭、梅定九，皆與先生言歷相合。）

右歌除原註外，爲便利讀者起見，爲增註如後。

（一）「邪酥」卽耶穌，梨洲深惡天主教，故用此名。趙翼二十一史劄記亦用此名。

（二）「大里利」指利瑪竇也，曰「大里」者以利乃意大利人。

（三）「龐熊畢龍艾鄧」謂西教士龐迪我（Pantoja）、熊三拔（S. de Ursis）、畢方濟

艾儒略（Aleni）、龍華民（Longobardi）、鄧玉函（Tereza）也。

(四)「徐與李」謂徐光啓與李之藻也。

(五)「利生」指利瑪竇也。

(六)「唐邢」唐謂唐順之，邢謂邢雲路。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以河南僉事疏言欽天監監官推算有誤，閱二年禮部疏請以雲路主理曆事。惟其人天文知識，實甚膚淺，梅文鼎嘗痛譏之，見四庫提要第一〇六卷第九三頁。

二 簡牘之往還

(I) 虞淳熙與利瑪竇往來書札

辯學遺牘一卷，有「虞德園銓部與利西泰先生書一」及「利先生復虞銓部書一」。二書甚長，不能盡錄，本文側重西人之華化，摘錄利書如下：

「竇西陲鄙人，棄家學道，泛海八萬里，而觀光上國，於茲有年矣。承大君子不鄙，進而與言者，非一二數也。然竇於象緯之學，特是少時偶所涉獵，獻上方物，亦所辦成器，以當羔雉，其以技巧見獎借者，固非竇之深者也。……門下臆思，八萬里而來，交友請益，但求人與我同，豈願我與人異耶？渺空谷者，聞人足音，楚然而喜矣。遼豕自多其異，竇乃極願其同，則羣豕果白，亦楚而喜之日也。肆筆無隱，罪戾實深，仰冀鴻慈，曲賜矜宥。悚仄！悚仄！」

右兩原長一千八百十二字，措詞暢達，說理條順。萬曆野獲編稱其「初來卽寓香山澳，學華言課華書者凡二十年。」謝肇淛五雜俎謂「其人通文理，儒雅與中國無別。」皆記實也。故利氏之書，必爲其手筆，惟淳熙之友蓮池和尚則頗疑之。蓮池與淳熙書曰：「利瑪竇回東，灼然是京城一士大夫代作。向「實義」「畸人」二書，其語雷堆艱澀，令東條達明利，推敲藻繪，與前不類，知邪說人人，有深信而爲之羽翼者。……」彼蓋以爲利瑪竇之漢文學不能有進步者，抑何可笑。

原書尙有「利先生復蓮池大和尚竹牕天說四端」，吾師陳援庵先生已斷其非利所作；吾友徐景賢先生疑爲徐光啓作，余亦以爲然。吾友向覺明先生則以爲瞿式耜擬，見昆西版益世報宗教與文化新四十七期。（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2) 利瑪竇與鄒元標往來書札

鄒元標願學集，有「答西國利瑪竇書」，勸瑪竇讀易，書曰：

「得接郭仰老（按指義大利教士郭居靜，字仰鳳（Cesario））已出望外，又得門下手教，真不啻之海島而見異人也。門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舉行中國，此其意良厚，僕嘗窺其奧，與吾國聖人語不異，吾國聖人及諸儒發揮更詳盡無餘，門下肯信其無異乎。中微有不同者，以習尚之不同耳。門下取易經讀之，乾卽曰統天，敵邦人未始不知天，不知門下以爲然否？」

右爲鄒元標答書，書中又明言「得門下手教」，惜利氏原書已佚。末由窺其內容耳！

(3) 南懷仁致顏光敏書

南懷仁 (Verbiest)，比人，順治十六年 (一六五九) 入中國，康熙二十七年 (一六八八) 卒於北京，官至欽天監監正。顏光敏，康熙六年進士，歷仕至考功司郎中。海山仙館叢書本顏氏家藏尺牘，未附姓氏表；凡有尺牘者，皆在姓氏表中記其略歷，獨南懷仁有名而無尺牘，不知何時失去，至足惜也！

(4) 傅聖澤與王道化往來書札

梵蒂岡圖書館 (Vat. Lib. 139) 有法教士傅澤 (Fourquet) 與王道化往來書簡三件。道化任武英殿等處修書官，奉命照管西洋人。康熙四十九年 (一七一〇) 呈澤奉旨自江西進京，與白晉 (Bouvet) 共同研究易經。聖澤以患頭痛，未能如期完成，往來三函，皆關於此事者。茲錄聖澤二書於後，道化復書從略。

「字奉王老爺，弟所作日躔，共二十節，前十七節已經台覽，尙有三節存於相公處，還求昭監。論日躔之工，不過數月當完，因弟多病，竟遲至一年，撫心甚愧！茲啓者，白 (按當係去年二字之誤) 雖頭痛，猶有止時，今歲以來，痛竟不止；若見風日，騎馬走路，必頻增重，倘再勉強，恐至不起，故雖敵教齋規，亦竟不記守也。若得月餘靜養，此身稍健，自能究心月躔矣。但此係旨意，老爺代爲周旋，弟自銘感五內耳。餘情不

悉。

「捧讀華翰，知老爺情意殊深，自不禁感謝之交至也。弟前言靜養月餘者，不過約略言之耳。據弟之病，虛弱已極，正恐月餘尙難愈，意或竟至終身歟？但死生有命，原非人之所敢必者，若論病之痛苦，必受其痛者自知之。弟航海而來，不避萬難，倘可勉強，豈敢自怠？若因小恙而偷安，不幾與遠來之意，自相左乎？望老爺體柔遠之意，知弟之艱，則感恩不盡矣。謹以未呈覽之書帶去，倘有總進此書之日，祈與弟一信，弟扶病至暢春園伺候可也。」

讀外國人漢文書翰，最易窺見其漢文程度。右二函雖視利瑪竇書稍遜，但流利通達，又豈乾嘉後任何旅華外人所能幾及耶？

(5) 趙進修與公大人書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北京趙進修（Bourgeois）與汪達洪（Ventavon）二教士，因爭管田產，致書「尙書公大人」爭辯。原書底稿現藏羅馬教廷傳信部檔案處，一七八二年至一七八四年文之內（檔案處係由收到之年月編排）。進修乾隆二年（一七三七）來華，達洪則次年到我國；達洪卒於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進修後五年亦去世。蓋二人發生爭執時，進修已五十七歲，達洪亦年四十七矣。費賴之（Piscet）入華耶穌會士列傳（法文原本二冊九二六至九五三頁）趙進修傳，其漢名作晁俊秀，傳中亦述及與汪達洪等齟齬事。讀二人書，並可知乾隆以後來華西人之漢文程度。已降落稿本，茲先錄進修函如次：

「西洋人趙進修恭請大人金安，茲所稟者，因京都自建天主堂以來，各堂俱有一人料理家務，名爲當家，凡堂中所有房產地土，俱屬當家一人管理，以供衆人日費，此當家非出自己私意，實定於泰西。倘此人或因年老，或有別故，不能料理，先致書到泰西，另派一別人學習當家。西洋人趙進修在西堂當家，就是當今皇上亦是明知。趙進修等係耶穌會中人，因耶穌會沒有了，趙進修本國王恐其散亂，乾隆四十二年特有來文，此文上說：前有耶穌會時，我知爾等辦理本堂事務很好，今耶穌會廢有了，恐爾等無主張，要生變化散亂，我特選趙進修主事當家，凡堂中大小事體，上下人等，俱要聽伊安排。又說：我隨後差人前去，跟爾學習辦事，後來好接續當家，爾立該好好照應他等語。此文現在趙進修手內。至乾隆四十四年，又特來文說：爾務要小心管理堂中事業，毋許別人爭奪。此文亦在趙進修手內。如今要有人爭家產，奪當家，亂西洋人等二百餘年之舊規，三堂中山已得平安（豪按此語不可解），備大人承辦此事，懇求細細酌量是祝。」

讀右函，以本屬同會同國之教士，而互相控訴，亦教史上所罕聞，而文字亦復惡劣不堪，求如謝肇淪五雜俎稱利瑪竇所云：「與人言恂恂有禮」者，蓋不可得矣。

至達洪書，實爲一呈文，其詞尤劣，且甚長，錄其首尾，聊備一格而已。

「西洋人汪達洪等謹啓公爺閣下。洪等爲申明被屈事。竊洪與趙進修二人同在堂中管事，因洪莊如意館效力，家產托與西洋人趙進修料理，不意家產爲進修獨霸，這幾乎洪等受

了多少委曲，不免家務有些損壞。洪等不先說明，因為怕丟去了西洋人臉面，如今進修告了，洪等不得不其實訴明這個根子。（中略）洪無奈只得實具訴明，爲此乞公爺電鑒施行，庶洪等得以平安效力，而伊等不至獨霸家產矣。上呈。」

已故許地山先生輯達衷集，亦有若干西人漢文函件，則已在清之中葉，文字粗俗生澀，不堪卒讀。國勢之強弱，乃至影響外僑對當地文化尊重或鄙薄。草此文時，不禁有感於中也。

附 陸若漢答李榮後書

陸若漢 (Rodríguez)，葡人；崇禎間，曾率領澳門葡兵至登州，助孫元化。朝鮮人安應昌著「考同考異」第二十二冊「西洋問答」，收「西洋國陸若漢答李榮後書」。原書藏朝鮮京城帝國大學圖書館，日本史學雜誌第四十四編第七號山口正之著「清代在華歐人與朝鮮使臣」一文中錄出。榮後爲崇禎三年朝鮮陳奏使鄭斗源之譯官，以遼瀋路阻，遵海道自登州入貢，遂得晤若漢，並函若漢詢曆數事，若漢有覆書。惟榮後爲朝鮮人，故附於本文。然若漢之中文程度，固不難於此中窺知也。

「敵國之人喜遠遊，得至明國，向蒙隆遇，獻以火器，少盡報效之忱；來之東牟，幸逢賢達，聊以所譯書籍奉覽，詎意察賞若是耶？「萬國圖」以大明爲中，便觀覽也。如以地球論之，國國可以爲中。中國見此圖，見西人，才知地之大，國之多也。雖東海西海，亦有聖賢，同類同理同心，在人之盡心習學耳。伏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經傳，以至釋道之典章，略知其

大概。第太極生兩儀，儀分四象，象分八卦，卦生天地人物。以西瓊推之，太極氣也，質也，無心無智。若非無窮全能智慧之作者，安能生物乎？若三綱五常五倫治國之道，與敵國同。此世學也，尙有天學，恐秦始皇焚其書，失其傳也。中國惟信古人，或有差訛，亦爲遷就。西國之學，自古迄今，時時參討，不得其根源不止也。至若釋老之教，能以實理駁之，立見其誑誕耳。何足好信哉？生人於世，有始必終，始從何來？終從何去？莫大闕頭，可不明白。此三教所不論之事，萬祈高明留意焉。天文有盈縮，是以有歲差。漢唐以來，修改者幾，雖元太史郭守敬亦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安得不差？今皇上命敝官輩修改曆法，倘得盡詳，可保萬世無差矣。天文細理，不可以片言數字能悉，必俟有暇，細細商論。「治曆緣起」，希簡入先爲熟玩，容圖面晤，木一一。賤名正具。左玉侍教王陸若漢頓首拜。」

此牘最可注意者，乃若漢以疑古思想灌輸於中國人及朝鮮人。佛陀耶舍（向覺明先生筆名）「陸若漢答朝鮮李榮後書跋」，對此點亦有說明。見國風半月刊第四卷第四期。

三、詩詞之題贈

(1) 贈利瑪竇者

明季文人以詩贈利瑪竇者，有李贄、李日華、汪廷訥三人；譚元春有「過利西泰墓」一律，不錄。

李贊詩曰：

「迢迢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刹利標名姓，仙山紀水程。回頭十萬里，舉目九重城。觀國之光華，中天日正明。」（贈利西泰）

李日華詩曰：

「雲海蕩蕩日，君猶此外家。西程九萬里，東泛八年槎。獨潔尊天主，精微別歲差。昭昭奇器數，元本浩無涯。」（贈利瑪竇）

汪廷訥詩曰：

「西極有道者，文玄談更雄；非佛亦非老，飄然自儒風。」

李贊詩見李氏文集卷十八，李氏焚書卷六及錢謙益列朝詩集。李日華詩見帝京景物略，惟日華所撰紫桃軒雜綴，有云：「瑪竇年已五十餘，如二三十歲人，蓋遠夷之得道者。汗漫至此，已不復作歸計。余贈之詩云：『浮世常如寄，幽棲即是家。』」按此詩與以上所錄者，同爲一詩，惟詞句略有不同，澳門紀略下卷澳蕃編錄人，曰：

「雲海盪朝日，乘流信采霞。西來九萬里（當爲里字之誤），東汎一孤槎。浮世常如寄，幽棲即是家。那堪作歸夢，春色任天涯。」

按李贊並爲利瑪竇題扇，見馮君培著評福蘭閣教授的李贊研究。見圖書季刊新二卷第一期。

(2) 贈艾儒略者

帝京景物略有「同安池顯方贈遠西艾思及」。思及爲儒略字。詩曰：

「尊天天子貴，絕徼亦來庭。鄒衍之餘說，張騫所未經。五洲窮足力，七征佐心靈。何必曾聞見，成言存宵冥。」

鏡山何喬遠亦有詩贈艾公，見崇正集。

「天地垂廣遠，日月轉雙轂。誰謂有覆幬，光明不照燭。其間名爲人，誰不同性欲？有欲必有性，完本在先覺。艾公九萬里，渡海行所學；其道在尊天，豈異洙泗躅？天地大矣哉，不是無脛足。安得一人教，普之極細邈。惟此一性同，不在相貶駁。且吾孔聖尊，其西則葱竺，並存宇宙內，誰復加臣僕？繼此艾公學，千古入場谷。吾喜得斯人，可明人世目。顧雖兼行持，遽廬但一宿。善哉艾公警，各自返茅屋。臨歧申贈辭，證明在會續。」

此外在崇正集中尚有贈艾公詩多首，詞長不錄。

(3) 贈準方濟者

贈準方濟詩者有阮大鍼、唐王及鄭芝龍。芝龍與唐王之詩，俱見吾友王友三先生所撰海外希見錄（皇圖書季刊第二卷第一期及天津大公報圖書副刊第七十五期）。所可注意者，則唐王所作乃答詩，蓋方濟曾於隆武元年（一六四五）十一月進修齊治平頌也。方濟之漢文造詣甚

深，此頌當出自梁，且當時教內亦無人可以捉刀矣。茲錄唐王原作於後：

「皇帝御製詩，答故人高士畢方濟字今梁，進修齊治平頌，有引。舉今梁西域之逸民、中國之高士。余迎晤於奉藩，在烈廟庚午辛未間。丙子冬，余以罪廢降，羈重圍，今梁冤惜，力白當事撫臣，余事得明，甲申秋釋，乙酉春再晤。今余登極八閩，今梁奉召來朝，進頌合規，文叔云狂奴故態。詩以裁答，兼弁文首。」

天地年年故，蟾烏日日新。金蘭一友道，藁籥五人倫。憐彼華夷苦，拯余方寸仁。借旒安世後，太昊委來真。

隆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芝龍詩名「平虜侯賦」。平虜侯爲芝龍封爵。曰賦者猶言贈也。其辭曰：

「乾元之德在用九，天亶聰明作元后；坤承天施服黃裳，舜有七友文四友。紫薇之垣下畢星，沐日浴月過滄溟。泰西景教傳天語，身是飛梁接天庭。斜枕魁衡騰龍角，會友吾皇入帷幄。天章灑贈懷中，荒墅甘盤轉舊學。光武昔日起南陽，帝堯封侯原爲唐。赤伏符名緣闔宇，頻來鳥紀因鳳凰。布衣敦欽文華殿，金鹽玉版天廚宴。鐵勒几真知我名，瓊宮三鳥逢君面。至人浮雲視助庸，黃石師後友赤松；嚴光共被仍垂釣，李泌暫相終明農。」

君伏天心來救世，崑崙訪道歸黃帝。鼎成但留握奇經，金輪寶馬隨君致。

舉今梁先生出其所賜御製詩見示，感而賦贈，並請郵政。漫陵道人芝龍。」

按隆武尙有贈畢今梁詩，藏北平圖書館二六五四五號，手頭無鈔存者，不能錄出。羅馬耶穌會檔案處第三一六號，藏有福王勅旨，題曰：「聖諭歐羅巴陪臣畢方濟」，詞曰：

「誠於事天，端於修身，信義素孚，識解通達。」

後題：「弘光歲次乙酉春王吉旦立」。是爲一六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蓋尙在隆武題詩之前也。方濟亦云榮矣。福王唐王不應列於士大夫，此特附見耳。

阮大鍼贈畢今梁詩，見詠懷堂丙子詩卷上。丙子爲崇禎九年（一六三六）。原詩附註曰：「今梁西洋教士」。其詞曰：

「若士乘桴自沃洲，十年日月共中流。書經雷電字長在，手摘星辰較不休。閒御鵬風觀海運，默調龜息與天游。知君冥悟玄元旨，象外筌蹄亦可求。」

（4）贈湯若望者

吳梅村有龍腹竹歌，全謝山有日晷歌，黃黎洲有龍尾祝詩，皆與湯若望有關，然皆非贈若望者。王覺斯（鐸）有「訪道未湯先生，亭上登覽，聞海外諸奇詩。」墨跡尙存，上海文明書局有影印本。道本，若望字也。沈光裕，崇禎三年進士，有贈湯若望詩，且直用教會典故，如曰：

「旨出爾行地，歷成吾道東。君糧不徒與，我信豈誠空。」

首句本天主經「爾旨承行於地」一語；第三句則出天主經「我等望爾，今日與我，我日用

糧。「光裕豈已人教耶？」

(5) 贈南懷仁者

田山蘊斐古歡堂詩，有南太常園亭歌。按康熙十三年三月三十日奉旨：南懷仁着加太常寺卿職銜。見正教奉褒第二冊七十二頁。故稱南太常。吳青壇震方晚樹樓詩稿，有贈敦伯詩；敦伯，懷仁字也。末聯云：「卻笑儒腐逢世拙，翻從海外得同心。」蓋以外國人爲知交也。

(6) 贈魯日滿者

魯日滿 (F. de Rougemont)，比人，順治十六年 (一六五九) 入中國。傳教江浙二省，而在江南爲尤久，足跡遍蘇州、崑山、太倉、常熟、崇明等處。陳大年維崧湖海樓詞集卷十一有「贈大西洋人魯君」詞，魯君卽魯日滿也。

「怪怪奇奇咄咄甚，諳諳出出，經過處，暹羅瘴惡，荷蘭烟密；鶴語定知何代事，麟經不省何人筆；駕崩濤九萬里而來，龜鼈匹。海外海，光如漆，國外國，天無日；話僥僥，鵲伯魂搖股栗。善弈憤藏仙叟橘，能醫卻笑神農朮。更誦完一卷咒人經，驚奇術。」大年稱魯君善弈能醫，可見其多才多藝也。

(7) 贈劉松齡者

松齡，奧人，原名 A. de Hallerstein，以乾隆二年 (一七三八) 入中國，曾任欽天監監正。趙翼甌北集，有天主堂觀西洋樂器詩，實爲訪松齡而作。詩曰：

「郊園散直歸，訪奇番人宅。中有虬髯叟，出門敬逐客。來從大西洋，官授義和職。年深習漢語，無煩舌人譯。引登天主堂，有象繪素壁。靚若姑射仙，科頭不冠幘。云是彼周孔，崇奉自古昔。斯須請奏樂，虛室靜生白。初從樓下聽，緊響出空隙。方疑宮懸備，定有樂工百。豈知登樓觀，一老坐搗壁。奇哉創物智，乃出自蠻貊。始知天地大，到處有開闢。」

(8) 贈郭某者

澳門紀略下卷澳蕃篇，有「釋今種謝西洋郭丈惠珊瑚筆架詩」。詳本文「方物之餽贈」一節。郭名不詳。

(9) 贈西國諸子者

帝京景物略有「福清葉向高贈西國諸子」詩。此詩作於明末，惟標題不專指一人，故附於本節之末。

「天地信無垠。小智安足擬。爰有西方人，來自八萬里，言慕中華風，深契吾儒理。著書多格言，結交皆賢士。淑詭良不矜，熙攘乃所鄙。聖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軌。拘儒徒管窺，遂觀自一視；我亦與之游，泠然得深旨。」

(10) 「閩中諸公贈詩」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有抄本「閩中諸公贈詩」一冊；編目爲中文一〇六六號。吾友向覺明先

生假王友三錄本謄出，余又從覺明摘錄。其書題「晉江天學堂輯」，天學者，明末天主教之異稱也。書中共收六十七人，俱當時知名之士，大抵皆贈艾儒略者。第一首葉向高作，贈西國諸子，已見前；又池顯方及何喬遠贈艾儒略二詩，亦見上。茲僅將六十七人之姓氏錄出，以見其時閩中士大夫與西教士酬唱之盛。

- | | | | | | | |
|-----|-----|-----|-----|-----|-----|-----|
| 葉向高 | 張瑞圖 | 何喬遠 | 張繼繩 | 林欲楫 | 曾楚卿 | 黃鳴喬 |
| 莊際昌 | 彭憲范 | 柯昶 | 徐景濂 | 陳玄藻 | 周之夔 | 陳天定 |
| 周廷鑑 | 柯憲世 | 徐渤 | 黃文焯 | 林叔學 | 林光元 | 鄭玉京 |
| 鄧材 | 劉履丁 | 林浚 | 陳宏已 | 蔡國鈺 | 李文龍 | 陳維造 |
| 陳玘 | 薛瑞光 | 王一錡 | 李世英 | 張崗芳 | 薛馨 | 朱之元 |
| 林世芳 | 林紹祖 | 林宗彝 | 李師侗 | 陳耀 | 鄭環 | 方向來 |
| 潘師孔 | 謝懋明 | 薛鳳苞 | 林登瀛 | 王標 | 翁際盛 | 林傳裘 |
| 蘇貞英 | 鄭之玄 | 賈允元 | 吳士偉 | 池顯方 | 林一雋 | 鄭鳳來 |
| 許日升 | 郭焜 | 林澗 | 黃鳴晉 | 金嘉會 | 王樓 | 林伯春 |
| 陳鴻 | 吳維新 | 黃六龍 | 陳衍 | 柯而鉉 | 林珣 | |

以上每人原本均標明籍貫。吳士偉，金嘉會二人標「寓閩」，賈允元標無錫，餘皆閩人也。所作詩，多能以教理入典，如周廷鑑曰：「一有天常作主，無地不為家。」柯憲世曰：「大千寧淨

土，三一信分身；……，七時勤禮讚，十字嚴持循。」黃文炤曰：「吾徒休訝亞尼瑪，遠古虛延口道心。一亞尼瑪者今譯靈魂也。薛瑞光曰：「中朝天子同文日，真主耶穌廣化時。」謝懋明曰：「碑留十字篆，架隱百年章。」林傳裘曰：「十誠塵心淨，三仇灰劫空。」林一隲曰：「總被異端迷，多因三仇沮。」吳維新曰：「著書千百言，磨碑印十字。」不能悉錄。

民國三十年爲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余曾爲文紀念，載浙江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地學部叢刊第四號紀念刊，當時即發現上舉六十七人中，有五人爲霞客知交，卽張瑞圖、何喬遠、曾楚卿、劉履丁、鄭之玄。此外，霞客朋輩中尚有張燮、陳繼儒、黃景昉、鄭鄭四人，亦均與教中人有往還之跡，更加以其他論證，余遂疑霞客之質地考察精神，乃直接得自西人也。因便附一言於此。

又清初名畫家吳漁山司籙，亦沾染西教士習氣，三餘集有詩曰：「歲暮相逢雪尙遲，超言一盡日斜時；舊懷西物今無有，聊寫梅花贈一枝。」可知漁山昔日亦喜以西物餽贈友好，而作此詩時，則西物已分散殆盡，故曰「舊懷西物今無有」也。

十三 清代禁抑天主教所受日本之影響

清代之禁傳天主教，在康熙時已露其端。康熙八年八月上諭：「……其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隸各省復立堂入教，仍著嚴行曉諭禁止。」（王氏東華錄康熙九）至三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又奉旨：「各省居住西洋人。並無爲惡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惑衆，異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見正教奉傳及真教通行錄）以上二諭，皆以「南懷仁等」「西洋人」爲言，可見國人奉天主教，在康熙時實在禁止之列；惟因康熙重用西士，故各省官吏亦聽仕西教士自由宣傳，招收教友，視若無覩。至雍正嗣立，始雷厲風行，各省教堂皆改爲祠廟義學或公廨倉庫；及乾隆則禁止愈嚴，吾人讀近年所出清軍機處檔案（載於文獻叢編各輯），當時天主教，殆無瞻類。而在五口通商前，中國天主教固無時不在驚濤中也。

我國對各宗教，向持寬容態度，凡遭禁斷者，必有在宗教本身以外之因由；清代之禁傳天主教，其原因雖非一端，余嘗窮究其故，乃知所受日本之影響極大。於何見之？於命教友跨越十字架一事見之。

清代官廳審訊天主教人方法之一，爲當堂跨越十字架，願跨越者卽表示其不在教，或已入

教而改悔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三，發表道光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兩江總督蔣攸銛奏遵旨查訊白維一喊控皖鄂有西洋白蓮邪教一案情形摺，即有此項記述。中西記事卷二亦有言曰：「回教不食豕肉，未尼宗之，而不跨十字架，則天主之專教，與回部無涉。方嘉慶中葉 廣緝白蓮教匪時，百相國齡總督兩江，緝得教頭方榮升等，先期鞠之堂下，令從其教者，但跨十字架，復予豕肉一塊吞之即可免死。而方榮升及一女尼朱二姑娘者，但求速決，俾生西方樂土，卒不肯跨食。遂以越日正典刑。方鞠是獄時，先名宦公在江寧，實親見之。歸語其事，則是時天主之教已早入中土矣。」按十字架爲教中人所素敬，自不能跨越；若食豕肉，則在當時除星期三與星期五或其他特別齋期外，（按星期三現已豁免守齋）本不在禁止之列，惟苟以食肉爲背教之表示，則忠實之教人自亦不能聽從。且跨越十字之驗教法，亦久傳於黔省，可觀其影響之大。黔信芳踪記嘉慶十六年貴筑教友顧占鰲之被捕受刑曰：「又一次斬犯時，官命劊子手提之到案，盛服危坐以待之，案前放木十字，謂之曰：今日部文已到，若汝踐踏十字侮教，從寬省釋，赦爾出獄回家，否則，此次決不寬貸，定必依律將汝絞死，這是你的斬條，可下細看看，占鰲一見十字架，即匍匐於地，如敬拜之狀，且大聲曰：「吾主，爾死於十字架上，爲救我罪人，我當願萬死，不敢踐踏凌辱爾之十字架。官命刑役拖彼踐之，彼卽長臥於地曰：此非我心甘情願踐踏之也。」細此之記述，不可勝計。（按蹂卽踏也，下細卽仔細也，均西南方言。）

會國藩幕府所編印之辟邪紀實，其目的在引起當時人反抗洪楊；以太平天國崇上帝教，故

其書亦極端排斥天主教。書中舉考驗教友之方法曰：「從天主教者，履十字架即爲反教。」可見此風流傳之久。

何以知「跨越十字架」之法傳自日本？曰：由國人對此之紀述及國人在日本親受其法知之。

我國在載籍中記他國禁天主教之詳情者，不可多覩，而記日本則獨多，此其故可深長思也。

南明野史附錄魯監國載略：「始有西洋人爲天主教者入日本，日本俗倭佛，而教人務排釋氏，且作亂於其國，日本起兵盡誅教人，生理於土中者無算。驅其船於島口陳家河焚之，絕西洋人往來。於五達之橋，置銅版刻天主像於上以踐踏之。囊橐有西洋物，卽一錢之細，搜得必殺無赦。當是時西洋人方欲復仇，大船載砲而來，與日本爲難，日本講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馮京第）至。日本方戒嚴於外國，京第卽於舟中朝服拜哭不已。」

黃梨洲海外勸哭記，所言與此盡同，曰：「先是，歐羅巴國欲行其教於日本，其教務排釋氏，中國之所謂西學也。日本倭佛，乃殺歐羅巴之行者，歐羅巴精火器，所發能摧數十里，舉國離日本，駕大船，置火器，向其城擊之。日本謝罪，其船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長旂島。日本新遭外國之侮，聞外國人至，一切不聽登陸。」

以上二則，無論就內容言，就文筆言，實同一史料也。

康熙間，藏名世讒日本風土記，亦述禁教事。文見戴南山集卷十一，列所著窮河源記後；據年譜，窮河源記作於康熙四十三年，則此文或亦作於同時也。文曰：「明之季，有西洋人爲邪術曰天主教者，入日本，日本人信之，其教大抵男女羣居，各授以祕術，人各自持，雖母子夫婦不以相洩。入其教者。雖死生患難不肯易。教主遂集衆作亂，其國大擾，大將軍發兵盡滅之，焚其舟，於是絕西洋人往來。凡他國人至者，於通衢置一銅板，刻天主形於上，使踐踏而過之，搜索囊橐中有西洋一物。必合船盡殺焉。明遣臣有乞師於日本，日本許之，已而師不果發。」

南山此文，必取材於南明野史，而以私意傳會之。所謂「於通衢置一銅板，刻天主形於上，使踐踏而過之，」與南明野史之「於五達之衢，置銅板刻天主像於上以踐踏之，」有何異耶？

此三件史料，雖同出一源，然展轉稱述，無形中，日本禁教之事與查教之法，遂爲國人所熟稔，禁教之風亦漸染蔓延於中國，蓋國人至是，對禁教一事，已覺有例可援，而對西人之疑忌，亦因此而加重焉。

雍正八年九月，浙江總督李衛題「天主堂改爲天后宮碑記」（原碑現存杭州天主堂，其文並見浙江通志、西湖志、城北天后宮志、皇朝經世文編等）亦曰：「今日本於海口收港登陸之處，鑄銅爲天主跪像，抵其國者，不蹈天主像，則罪至不赦。」此爲國人第一次引日本禁教之

例而壓抑天主教者。

海國雜記（據向覺明先生傳鈔本）曰：「聞日本向惑其教（天主教），後覺其偽誕，具有謀奪意，盡夷戮之。今商船至日本，則以天主像置船頭，必踐之而使登，若誤攜一人往，則牽其船，置岸上，盡納舟人於艦底焚之，故西洋人無敢至日本者。」

乾隆間，印光任張汝霖合撰澳門紀略下卷澳蕃篇亦有記曰：「昔西人有行教於安南者，舉國惑之；王患之，遂其人，立二幟於郊下，令曰：『從吾者宥之，立赤幟下；否則立白幟下，立殺之，竟無立赤幟下者。』王怒，然毆殺之盡，至今不與西洋人通市，至則舉大礮擊之。西人亦卒不敢往。倭亦然，噶羅巴馬頭，石鑿十字架於路口，武士露刀夾路立。商其國者，必踐十字路人，否則加刃。雖西人亦不敢違。」澳門紀略爲仇教書，經此宣傳，清代之禁斷天主教乃益甚矣。噶羅巴乃爪哇，而文中以爲其在日本，誤也。

國朝柔遠記：「（綱）雍正六年冬十一月，立洋商總。（目）初，風聞日本勾結中國無賴商民往彼教習技藝，於是嚴禁商船出洋，自外國回棹之船，亦加意盤查；嗣密訪察知，別無狡志，又知與西洋天主教結爲世仇，雖東西海面俱通，彼此不能相容。凡商船往倭有奉此教者，立即加害，並鐵鑄天主之形，令下船諸人腳踹登岸。」國人對日本以踐十字架爲查教之舉，亦可謂津津樂道矣。所謂天主像者，實卽十字苦像也。蓋天主教分十字架與苦像爲二，苦像者十字架上附有耶穌被釘之像者，故海國圖記，國朝柔遠記等俱以天主像或天主形稱之也。

本宮泰彥中日交通史下卷第十二章，四，清船入港與回國時情形，曰：「中國商船入港之際，在昔無改裝船隻之事……自寬永十三年（一六三六）始由奉行所差遣檢使令其改裝官船，蓋因取締天主教，防止秘密貿易上，不得不然也。」（原註長崎覺書，京監拔書，崎陽記錄）又「由奉行所派遣與力二人，步行者一人，同心一人，町使一人，通事二人爲檢使，宿町附町之乙名組頭，亦到船宣讀禁天主教之法度，復使每人足踏天主繪像，仔細檢點船中貨物，然後方許上陸。」（原註長崎記）可知當時國人在日本親受足踏天主繪像之法者，爲數必多，此輩回國後，必傳述其事，國人對此事之印象乃愈深。故清代之禁教，由於日本之先樹惡例，至爲顯著。然南明野史之作者及黃黎洲戴南山諸人之代爲介紹於國人，固亦不能辭其咎也。

